

# 日本偉人之母

編者 德水玉



農業進歩社

# 母之人偉本日

編社步進業農

昭和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新 版 有 限 公 司

日 本 偉 人 之 母

定 價 一 圓 五 角 郵 費 八 分

旅順市善通寺町三番地

編輯人 蒼 德 五

旅順市善通寺町三番地

發行人 耿 立 德

旅順市善通寺町三番地

印刷人 鄭 紹 武

旅順市善通寺町三番地

印刷所 農業進歩社印刷部

旅順市善通寺町三番地

發行所 農業進歩社

電話 七九一 番

電話 七九一 番

大連市伊町三十三番地

郵 給 九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大連營業所

全 國 各 地 主 要 書 店

目次

政界偉人	後藤(新平)伯爵之母	(一)
海軍大將	東鄉大將之母	(七)
司法偉人	金子(堅太郎)子爵之母	(一八)
現代的孟母	黑井氏之母親	(三一)
大正時代 文壇巨子	森鷗外的母親	(三八)
嚴格的偉人	阪谷(芳郎)男爵之母	(四三)
平民宰相	原敬之母	(五四)
明治時代 的偉人	桂(太郎)公爵之母	(六三)
陸軍大將	乃木將軍之母	(七二)
軍神	伊藤(博文)公爵之母	(八六)
維新的偉人		



伶俐的孩童 佐久間象山之母……………(九五)

幕府時代末葉的偉人 吉田松陰之母……………(一〇三)

偉大詩人 賴山陽之母……………(一〇五)

近江聖人 中江藤樹之母……………(一一三)

幕府將軍 北條時賴之母……………(一二四)

殺身成義的 楠正行之母……………(一二九)

人類的恩人 野口英世博士之母……………(一四四)

現代外交界 廣田弘毅氏之母……………(一七五)

現代遞信界 永井柳太郎氏之母……………(一九二)

現代海軍 山本英輔氏之母……………(二〇二)

教育界偉人 鳩山一郎氏秀夫氏之母……………(二二七)

秋吉山之聖者 本間俊平先生之母……………(二三〇)

# 日本偉人之母

## 後藤（新平）伯爵之母

### 母親平素愛誦之歌

從縣署的僕役出身，數次高居於內閣之首位，縱橫揮其機謀策畧，曾攬一世之人望的政界之花後藤伯爵，的確是現代的偉人。然而能使其成爲今日之偉大，不能不歸功於其慈母利惠夫人的。

後藤伯爵的嚴父，雖然曾在水澤藩充當侍童之長，却純粹有學者之豐采，對於日本國學，定有着湛深的造詣，尤其對於和歌，曾就學於仙台人田諸舍翁，稍得閒暇，便以詠歌爲唯一

之樂事。嫁於這樣之家的夫人，也同樣的愛上了和歌，時常諷詠道歌而不懈怠，以至深得其宗。不久，便以道歌爲後藤家之庭訓，教授幼年時代的伯爵了。後藤伯爵尚在七八歲之可愛的時期，母親就從庭訓的和歌集裏，擇出數種，每晚都用口授的教給伯爵了。其中母親當做標語平素最愛誦的，是：

○讀書不知誠之道，乃屬書蠹之虫類。

○任是如何心宏壯，畏所當畏誠善也。

○花在盛開人皆賞，逐訪落英纔有情。

可之和歌。

## 男子漢必須有志氣

後藤伯爵抱着遠大之志，將要赴東京遊學之時，其父爲其詠了一首餞別之歌，曰：  
一片誠心不能正，雖讀千卷有何爲。

母親也把這將負笈遠別的伯爵，喚入一室，用壯嚴而有溫情的聲調，說了以下的話

「無論怎樣，做男子漢的，決不可沒有志氣。男兒無志，便等於草人，應富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思想。你的伯父高野長英先生，很可算是不遇之人。然而他能賭上己身埋頭於蘭學的研究，遂為其學問而殉於難，這實在是他的本心所願的結局，你也應該有高野先生的意氣，去勉勵求學纔好」。

在母親的氣概裏，是充分的有着日本東北人固有的鎮靜。伯爵深受母親訓誨之言所感動，到東京以後，時常不斷的想起來以勉勵自己，決不為他事而分散其求學之心。

人在隨着立身之道漸開時，很容易將昔日之庭訓，擲於九霄以外的。這確是非常錯誤的事，一旦到了重要時節，必須使這庭訓中的每一句話，都一一的活現出來纔是。

### 遵守母親之庭訓，罪得赦免

在發生相馬事件的時候，伯爵由於一種俠義心，替錦織剛清在三千五百圓的借貸契約上蓋

了印章，便被疑爲本事件的一魁首，以致蹲了好久之間的未決監牢。當時的豫審判官，叫着西川漸，在法廷裏質問伯爵蓋印的理由，他以爲伯爵一定是與事件有糾葛，就用深疑的口氣追問種々的事情。

伯爵既是潔白無疵，所以就很坦然無懼的爽直辯解，但是終究不容易搖動西川判官的疑。這時伯爵便把母親素常愛誦的古歌。

### 花在盛開人皆賞，逐訪落英纔有情

提示出來，表明自己不過是哀憐凋零之落英，用安慰的心情幫助了錦織剛清而已。但是西川判官，以此爲誣告教唆罪而相詰。

「若是一圓八角倒還有情可諒，無論如何說是爲灑一滴同情之淚，可是這輕易的保證了三千五百圓的巨款，怎變樣的分辯，也決不能脫清這事件的罷」。

話裏好像是帶着針鋒。伯爵就回答說：

「這乃是上官和我的人格之不同。也許上官你，以一圓八角爲同情之標準，然而我對於錦織剛清的同情決不是如此，乃是可掬萬斛之淚的事，於金錢的多少，是不相干的」。

西川判官默々的聽着這話。從那第二天起，判官對於伯爵的態度，忽然完全改變，另用了理解和同情的態度相接，並且賜與了國士的厚遇。疏忽了庭訓而獲罪的伯爵，又以遵守庭訓而蒙赦免了。

事件之後，經過了幾許星霜，伯爵身爲炫耀一世的遞信大臣，兼鐵道大臣到德島去的時候，在出迎人多數之中，有一個遞上辯護士西川潮之名片的人。伯爵到底未能想出這面熟的人是誰，便命隨行之人招待。這時他又要請伯爵一睹名片之反面，伯爵就覺着稀奇的翻過一看，不料母親愛誦之歌「花在盛開人皆賞，逖訪落英纔有情」記在其上，所以便憶起這人，乃相與事件當時的西川判官，立時與之會面，一同打開記憶之箱，做愉快的談笑了。

後藤伯爵，雖然數次遭遇世事的顛簸，終能不屈不撓的築成今日的地位，這不是慈母的惠賜而何？母親九十九歲的高齡，到大正十二年，離了人世。在其一生之中，沒有一天是苟且

貪逸的生活着，實在是罕見的賢母，可傳於後世之一人。

## 東鄉大將之母

### 拔出傳家的寶刀

文久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神奈川附近生麥村，所發生的，藩士刀斬了橫穿過薩摩藩隊伍的英國人事件，忽然捲起了重大波瀾。英國當局非常重視這事件，曾來要求過大的損害賠償，可是到底交涉不得成功，便在翌年的七月二十七日，欲以七艘兵艦威脅薩摩藩，舢舨相接威風堂々の迫近鹿兒島灣來了。

「黑船襲來」在這喊聲的同時，這恬靜的城下之街，忽然變成了如沸騰的混亂之巷了。無論武士或街民，宛如失巢的蜂羣，絡繹不絕的迫於海岸，望着迫近的黑船，發出悲憤的聲音。

「那裏的雜種黑船，聽着薩摩健兒的武藝！」



嘎的拔出了寶刀的健兒，以爲現在纔是爲祖蔭効命的時節。便抑制着全身的震動，奔上不是很高的小岡上。快馬交馳，婦女孩子相呼應，城下的空氣中，已經滿漲着悲壯的殺氣。

### 出戰時母親的訓戒

曾被謳讚爲東洋的納爾遜，被崇爲無比之將軍元帥的東鄉侯爵，當時雖是一個將到十七歲的少年，但是他那沈靜果斷的精神，早被鄉黨所周知，大家對於他的前途，都抱着極大的期望。在「黑船襲來」的喊聲同時，東鄉全家就着手於應戰的準備了。東鄉平八郎侯爵是有兩位兄長，名字叫着四郎兵衛和莊八郎，這三位都是受了父母嚴格的薰陶，和大西鄉（西鄉隆盛，與東鄉元帥爲同鄉）的遺風，所以在轉眼之間，就武裝妥當，英氣凜凜的出陣了。

「啊！豫備好了嗎？」

充滿了慈愛之情的母親益子，如癡似醉的凝視着愛子的英姿，好像將手中的乾栗子忘棄了的樣子。忽然清醒過來，就帶笑的說道：

「這是我爲你們出戰而送的乾栗子。祝你們都能得勝而歸。」  
弟兄三人，便將慈母所賜的禮物，很爽快的吃了。母親在這時，特別又把最年青的平八郎，叫到跟前：

「你現在雖然纔是十七歲的少年，但是決不可忘記你是東鄉家的孩子。我們會長久的受了島津家的恩顧，現在就是我們報恩的時候。始終要保持男子漢大丈夫的體面而戰，去樹立初陣之功能。千萬不要現出卑劣的行爲以貽笑於人的。」

用着誠懇莊嚴的表情，叮嚀了一番。

「請母親放心罷，平八郎就是被殺，也決不做卑劣的行爲。必定盡力奮戰，去逐出那些黑船」。

不動眉毛的聽完了母親的訓話，就這樣的回答了。後被日稱爲軍神，在日本海大海戰，大破了波羅地艦隊的東鄉元帥，在少年時就有着這種堅確的態度。

## 她也是人子的母親

這時，從城裏跑來的傳命快馬，就在東鄉家的門前站住了。

「上部命令東鄉兄弟隨着久直公，到天寶山的砲台去」。

戰機已熟，簡直就要開火了。聽了上命的兄弟三人，爽然立起，伏於慈母腳前：

「那麼，我們要去了」。

泛着如焚的決意之色，致了告別辭，立時一同奔向天寶山去了。

在他們去後，約經半小時之間，便起了轟々の砲聲，震駭着城下。心被煎熬着的母親，步出門外一看，只見遠處的天寶山上之一角，升起濛々の白煙。很能確實的推測出，那便是兄弟們瞄準黑船而發的薩摩華人的第一彈。繼續一發又一發，巨炮發出慘厲的聲音，直奔英船飛去。黑船的接戰巨炮，也是殷々做響，聲壓天地，現出了可怕的光景。這兄弟三人的母親，雖然被包在炮煙之中，仍是遙望着天寶山之方，不住的合掌禱祝着。想到他們三個人，爲

義而奮勇的樣子，雖然也能湧出歡喜之淚，然而她也是人子之母。無論怎樣，心裏總不能安靜下來。「現在四郎兵衛和莊八郎，是怎麼樣呢？平八郎沒有甚麼意外的事罷！」「好好的死來」立下功勞回來罷」這種矛盾的思想，如走馬燈一般的，在腦海裏奔忙着。

## 溫暖的地瓜湯

正在這個時候，在遠處之海岸附近，忽然起了一聲怪異的大音響，向那裏一望，只見黑煙冲天而起，如紅舌的火焰，將要爬到這鹿兒島城的周圍來了。

「哎呀！城要危險！危險！」

人們是互相吶喊，不分好歹的胡奔亂闖着。

「現在不是應當慌張的時候，自己也是薩摩藩士之母的一個。」

如有所悟的母親，在臉上泛出決意之顏色，一直的跑進廚房裏去，督勵着失神狼狽的侍女，在大鍋裏，急忙的燒起鹿兒島的名產地瓜湯來了。

「太太，在這戰爭中間做好吃的，是要做甚麼用處呢？」

「做甚麼都行，快燒火罷。」

須臾做好了一大鍋饒人的地瓜湯了。

「做出來啦，現在一塊兒送往天寶山的炮台去罷。」

就用繩繫住大鍋，用一根竹竿令兩個使女抬着，緊束衣裝，急往炮煙滿佈的天寶山去了。母親是多麼會隨機應變。壯士無論如何能奮勇善戰，倘若肚腹一空，不久便要疲憊而倒的。

那時，他們如果能得着一碗溫熱的地瓜湯喝下，這是多麼能鼓舞全軍之士氣的事。尤其是在其中工作的三個孩子，該有多麼歡喜，該能怎樣的踴躍奮起。這母親由於愛團體愛孩子的真情雖在炮煙猛火之中，仍不在乎，在城下的小道上，左曲右折的沿着甲突川的流域，用小砲的步伐走向炮台之近處了。

## 我是東鄉的母親

這時在近處的河那邊，一聲巨響，便落下了一只砲彈。響聲震地，在先前就戰戰慄慄的使女，大吃了一驚，忙把大鍋扔下，抱頭逃跑了。那樣有能爲的母親，這時也大々的困窘起來了。即是兩個年青力壯的女人，抬着就十分的費力，何況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婦人別說是要擔起，就是連移動一分，也是不能夠的。

夜幕已張，如死一般沈寂的街道，越發弄不清楚了。費心勞力，好容易做出來的地瓜湯，眼瞅着想不出辦法來。母親正在左右爲難的時候，忽然現出了一個怪漢子。

「誰？」

從這聲音聽出是已方的薩摩武士，益子樂的不知所以，就連忙說道：

「我是東鄉的母親。打算去慰勞天寶山的諸位，做了一些地瓜湯，着使女抬來，可是使女已都逃跑，道路也迷失了，正是爲難的了不得，幸而有你來到這裏，就請你抬着鍋的一頭兒罷」。

真誠的心，實在是可驚人的。在素日連汲水都喘不出氣的母親，忽然生出百倍之力，肩上

的竹竿，雖然好似壓進肉裏，亦是毫不介意，終於抬到天寶山的砲台上了。

## 可愛的平八郎

砲台化成了一面阿修羅場，赤身裸體的勇士們，在小雨之中，奮不顧身的工作着。其中搬運砲彈的少年平八郎的英姿，映進老眼之時，母親的胸中充滿了歡喜，眼皮就不由自主的上下扇動了。可是，把地瓜湯拿到這地來，不是單爲愛兒的，乃是爲鼓力薩摩隼人的勇氣，並慰勞他們的辛苦。看着兒子的奮力工作，心裏一起一落的母親，勉強用平靜的態度說：

「我是東鄉的母親。都很疲乏了罷。這雖然是很簡陋的地瓜湯，請不客氣的喝一碗罷」。

在這砲煙彈雨充滿了殺氣的砲台中間，有這溫情的婦人親自做好的地瓜湯，能使這些筋疲力竭的兵士們，多麼爽快活潑。從今天早晨就繼續着惡戰苦鬪，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的勇士們，現在見着了眼前的地瓜湯，熱氣上騰，芳香撲鼻，大家樂的簡直要跳起來了。無論是放砲的，搬運砲彈的，或是指揮官，都一齊爭先恐後的搶吃地瓜湯了。

「媽，實在謝了」。

可愛的平八郎，在雙眼裏包着滿的淚珠，開始吃這非常美味的地瓜湯了。可是在吃過一碗之後，大概是因為很激動的緣故罷，突然平伏的跪於大地，在母親的面前低下頭了。

四郎兵衛和平八郎，以及所有在場的薩摩武士們，都一樣的滿眼含淚，從心裏感謝這位慈祥多情的母親了。

「這樣我纔得了真善的代價」。

說着這話，恁般剛強的益子，也為衆情所感，不覺熱淚奪眶而出。可是繼又知道了這是不適宜的事，就抑住自己的情感說：

「那麼請諸位努力罷。我明朝還要做好拿來」。

這樣說着，就想要回去。這時為大哥的四郎兵衛，呼喊平八郎說：

「平八，道路黑暗難行，母親也是很要緊的，你去送一程罷。」



## 愛而不溺

平八郎聽了哥哥這滿有孝情的話，不覺雀躍起來，也不顧自己是赤身露體，就想去扯母親的手。然而益子却將愛子所伸來的手，輕輕推開。

「不用，這是我纔走過的道，我一個人能回去。你還有戰爭的大任務。母親的事不須你掛心，所以你好好的去努力工作罷」。

雖然是很爽脆的說着，但仍是用溫柔的眼神看一眼健壯的平八郎，就放開脚步一直的走去，向纔走來的道上，隱去了身影。

這是多麼美麗的母親的心。縱然犧牲了己身，也要穿過砲烟之中，一心要把一鍋地瓜湯貢獻給勇士們，這種勇敢的志向，並又不溺愛自己的孩子。

「你還有重大的任務」

留下這一句話，就頭也不回的走去，這種可悲可泣偉大的心。後日大將得以成爲萬古不朽

的名將，以至馳名於全球，這豈是偶然的事。

## 金子（堅太郎）子爵之母

### 母親之嚴然的態度

樞密顧問官子爵金子堅太郎氏的母親，是很受過勞苦的人，未曾受過生身父母的教育，嫁到金子家以後，是受婆婆所訓育的。子爵的父親，於明治維新以前，是在筑前國主黑田侯的勘定奉行所就職的人。二年在大阪，二年在國中（筑前國），像這樣的勤務了。父親尙在大阪勤務的時候，祖母就打算物色一個思想尙未固定的女子，照着自己的理想，造成一個合於金子家風的媳婦。她說這對於金子家當盡的義務。這時就有子爵之母，小野六平的唯一女兒安子中了祖母之選，在父親歸國以前就來到金子的家，經過了祖母的創造以後，舉行了結婚典禮。父親在大阪勤務之間，與各藩之人交際很廣，自然就常有親近酒的時候。酗酒的結果，弄傷了身體，終於在明治元年四月，因為酒的中毒而故世了。

當時母親纔僅有三十八歲，全家所依靠爲柱子的丈夫，先她而去，剩下的是一位年老的婆婆並三男一女的四個孩子。她就得依靠自己一個人，仰事俯蓄的生活下去了。母親的艱難便可想而知了。

父親逝去的時候，子爵乃是十六歲的少年。在父親的葬式（日本古時都在夜間舉行）終了後，約在現在的九點鐘先後，回到家裏的時候，母親於父親的靈位之前，點着亮燈，命子爵坐於其前說道：

「以往對你的教育，我是純粹用慈母之愛教育的，可是從明天起，不是，從現在起，我就要用你故世父親之嚴格的精神和母親的慈愛，以此兩種態度從事你的教育。所以有時不免要捨去慈愛而取一味嚴格的教育，也不敢說：對於這事，盼望在你心裏豫先有個底兒纔好。萬一你不學好，以致成了敗落下賤的人，你這母親，不但對不起祖先，就是對於你的父親，也是罪不容逭的。所以求你辨明這事，專心用力的求學纔好。現在你就在父親的靈位之前申誓立志罷」。子爵都依着母親的吩咐，一力行過了。這若是普通的母親，在丈夫殯葬的當天夜

晚，只不過沈湎於悲痛之中，又何暇而能想到未來的前途。可是子爵的母親，居然嚴明的將其決心傳達給子爵了。

「那時母親的態度，現在猶如歷然在目」

這乃是子爵的述懷。

## 爲孩子的教育而招夫

在父親故世那一年的冬天，親屬們以爲只靠母親一人，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又得教育子女，這太有些負擔過重，所以在現在之間，如能招一適當之丈夫，以將子女們的教育依賴靠託之，乃是最善之策。親屬協議的結果，舉出三個委員做代表，來到子爵的家了。三個人就在祖母和母親的面前，大下其說辭，但是母親却把子爵叫來說：

「爲你們的教育，諸位親戚竟這樣深切的關心，要我招夫再醮，對於這事，我想說幾句話回答他們，你也去聽一聽罷」。

就把子爵領到衆人的面前，母親說：

「爲子女們的教育而招夫，我以爲沒有再比這個卑怯的事。嫁到這家因爲死了丈夫，而要我招夫再醮，這太是『情』的意見。我要用我這寡婦的身體和精神，把孩子們好好的教育出來，給你們看看」。

明瞭乾脆的說出來，毫不留情的拒絕了親屬們的意見。那些親屬們，聽了這話，都再一言不發的退出去了。以後又曉諭孩子們說：

「現在你們已經親耳聽見了我對親屬所說的話，將來你們倘若不能立身出世，做一個有名人物的時候，連那些人也是沒臉可見的，所以要體諒母親的心情，去勉勵用功罷。」

### 就於岩倉大使的周遊

子爵在明治二年的四月，藩廳命其到秋月藩去遊學，在那裏學了八個月而歸，以後又在藩裏的修猷館裏，勉學了一年。於明治三年十一月，藩廳裏選拔了十名學生，派往東京，山口

，靜岡，鹿兒島去遊學，子爵便被派到東京去了。那時母親曾爲子爵，邀請了親戚朋友開催送別會了。大家席散回去以後，母親就對子爵說：

「對於學問之事，我雖沒有參言的必要，可是從早年到江戶（現在的東京）去的諸國之人，一無所成而失敗墮落的原因，都是酒和色的所致，所以你這次若到東京，一直到卒業歸鄉，務要禁止酒和女色，而努力求學罷。」

聽了這話的子爵，立時向母親剖白了自己的決心而往東京去了。

翌年（明治四年）的七月發布了廢藩置縣的律法，福岡的學生，全被叫回國去，這時子爵用冷靜的頭腦想了：「就這樣半途而廢的回國，實在太無意思，即使苦學也可以，不如仍舊留在東京」這纔決心了以後，也不順從縣廳的命令，即時給他母親去信說：

「在求學的中途是不能回去的，所以到學業成就之間，望祈善育弟妹，一切家事，皆賴母親。」

不久便接到母親的回信說：

「學業尙未成功之間，不必思歸，家中已將祖傳的房產變賣，尙有刀劍字畫，器具什物，因爲在國裏很不值錢，所以帶到大阪賣光了。用這錢做二弟往長崎，三弟入中津的福澤塾之教育費了。只把妹々放在我的身傍，現在已經搬到你舅父之門前的小屋裏，請你不用掛念，惟有你，務要奮勉苦學，以使學成業就的回來罷」。

在這期間，子爵是住在親戚之家，可是從此覺得只修漢學是不行的，所以就到當時從美國歸來的平賀推事的家，爲其家之書僮，從明治四年的七月到是年冬天，開始學習英語了。

時逢岩倉大使巡遊歐美各國，又有黑田長知侯也到美國留學，就決定携同子爵和團琢磨氏去了。這麼一來，歸國之期，頂早也得五六年後，也許還要經過八九年，所以子爵在出發之前，無論如何要見母親一面，然而到底未能得着回福岡的時間，不得已，就奉上一信，並將所佩的大刀小刀，和剪成光頭時所剪下來的頭髮，一同寄上，在信裏說：

「假使我死於美國而不能回來的時候，請將這物爲紀念而葬之罷」。

留下這話以後，於明治四年冬，從日本出發，在美國住了整八年間。其間母親在她哥々の



前屋，依靠公債的利息，將就的生活着，可是未曾有過借貸。母親常對人說：

「貸錢而生活，乃是身體的破滅，所以寧肯吃粥而將生活程度降低，決不可貸錢的。」  
這便是她的理想。直到子爵回國的明治十一年冬，這八年之間，她就是在這裏度日。

### 要選擇年青而思想尙未固定的妻子

母親聽說子爵，不久就要回國，便在名叫濱之町的地方，租了相當的房子，從以往住着的  
地方搬到這裏，等待着子爵歸來，母親因為所受的艱難辛苦，非常的損害了身體的健康，臥  
於病床，已有一個多月，可是趕到子爵進了大門，床上的母親，身上只披一件睡衣，立時出  
來，互相見面，歡喜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更稀奇的，是這久臥病床的母親爲子爵的榮歸  
，樂的不知所以，不覺沈疴霍然而除，更換了衣裳，居然完全的恢復了健康之體。

子爵與母親弟妹，同居了一月有餘，再到東京，當了大學豫備門的英語教師，在赤阪之  
地治了一所家屋，便把母親弟妹，從故鄉裏領來同住了。並且使弟妹皆入學校，家中大小事

務，完全依賴母親，這時母親已是五十歲的人了。

及至明治十三年，子爵年二十九歲，母親爲其婚姻大事參加意見說：

「對於你，我還有一個要求。當我嫁入這金子家的時候，自己的思想尚未固定，是被你祖母所教育出來的；所以爲你妻子的女子，也想找一個思想還沒有固定的人，與我自己一樣的，造成適於金子家風的賢妻，不知你意如何？」

聽了這話的子爵，將一切事情都靠托母親了。母親就爲其選擇了當時爲青森知縣的山口秀典氏的小姐，娶來家了。新娘的年齡，纔只有十五歲。過門之後，母親就開始教養，約經一年許之訓育以後，覺着已經妥當，母親這纔做了老太婆，此後將所有的大事瑣事，一概委之與媳婦，自己決不做絲毫的干涉，只在自己的屋裏用讀書消磨歲月，或是携領家僮到外邊散步，乃是她唯一的樂事。子爵夫人也以母親之德爲美，非常仔細的侍奉了。

子爵由大學教師，經歷着元老院，太政官，貴族院，更進而爲農商務次官，在這時纔建築了現在的房舍。做了二十年間的官吏，於明治三十年與榎本大臣一同辭職之時，便將這事奉

告母親，母親對他說：

「辭得很好，在官界服務了二十年之久，其間的辛苦，我是很知其詳。休息兩三年，好好養息自己的身體罷。帶着家眷到葉山的別墅玩去罷。這家由我看守可也」。

既是母親這樣關懷的憇意，所以就元氣百倍的，在山野裏遊玩了滿一年許。若是普通的母親，聽說兒子辭退官職，從此便得不着俸祿，一定是要心中煩難的罷。然而在精神方面，已有相當涵養的子爵母親，與一般人是絕對的不同。

### 對人熱情守身嚴格

明治三十年之春，伊藤內閣之時，子爵因為拜命為農商務大臣，就將辭令送給母親看，母親道：

「這次，我可以說是死而無憾了。從十六歲教養了你，得你出世到最高的官吏，因此就能對得起你九泉之下的父親了，所以死亦可以。爲人之妻，爲人之母，我算是盡了本分。」

母親的喜樂，是形容不出來的。這天晚上，母親把厨子叫來，指定了幾樣可口的菜餚爲晚餐，做爲祝賀之筵席了。這次的內閣，在不久亦行倒廢，所以因之再度辭職，明治三十三年春，恰際今上陛下之東宮聖誕，子爵列於華族蒙賜爲男爵了，將這事報告了母親的時候，母親說：

「前年你做大臣的時候，我已說過，是死而無憾了。現在又拜受了這般恩命，你這一生，必須爲天子而盡忠的」。母親是快樂極了。

原來母親，無論是有如何的苦楚，無論是遭遇任何的艱難，從來未在人前訴說自己的苦處，真是能忍善耐的剛強人。可是待人接物，却是極其熱情，保守己身是非常的嚴格。不過僅在早晨洗臉裝束完後，於庭院中走々而已，以外整日之間，從來沒有閒散的時候。親戚的人們，對於她也都是很愛慕的，可是決不在這位老太太的面前，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對於言語，無意之中都謹慎起來了。子爵是從這樣的母親，受了訓育。母親於明治三十四年，以七十二歲之高齡，與世長辭了。故世的日子，恰巧正是二月十一日的紀元節，從早晨情形就不好

，所以有主治的醫生，不離左右的陪伴着：

「照現在的光景，進宮參朝也不要緊罷」子爵聽說，立時穿上大禮服走到大門，不料護生來說：「現在情形有點改變，請子爵回來」。進到屋裏一看，眼已閉氣已絕，似乎毫無痛楚的樣子，與世永別了。

## 潔 白 無 垢

以後從護生聽說，在臨死的稍前，向護生說：

「我這次的病，是決不能好的。長久叫你們受苦了。我死後，請你去告訴我的媳婦，說我『有死後的準備，叫她開放壁厨櫃子下的抽屜看看』」。

說完便向醫生和護生告別，兩手合起，命將數珠爲其掛上，嘴裏就念起神來了。對於子爵其夫人，並未露出一個死字。

打開抽屜一看，裏邊放着的內裙（圍下身的布），足袋（布襪子），襦袢（汗衫兒），衣服，帶

子等，都是用潔白無垢的東西做成的。子爵夫人說會見過她縫腰卷，就問道：

「母親怎樣自己縫呢？」

「這不是應使女僕縫的東西，所以我自己來」。

母親如此的說了。那以外的東西，照大家的猜想，大概是在子爵夫婦到葉山之別墅的時候，他老人自己在家縫的。

母親留給孩子的遺言是：

「修身勤儉，齊家嚴肅，事君誠忠」

又常囑咐說：

「我死之後，用火焚葬，帶回福岡去，要在你父親的塋裏埋在一處。」

母親在辭世的時候。子爵正是身為司法大臣之高位，所以從明治天皇陛下，派遣勅使到其私宅，又蒙惠賜下弔的點心和飯菜，所以將此供在母親的靈前，地下的母親，必定喜樂，爲兒子的也有無上之光榮，子爵是萬分的感激涕零了。

母親的性質溫和，意志堅固，是嚴格和溫和兩相兼備的人，母親對於學問，雖然沒有甚麼，不得的造詣，然而從少年之時，就受了婆婆的嚴格教育，在丈夫死後，備嘗了艱難辛苦，由自己涵養成了精神偉大的人。

## 現代的孟母黑井氏之母親

### 黑井大將的祖母

對於年青的婦人，最悲痛的事情，莫過於喪失丈夫的罷。然而處在這種悲哀的境遇，而能忍受的人，在世間是有的罷。再是一輩子不嫁二夫，保守住如鐵石一般堅固的真節，得以清白全其終的人也能有罷。又有在丈夫死後，與貧困奮鬥，而終樹固了獨立生活的人，或是教養丈夫留下的兒女，使之善續祖宗的家譜，現出爲寡婦之幸福的人罷。在這裏我要以賢母介紹給諸位的婦人，是遭遇了以上所述過的一切悲慘的境遇，而終於成功了如上所說的一切經驗，是近代不可多得的賢母。

婦人之名字，叫着黑井夫人，是上杉氏的家宰黑井四郎左衛門的獨一的女兒，文化元年七月生於出羽國米澤之死胡同裏，海軍大將黑井悌次郎氏，便是這夫人的孫子。



夫人在七歲的時候，便失了尚在壯年的父親，其後專成了母親膝下之人，及至成年，就入贅了同藩之士，湯野川家的三男源三郎，以繼家嗣。不久在文政六年七月，喜得一子，名之曰信藏。全家即時充滿了和樂的氣分。可是豈料禍福常相踵至，於同年之十一月，源三郎氏忽染重病，成了病床之臥客，以後漸令的見重，夫人那篤厚熱誠的服侍，也不奏効，終於成了不歸之客。

幼而喪父，現在又失去了相依爲命的丈夫，這時夫人的心中，能有多麼悲傷難過。當時夫人不過只是將及二十歲的少婦，而且上有龍鐘的老母得她侍奉，下有未滿週歲的乳兒，亦須育養，更加因爲家長，相繼二代早逝，自然俸祿便被削減，因而一家的生計，就變成十分拮据起來了。境遇是這般的悲慘，然而惟其因此，纔開始了夫人的光榮的奮鬥歷史。

## 欲使孩子賢慧

假設是一般的婦人，置身於這種悲慘的境遇之中，縱不至於變成瘋狂，也要除哭泣之外不

知他術的。可是這異於衆人的夫人，先靜下了這悲痛的心，以爲無論怎樣，必須與這艱難爭戰，以做得勝之人，自己就如此的決心了。

從此以後，或是編結褂子的紐扣，拿到街裏賣，或是紡線，或是織布，由此得來的金錢，便用以上事老母，下扶愛兒，真是粉骨碎身的勞碌了。此時刀自的聲譽，傳遍了各鄉，聽得的人，對於夫人的奮鬥精神，都不惜與以同情和讚嘆，鄰近的人們，都爲之大受感動，而得了極好的善導幫助。

愛兒信藏氏在七歲的時候，夫人便去求托鄰家的糟谷某，教四書給他兒子信藏氏。但是自己，爲當時藩士之女兒，却是未曾學會規矩所例定的學問。不過僅僅只能認得假名的文字。夫人當着教育信藏氏的時候，很以自己的無學爲恥，就下決心的說：

「欲使孩子賢慧，自己心須先是賢慧的纔行，自己連字都不識，怎能更正孩子的錯誤，解答孩子的疑問呢？只要有種子，在岩石上也能長出松樹來，俗語既然這樣的告訴着，自己如果能立心志，就是從現在求學問，也不算晚罷」。

從那時起，每逢信藏氏到鄰家去念書的時候，自己也跟去，站在隣家的窗下，運動着豫備好了的墨筆，把糟谷翁在屋裏發出的講學聲音，都暗々の用「假名」筆記下來了。趕到信藏氏回來溫習的時候，就拿所寫下的筆記，一々對照，不對的地方，就爲其更改訂正，在其左右，不斷的教導，用這方法，夫人於二年之間，遂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四書，全部的寫出來了。

### 徹底的眞熱愛

世上的愛，沒有再比母親的愛純粹偉大的。一般雖然都是這樣的說，可是如夫人那樣用徹底的眞熱愛，去教育孩子的母性，確是不可多得。惟其因爲有那種熱愛，所以纔能忍耐了二年間的筆寫之勞，更因而完成了良善的家庭教育。是故聽知此事的人，都稱讚夫人謂「現在的孟母」。

以後信藏氏進入了藩立學校的興讓館，在拮据之中奮勉努力，以致學業大進，在十三年之

向，繼續保持着高材優等生的榮譽，被蔣公非常愛惜，賞賜了多數的黃金，得了極大的體面。這些事情，也不過是夫人熱心的家庭教育之結果，現在外面而已。

一天，信藏氏看見了夫人筆記的假名之書，覺着一字一句，都是母親心血的結晶，實在是可尊貴的紀念品，這樣有價值的東西，只給書虫當做了家，真正可惜，就請求母親與以做為永久的記念，母親却以為留下這種拙筆之跡，要成為後世取笑的種子，所以就固執的拒絕，然而終被請求出來，添上序言，好夕的製成了本，題名為「國字四書」，永遠傳與子孫，而永久不忘慈母之恩惠了。

夫人在年青的時候，雖是非常美麗的人，但是因為喪夫的悲哀，對於老幼的掛心，與貧苦奮鬥的勞苦等，大被折磨，及至中年，就成了髮白齒落的老太婆，由外貌一看，便可知道，夫人是怎樣的和環境奮鬥了的。

## 紋服總在當舖裏

其後信藏氏，學業稍成，雖已接續了家嗣，可是因爲仕官日子尚淺，不能得着滿足的俸祿，所以家計的困難，依然煩着刀自的心。信藏氏爲值班的緣故，每月必須進城一次，可是那時要穿的紋服（有章記的禮服），無論多嗜，都是放在當舖裏，由此可見其一家經濟狀態的窮困。

因此，每當進城的日子迫近的時候，夫人總是三宿兩夜的，徹夜的忙碌做女紅，得着錢就到當舖，把紋服贖出，這事是用着嚴密的方法，一點也不使信藏覺察出來。這種難得的勞心，十足的能表現出，爲母親之尊貴的人格來。

所以當夫人故世的時候，信藏氏的悲嘆，實在是不能形容，「爲自己又爲一家，如此苦勞着身心的啊」，以後愈是知道了夫人那非凡的辛勞，胸部愈覺被追慕和哀悼之情漲滿，爲悲痛之淚迷濛了眼睛，這決不是無的理事情。

「有其母必有其子」，徒然悲傷其母之死是不行的。必須由於母親的離世，奉母親以身所示的種々活教訓爲旨，以勉勵各種事情。信藏氏的這般誠心，到底未曾落空的奏了實效，以後

累進而高就了重要之職，成了一街之長官，身食二百五十石之厚祿了。而且在戊辰之戰爭，爲米澤藩的監軍，轉戰於越後隘口，及至明治維新以後，被任爲米澤藩的少參事了。

以後辭退了這個職位，做了藩主上杉子爵家的管家，一生常以母親忍受艱難的心爲心，自己度着極淡泊的生活，終身絕對不使煙，茶，酒近其口邊。並且家中每有喜事，必說，「這是母親的所賜」，就先取出國字四書，深々的欽仰感謝其母之恩了。

夫人的去世，是在嘉永六年的八月，正是五十歲的時候。

## 森鷗外的母親

### 母親與「即興詩人」

爲森鷗外文藝的介紹者，又爲著名的創作家，在明治，大正時代的文壇上，曾經放過異彩的森鷗外博士，他的出版書籍之多夥，早已名聞四海。可是看過他的譯書「即興詩人」的人，都能爲其鉛字之龐大，和排版的格別，生出奇異之感的罷。這本書所用的，全是四號的大形鉛字，一頁之間，上下左右，不留一點縫隙，滿全的印着異常之鉛字，對於閱讀雖不適宜，可是緊全的擠滿全篇。

對於出版物，已有相當經驗的博士，爲甚麼獨把這「即興詩人」一書，用笨大的鉛字印出，又用這樣不美觀的体裁排版製本呢？不明白的人，當然是急於要知道罷，確實這纔是博士從那能使人落淚的孝心所做出來的東西。

「即興詩人」的出版，是在明治三十五年，去今不過二十幾年的事情，可是當時，博士的母親峯子夫人却已將近六十歲，視力大見遲鈍起來，所以在素日，以其新著之書給母親閱覽爲樂事的博士，爲要使母親容易閱讀，纔迫不得已的使用了四號的大鉛字。同時，爲使一頁的字數不減少，所以纔那樣上下左右以及行間，不留隙地的緊々擠滿着排版付印，以求能對得起讀者大衆。

看着不美觀的「即興詩人」的製本，而以爲奇怪的人，如果知道了這樁事情，不能不爲博士這樣美善的心情所感動的罷。

### 尊重孩子個性的教育

峯子夫人，是使森鷗外博士成功的最大功勞者。夫人本是津和野藩主，龜井家的審醫森玄泉的姑娘，以後贅入靜男氏爲養老女婿，生養了森鷗外博士，德次郎，喜美子，潤三郎等男女四子。其中的德次郎氏，雖早故世，可是曾以三木竹二的別名，與伊原青々園氏，同爲戲



論評論家，也是出名的人物。壽美子女士，便是爲明治時代的女流著名作家而馳譽全國的，小金井博士婦人。

母親對於兒女的教育，始終是尊重個性主義，決不做無味的禁止和干涉。常說道：

「教育孩子，決用不着刻板的規矩」。

無論何時，總是要使孩子能自由的發展其好的特長，想出種々の好方法，去引導教養了。

博士從小，就隨着津和野的米原岡善學習漢文了。很早就被人稱爲秀才，好學之心很是旺盛，所以全家爲使博士能够自由的求學，就從津和野搬家到東京，使博士沒有問題的進了大學。博士的俊才，自入大學之後，越法有了造就，在十九歲的時候，用拔羣的成績畢業了。並且如此年少而畢業的人，是校中從來未曾有過的。

## 不是因爲有了好的教育

母親對於孩子，雖然決不說那種拘束的訓言和戒勉，可是對於瑣屑的事，却是非常的細心

。在博士年幼的時候，她會經常到學校去參觀了。那時也常到操場，留意的觀察和博士一同遊玩的同伴，內中如果有適於已意的孩子，便常囑咐博士，令其帶到自己家來玩耍。

「孩子成了相當的人物，決不是我有甚麼好的教育，不過是我沒有妨碍他們，而使他們能自由的，發展他們的天分罷了。」

後日有人問母親的教育之時，母親便這樣謙遜的回答了。然而爲當時的婦女，確是得着了教育方法的真諦。

### 以讀博士的新著爲樂

因爲博士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在博士的住宅裏，是有種々的人出來進去。而且來此訪謁的人，也因爲時代的不同而各有異。在稍古的時代，幸因露伴博士和齋藤綠雨常來拜訪，其後有與謝野夫婦，以及當代多數的作家，也常來訪，母親對於這些客人，都是表示十分歡迎的，盡力招待，並且還誠懇的和他們，討論文藝上和思想上的種々問題了。窮得叮嚀響的綠雨

，也會受過母親物質上的大幫助。其他，如果是有能之士，而處境困窘，母親只要知道，必要去盡量的資足他們，以使其得以伸展。

博士的二弟總次郎氏，不幸在結婚以後不久便死去，對於年青的久子未亡人，母親是特別的關心，決不受傳統的舊道德的拘束，常勸久子再嫁了。然而，因為久子絕對沒有再婚的意志，以致母親的規勸，歸於徒勞而無効了。以此觀之，便知母親的思想，是如何的新穎進步罷。母親在明治四十四年故去，享年六十八歲。在臨終的以前，尚臥於博士特為其新築的一室之中，瀏覽着博士的新著，以為無上的快樂了。

## 阪谷（芳郎）男爵之母

### 立在門前合掌

東京名物的辣風，不住的颳着。是一年的盡頭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晚的事。在小石川春日町的儒者阪谷郎盧先生住宅的門前，有在砭骨的寒風裏，一面戰慄着身體，一面合掌而立的人。而且不僅一人，是有好幾個，有老的也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

這些人到底是做甚麼的呢？是找不着家了嗎？不是的，這乃是阪谷先生之婦人的德行，使之如此的。婦人每到一年之終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入夜之後，必將住在鄰近的忠實的老車夫傳兵衛叫來，命其調查街裏在今夜未做年餅的貧困者，共有幾人。調查詳細以後，便拿出一些年餅和錢，一夕的分送給那些可憐的人，這好像是成了一種慣例。那些受過婦人之厚惠的人們，都把婦人如神的敬仰着，其中還有的人，以為只是用心感謝是不够的，便在夜裏，來

到婦人之家的門前，合掌禮拜。

## 感謝仁慈的合掌

這位滿有仁慈的夫人，便是會歷任過大藏大臣，東京市長等的要職，多立功績，被列於貴族之中，現爲貴族院議員，法製審議會委員男爵阪谷芳郎氏的母親恭子刀自。

母親於天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在岡山縣後月郡梁瀬村（現在改名爲芳井村）。生身之家叫着山成氏，祖先有借給毛利元就錢穀的證書，可知當年是相當有資產的家。母親的生身父名叫直藏，名叫山成大年的名醫，是母親的叔父，與賴山陽等很有交情，將種痘傳於各地各鄉，實在是這大年的功勞。

嘉永元年三月，母親以十七歲之身，嫁給阪谷希八郎，寡男孩子生了五個。其中的行四，便是阪谷男爵。男爵之父希八郎，後改名叫阪谷素，號叫郎廬，就學於大阪有名的儒者大鹽平八郎，以及其他奧野小山等人，十一歲到江戶，師事昌谷精溪氏，又入古賀侗庵之門，學

嘗於卷菱湖了。與男爵的母親恭子結婚乃是二十七歲的時候。

嘉永六年九月，代理官角田米三郎與後月郡民相謀，創設了一處學校，便將郎盧先生聘請去了。這就是寺戶興讓館。明治元年，郎盧先生被廣島召去爲賓師，所以便將全家遷往廣島去了。明治三年，郎盧先生隨着藩主東上的時候，母親恭子，尙與家族一同住在廣島，可是趕到翌四年七月，成了廢藩置縣，所以又回到故鄉的後月郡芳井村來了。明治五年正月，又來到東京郎盧所住的原地綠町的家，其後一移於駿河台，再遷於小石川春日町，在前所述，町民爲感謝母親恭子的仁慈而合掌的事，就是住在這裏的事情。

## 母親的操勞

在阪谷郎盧先生的家塾裏，常有數十人的學生，被養育着。又有文人墨客以及其他諸藩的遊士來訪，所以一天到晚，來客不絕。按當時的習慣，應當不分時候的拿出酒食歡待客人。談論風生，有時酒食從早晨一直能接續到深夜，還有一連數日的時候。處在此間的母

親恭子，爲清廉之家的主婦，只以二三名的使女爲臂助，自己辦理着萬般的家事了。第一得調製數十名學生的三頓飯菜，第二得照顧學生的洗澡，其中有患病的，還得盡力的給藥看護，第三得掌管來客的酒席，有時丈夫不在家，自己必得代理的應酬。第四還有孩子的功課，手藝，並以外的衣服吃食，都是一身擔當。無論是如何擅長家事經濟，無論當時是如何的諸事朴簡，她那種操勞的景況，決不是平常的婦人所能及的。何況在明治維新之際，丈夫郎盧，奔走國事，或廣島或東京，往復東西而不在家的日子實多，時而竟有好幾個月以上，不在家的時候。而且當時更有長州的征伐，或是京都的騷動，還有藩籍奉還，廢藩置縣，或是一撥反亂之百姓的蜂起等，世上總是擾亂不寧，因而人心恟々的時候，整理着多數血氣正盛的學生，在丈夫不在家的時候，代理丈夫監視那些衆多的學生，而終能保住未生他故，這母親子的苦心勞力，的確是非同小可的啊。

## 決計清整財產

爲主婦會異常活躍的恭子，在明治十四年一月，便被丈夫奪先死去。從此以後，纔正式的邁進了多子寡婦的窮苦生活裏。於以往之間，全依丈夫的收入爲支柱的家計，隨着丈夫的故世，這收入之途遂告斷絕了。並且爲一家之承繼者的長男禮之介病死，次男的次雄君，從小便多患病，三男的達三，由商業學校出來，就職社會的日子尚淺，收入寡薄，對於家計無何補助。四男芳郎男爵，還是大學的一年生，直到畢業必須繼續供給學費，處在這種光景裏的恭子，便決然的斷行了財產的整理。即是，將小石川琴町的大宅賣掉，用所得金的一份，在駒込西片町買了一所小住宅搬進居住，只靠這餘剩的錢和丈夫所遺留的僅少之存款，再有於故鄉備中所僅有的田地之所出，算是樹立着一家將來之計了。

死別的丈夫所給與她的悲痛之淚，還沒有乾，就得看護次雄的大病，恭子是遭遇了這種淒慘的境遇。幸而次雄的疾病，由於母親的誠篤之看護，漸漸有了起色，以至快愈。所以母親希望早爲之娶親以托家事，自己打算歸寧久別故里，以祭掃雙親的墳墓。自從來到東京以後因爲那時不同現在，交通是非常不便的時代，所以連父母的最後一面，也未能夠拜瞻，不



覺之間已成了五十歲的人了，這時想到歸鄉，恨不能脇生双翅即時飛到的。此間恰有丈夫郎盧的同鄉親友三島中洲翁出爲媒酌與儒者南摩綱紀的長女成立了婚姻，於明治十五年十月，喜慶的舉行了結婚式典，同時次雄也在內務省衛生局裏謀了位置，所以母親一方面爲其喜樂，再一方面覺得現在已經可以放心了，便是在是年的十二月，遂償了多年的宿願，歸回了久遠的故鄉。

### 以協和聞於近鄉的家

來到日夜懷念之故鄉的母親恭子，即時往供奉菩薩的妙善寺，到双親的墓前，淚如泉湧的奉上了香花。再到親戚故舊之家拜訪，彼此見了健在的容顏，都互相充滿了喜樂。昔時曾受過郎盧先生之教誨，且蒙受過母親之恩義的門人子弟，聞知夫人今已回鄉，都從各方奔集，或是牡丹餅（包豆餡的糯米糕），或是蕎麥，麵條，或是美酒，四喜飯，鷄卵，河魚，點心等，送來了樣々の東西。

在故鄉逗留之中，近處的親戚之間，發生了爲借貸而起的爭吵事件，鬧得各不相讓，大有必須經官斷判的樣子。母親恭子聽見了這事，便將這相爭的兩家之人叫來：

「山成一家自古便是以協和聞於近鄉之家，未會有過訴訟等可惜之事。然而現在你們兩家之間，竟惹起了這種非人所悅的訴訟事，而要到衙門求官審判，這不是愚魯的事嗎？」

做了很誠懇的勸說，以使其兩家和解並且又從自己的旅費裏，拿出一百五十圓錢說：

「這雖是很有限的幾個錢，權做我給你們兩家的禮物，請你們爽快的收下罷。」

用了這錢，消滅了兩家爭鬧的主點，使其相互的和好，圓滿的解決了這個事件。這事立刻遍傳於各方，聽知了這件事實的人，皆受了深切的感動，用當好教訓勉勵其子弟了。

## 洋服的教訓

阪谷芳郎男爵，是在明治十七年七月，畢業了大學的文學部政治學和經濟學科，同時就到大藏省勤務，曾領過「以準判任待遇，下賜月俸五十圓，於調查局服務」的辭令和「於規律係

勤務」的調查局的辭令，男爵將這兩張辭令奉於母親觀看。

男爵在大學時代，始終是被列於首席的特殊優等生，所以母親非常的歡喜，常以此為唯一的樂事了。趕到明治十七年的春天，大學畢業之期迫近，同窓的學友們，各都新製着洋服和皮鞋，以做畢業後出社會的準備了。男爵看見大家這種興致勃勃的光景，自己欣羨得不堪言狀，便將新製洋服之件，向母親申請了。母親就正容說道。

「若是學業上必需的東西，就是貨錢買之也可以，但是洋服，不是求學上必需的東西罷。」

男爵常在母親近側，對於母親憂慮家計的苦心，是十二分的詳細，可是竟突然做了這種無理請求，以紗母親添了非淺的煩惱，男爵怎能不深恥自己的唐突呢。所以卒業之後，雖在大藏省裏就職，以外的朋友，雖然都穿着新製的洋服，很得意的向勤務地行走，可是惟獨男爵，只穿着舊有的棉布衣裳，和粗製的麻布褲子。

## 獨立自主的精神

然而不能無論何時都是這樣，所以在明治十七年的七月末，於大藏省初領了月俸的時候，便到銀座洋服店去，定製了一套十七圓五十錢的洋服。新製的洋服做成，穿着給母親看的時候，母親大々の歡喜了。這洋服的教訓，男爵深銘於心板，爾來便去掉了依賴心，專以獨立自主的精神，始終一生了。爲其一例，可舉出男爵的留洋來。男爵在大學畢業之後，便亟切的希望出洋留學，因而直接去見當時的大學總長加藤弘之男子，陳述自己的希望了。可是終究因爲豫算少，對這位少壯有爲的志士，就愛莫能助了。男爵在這時，就憬然而悟，知道不是應當依賴他人的事，以後專心在大藏省裏勤務用功，月俸所餘下的，便做了存款。自己以爲只要儉約多貯，趕到足用的時候，無論是甚麼事，都可隨意而行。母親的洋服之教訓，如此教導之男爵。

當時的人們，往々出入於花柳界，耽樂於酒色，而以爲這纔算是豪放磊落的舉動。然而男爵，却是嚴然的決不加入這等自稱爲豪傑的羣衆之間，自己殷勤的勉勵着事務，積蓄餘財夢想着將來了。雖然因官務多忙，貯足了錢，一時仍得不着出洋的機會，可是終如在明治四十

一年，辭退了官職，周遊歐米滿鮮等地，遂達到多年之宿志了。

## 熱情善良的之

男爵的父親郎盧氏，因為是一位極其嚴格的人，教誨人的時候，始終是取以嚴肅的態度，所以那些門人子弟們，都是特別的戰懼謹慎。然而母親却是完全反對，心地非常寬大，常以慈悲懇切的說論，所以門人們，對其恩愛之情，皆深表敬服了。這兩位相合，寬以濟猛，猛以濟寬，這纔能在教育上，獲得了恁般的大功績。

母親這篤厚的熱情和周密的愛心，常成了門人子弟們敬慕的鵠的了。明治維新後，母親從故鄉來到東京的時候，也有捨不得而隨着進京的子弟們，其中還有中途學費困窘，而不得不輟學的人了。母親就傾囊的補助，使其能够繼續求學，一直畢了業的人，也很不少。郎盧先生看到，就說：

「若不揣量而行，大家都有餓死的危險啊」。

這樣做戒母親了。由此可見，母親是一位多麼熱情富於慈善之念的人了。

母親的身體健康，保持了很大的高壽，看着好像是一位非常幸福之人，可是在家族之中，的確是最不幸的人了。父母早世，而未能目睹其最後一面，其兄姊妹々の死，自己也未能臨場送別，丈夫先她而去，五子之中，小子夭亡，長男二男三男，也相繼而死，餘者只有芳郎男爵一個人。可是雖只一子而能非常的立身處世，自己被繾綣於子孫之中，保持了九十三歲的高齡的母親，在世間也是非常幸福的罷。

# 原敬之母

## 嚴格的教育

平民宰相的原敬，是爲岩手縣盛岡，南部藩的使用人，原直記的次男。大哥原恭，早已承繼了家續，是一個最溫穩的人。可是原敬却與他大相別異，從小時就有一副剛強能忍的性質，自己只要是以爲正當的事，便不顧一切非要做到不可，是這麼樣一個好勝的孩子。

在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就做了異世之人，其後只在母親一手之下，受着教育了。母親的名字叫着律子(リツ子)，是一位志操堅實的女丈夫，她那種斯巴爾達式的嚴格教育便是使原敬成爲奇策縱橫，實力主義的大政治家之最大原因。母親是一位最鎮靜的人，無論遭着何等時機，都能泰然的處理事情，所以原敬氏如果被同輩打哭，母親就滿臉不樂的，將其叫進屋裏，嚴加訓斥道：

「無論怎樣苦惱，決不可哭的。男子的眼淚，不當爲這種小事流掉。你不也是一個堂堂的男子嗎？這種卑劣的舉動，應該自以爲恥辱」。

在嚴格之母的面前，原氏宛如變成了一隻綿羊。如神一般的敬信其母的原氏，聽了母親所說的一言一句，好像得了上帝的啓示，只要是母親的命令，無論何事，都是唯々諾々の順從而行，未曾有過違背母命的事情。

## 忠 孝 何 先

當時在南部藩裏，有一處叫着作人館的講學所，藩士的子弟們，都在這裏求學了，原氏也是其中的一學子，後年被稱爲顯敬幕下的三隻鳥之一的，元東京府知事阿部浩氏，便是他在這裏的同窓。在這作人館裏，每星期有一天論講之日，復習一星期之中所學過的地方，關於其中的問題，互相論爭議鬪，以達切磋琢磨的目的。每際這輪講之時，原氏無論何時，無論對於何種問題，皆是固執自己的意見而毫不動讓，如有反對其說的人，便從各方面駁擊其



所論，不到粉碎其說而使之順從已說，是決不終止的。他那剛烈的天性，越法發揮了他的特長，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對於言論，便沒有任何一人能够抵擋過，幾乎成了惟我獨尊的情形，鄉黨年少的子弟們，沒有一人能放在他的眼裏。這在另一方面，也是惹人起反感的一種原故，他那些同輩的人們，常想用法挫折原敬，便各方尋伺機隙，到底在一次輪講之時。

### 「忠孝何爲先」

搬出了這麼一個問題。同輩的人們，幾乎完完都主張「忠比孝爲先」，便下了斷定。可是只有他一個人，斷然反對的呼叫說：

### 「孝比忠爲先」。

## 被人毆打也不曲折自說

問題又生出了問題，衆多的同輩，一齊變了血相，向這如異端者的他，大加論責，然而他

却用冷靜的態度，向大眾說：

「沒有父母焉能有子，我們得有今日，這完全是雙親的恩典，有了今日之身體，纔能談到盡忠的事，故以孝爲先，乃是至當之理」。

便如此的固持了已見。在平素就厭憎他那剛愎自矜的態度，要伺隙給他虧吃的衆同輩，對於他的強辯，如烈火似的憤慨起來，喊其爲「不忠漢」，便將其圍繞住，降起鐵拳之雨了。

「怎麼樣？取不取消你的強辯？若不取消，還要很捶的」。

大家你一拳我一腳的，亂打了一頓，然而他一面喚々の哭着，仍舊強硬的說：

「不，孝爲先，孝爲先」。

這樣繼續的喊叫，直到夜晚，終未折曲自己的定論。原敬的真面目，只由這一件事，便可躍然的活現在我們腦海之中了。

## 想起母親的訓戒

這是明治二十二年的事情。他是當着一等書記官，遠在法國留洋，忽然從日本政府來了急命，催其歸國了。他雖不詳知爲的何故，可是終究是官命不可違，便立即的回國了。歸國之後一打聽，纔知道叫他回來的，不是他所出仕的外務省，而是當時商務大臣井上馨的呼喚。心裏就覺得好生的奇異。在回國的第二天，急忙去拜訪井上農相了。

「啊，你回來啦，確實是我叫你回來的，得你這樣迅速的歸來，很覺高興的了不得」。

「不知有何貴幹」？

「沒有別的，我這次已經當了農商務大臣，打算將你用爲我的秘書官，希望你答應」。

因爲是出於壓迫式的命令，所以生就一種囁嚅之性的他，決不能暢諾的。

「請容我熟思之後，再來奉告」。

說過以後，逕直的回了家，自己心裏想，無論是甚麼井上，或是甚麼大臣，把人從遙遠的

法國叫回來，不管人家怎樣，只隨己意的命人做其秘書，在他手下任其擺弄，這是多麼無理已甚的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他在這天晚上，覺也睡不着的，憤慨了一宿。

可是當這時候，在腦中突然浮想出來的，就是母親的訓戒。

「你這倔強的性質，因為是天生就的，人是無法可施。所以我也不說要你改掉。然而，只是在年青的時候，往往最容易現出你的特性來的。若想不使你這倔強之性質現於外面，必須常將「忍耐」二字，銘刻在心上」。

他想起了如上的訓戒，以為這便是母親所說的「忍耐」了。便覺悟了，自己若想達到自己的希望，無論何事，這忍耐確是極重要的根本條件。特別是為認識自己的才能，遠自法國叫回自己，而欲採用自己的人，就是稍有無理的事情，也當隱忍的努力。這就是母親所說的「忍耐」二字之尊貴。原敬如此的翻然而悟了。便在翌朝，再到井上農相的跟前，很爽快的應諾了。

## 敬愛己母以及人之母

後年，他做了政黨的總裁，又做了大臣，無論在政務如何煩忙的時候，每年必定歸里一次，以拜向母親的起居，時而找本地的班子，在母親的面前，做一次母親所愛好的舞踊戲，以慰慈母的晚年。從這幾樣事情，很能知道他是如何尊敬，而盡了孝道的事。更能看出母親律子是如何的賢婦人，是如何的賢母了。

關於這事，是有這樣的一件實話。原氏爲首相雄踞一世的時候，打算要重用一個是他的朋友，可是在私行上多攻擊的某大官了。然而周圍的人們，却都很不喜歡這事，就嚷着來致反對之辭了。原氏聽說，就這樣的向他們說：

「那人是一位八十幾歲的老母親，母親對於那人，不知是放着多大的期望。若是這樣的不見其愛子的發達就歸陰，實在是一件可憐的事情。凡人都是有好處也有壞處的。能尊重他的母親，便是那人的長所，你們不必鬧嚷了。」

以剛復聞於世的宰相，而有這等能感動人心的敬愛及人之母的逸事，不能不令人下淚的罷。

## 桂（太郎）公爵之母

無論是如何的苦楚，決不形之於色

明治時代的偉人，公爵桂太郎氏，是生在長洲萩的偏僻的鄉村。父親因爲是在毛利家的江戶藩邸服務，所以常往來於東京與鄉里之間，多有不在家的遭數。公爵的母親，是一位凜然如霜晨的人物，和世上的通常婦人，是有迥然的不同。因此，公爵從母親所受的感化，頗爲重大。

公爵家的食祿，僅是一百二十五石，父親又常不在家中，所有的家務事，完全是由母親自己來擔任，所以母親的勞苦，真是非常的了。然而母親，確實是一位忍耐力非常堅強的人。例如，無論是如何嚴寒的天氣，口中決不說出一個冷字來，任是怎樣苦惱悲傷的時候，從來未有過形之於顏色上的事，對人總是安祥的樣子，滿面春風的含着笑容了。簡單的說，是有

好勝要強的性質，特別尊重名譽，非常嫌恥落於人後之事，在公爵的教育之，也常把這種偉大的精神，灌輸給公爵了。

「無論有甚麼樣的苦事，決不可現出卑儒的樣子」

「即使有被飢渴所迫的事，在人面前，也絕對不可露出污卑的舉動來」

像這樣的話語，猛強的刺透了公爵的幼心，所以公爵常令制服自己，使自己的一切起居動作，務要適於武士道，一生未曾有紊亂過爲武士所當矜持的態度之事。

## 母親的訓言

母親又很喜歡周濟困苦的人們，同落之人的營中，如有無告的窮困之人，就忘了自己也是窮乏的，雖只有僅々幾個錢，也要努力使其苦難減去幾分。常以這種美舉，爲唯一的樂事了。

對於公爵的將來，是懸着極大的希望，怎麼的也要令他成個偉大的人物，就這樣々の勞瘁心



血，從事教育了。母親對於公爵，曾這樣的勉勵說過：

「我們這爲父母的，已經是歲高年邁的人，今後は無甚發展可期，可是惟有你一個人，我們很想使你成爲一個像樣的人，你乃是當嗣桂家的嫡子，所以爲你的教育，我們要竭盡全心全力。你也要緊記在心，決不可徒廢光陰的。再是你還有着很小的弟々妹々，你將來應當自己養育弟妹，不要使双親，永遠爲這事勞苦着。」

如此的訓言，使公爵的心情，不絕的緊張，在不知不覺之間，便於其胸襟之內，生就了一付確固不拔的精神。

### 爲口頭的爭論拔出了短刀

公爵尚在十二三歲的時候，由於一點細故小事，便和朋友鬪起口舌之戰了。可是朋友因爲自己的唇槍舌劍抵擋不住公爵的，便在盛怒之下，拔出了短刀，向公爵砍去了。公爵年雖輕少，却有強壯的力氣，和好勝的皮氣，所以就向其應戰，倏忽之中，將其短刀奪下，把他摺

倒伏於地下，拳腳交加的打了一頓，自己悠悠然的離了這場。

這是夏天的事，因為是很用力量的鬪爭，所以弄得汗流浹背，滋味不好的了不得。雖然打算到河去游泳，可是從友人所剝奪下來的短刀，是不便於帶去的，扔掉也不相宜，不得已便回了一趟家，將這事的根末，毫無隱藏的說給母親聽了。並且對母親留話說：

「在我沒來家的時候，決不可將這短刀給別人」  
便到河泗水去了。

住了不大的工夫，朋友家差來一人向母親說：

「我們家的孩子，說是把刀忘在你們家裏，我要來拿回去」。  
是用一種裝不知道的臉色說了，所以母親也故作不知的樣子說：

「不對沒有把刀忘在我們家的孩子」。

「不，這刀確實是在你們家裏。請你費心找出來讓我拿回去罷！」

「雖不知是誰家孩子的刀，確實是有一把。然而這可不是誰忘在這裏的刀。是孩子從書房

回來的時候，帶來家的，並且告訴我這刀有些緣故，所以無論誰來也不要給他，現在他已經出去，所以是不能把這刀交給你的」。

這樣乾脆的拒絕了。要來索取短刀的人，聽了母親這番回答，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明知這刀在他家裏，而終於不得不悄然回去了。

### 爲母親高尚的精神所感動

在不久之後，纔回去的使者，又來到桂家了，這次完全去掉了頭一次來時那種傲岸的態度，用非常恐縮的表情說：

「先前所說的忘在這裏的話，完全是我們這面的錯誤，深加追問孩子以後，這纔說出實話，說是今天我們家的孩子，和貴少爺，在半道做了不合適的事，短刀也被這家的少爺給奪去了。這實在是太對不起的事。我們這方面的孩子，已經受了嚴重的懲罰，將來必能深戒，所以望求太太大開恩門，將這短刀，拿出還給我們罷」。

說着，將頭往大門上直碰的哀求了。武士之子，刀被奪去，這要成爲世間笑話的種子。並且對於將來的出路，也很有極大的影響。所以母親覺得這孩子的父親，是怪可憐的，便說：「完全的明白了。先前沒有返還給你，乃是因爲你說忘在這裏的緣故。若是這樣明說出來，決沒有不還給你們的理由。既然都是武士，彼此互相可以原諒。請你回去爲我致意。」說過，就把公爵所奪下來的短刀，叫使者拿回去了。不久從河裏回來的公爵，聽了母親的這般處置，對於母親這種高尚的精神，雖是孩童的幼心，也很感動的佩服了。

受如此之賢母所教育出來的公爵。隨着年齡的增長，越法發揮他那聰穎的天資和伶俐的性質，很早就被稱讚爲鄉黨的秀才了。

### 比兒子一身的生死更重要的

公在十七歲的時候，國中爲黑船襲來，頓呈戰々兢々之色了。當時公也爲長洲軍的一兵士，被派到馬關去攘夷了。母親當其出發之際，和嚴父一同凜然的訓戒公爵了。

「決不可現出苟且卑賤的樣子。奮戰不要落於人後，要達到尊王攘夷的志向。」

公爵爲這訓教，奮然的興起，樹立過好幾次戰助了。其後，在官軍征討奧羽之際，公隨從澤副總督，往出羽之方面去了，可是因爲兩羽的諸藩，相結同盟起來，以抵抗官軍，所以官軍便陷入了重圍之中。此時各軍的聯絡完全斷絕，連生死的消息也成了不明的事情了。家鄉的人們，聽了不利於官軍的音耗，掛念着兒子和知己的人，非常多起來了。然而只有公的父母，却很泰然的，以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毫未將這事介於意中：

「我們對於孩子一身的危難和安否，覺得不十分在意，可是我們却憂着，不知有沒有卑賤醜陋的舉動，只有這事，常繫繞在我們的心裏」

曾向近隣之人，說過這樣的話了。在這期間裏，母親每日必到近處的神社參拜。

「願我的孩子，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縱然戰死，亦不做出苟且卑陋的行爲，望勿使其有玷污家聲的事情纔好」

滿含着熱誠的祈禱了。公在奧羽的戰爭，亦立此殊助，大獲了藩中的人望。在奧羽平定後

，看透了暫且不會再有戰亂之事，便常常感到學問的必要，所以當這時際，就奮發起來，一心要到外國留洋，打算收得一些西洋的新學問了。

## 感激母親的偉大人格

若是想要留洋，第一必須勉勵語學。當時，教語學的地方，只有橫濱太田村的語學所一處，朋友和先輩們，都勸其往這語學所裏入學了。可是正在那時，父親已經因病故世，母親做了寡婦治掌家庭的事務，還有年尚幼小的弟々妹々，所以公若爲一書生，遠離家鄉，實在是有一不忍的地方。一天，公很拘束的述說了自己留學的希望，不料母親居然很快樂的應允了。

母親說：

「既然是爲立志求學而留洋，母親決沒有不許可的事情，倒反更要欣慰的獎勵你。母親的事情，絲毫不用掛心，只要爲顯揚桂家的聲譽，我甚麼事都能忍受得了，望你放心的登程罷。公爲母親這偉大的人格，心中很覺感激不已，在身上燃燒起來的奮發心，這時纔真正的感

覺出來了。當時，抱有海外留學之高志的人，雖然爲數是非常的多，可是由於政府財政的關係，許可官費的留學生，僅有幾個人，所以如果依靠官費的話，不知到幾時，纔能達到留學的目的。處在這種狀況之下，公在明治三年，決志不依官費，而以自費生的資格，到西洋留學去了。

### 令其生輝的原動力

然而從這裏又生出了心事，就是家計的問題。桂家以前的收入，是一百二十五石，及至公在戊辰之戰立不功勳，便又加增了二百五十石，所以統共是有三百七十五石的收入了。公雖心想以內中的幾分，充當學費，可是再轉念到，母親十幾年苦心慘澹的結果，好容易把自己育養鍛鍊到現在的地步，雖說是由於戰績的加俸，確實這都是母親血淚結晶，想到這裏，就是其中的一石，也不忍得染指的。然而如不割取其中的幾分，留學的費用便無從而出，所以就將這事商量他母親了。母親說：

「新賜的賞祿，既然是由你戰功得來的，用二百五十石充爲你的學費，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母親只用元來的一百二十五石，滿可以生活下去，所以以外的你可以不客氣的用爲學費」。

這樣說過，把留學必需的種々物件，也都謀畫妥當，並又說過，從桂家僅有的財產中，無論如何割用，也不要緊的話了。公被這樣慈母的愛心，感激得涕泗橫流，此後必要奮發勇爲，做一個堂堂皇然，光祖耀宗的有爲之人，在肚子深處，立下這樣的決心了。像這樣因着母親的慈愛，得以毫無阻礙的，達到了留學的宿望，而能隨心所欲的，積蓄學問，推廣見聞，直到明治六年，纔歸國了。可是當公在少佐之時，母親對於公的出世，表示了十分滿足的意思，而永眠於地下了。

母親的訓戒和教育，一夕返生在後年的桂公身上，成了公爵處事的指針了。以對於物事善忍能耐，對於功勛不急而成之事爲主，貴忠孝，重名譽，一步也不落人之後，努力不使家聲受玷污，這樣的庭訓，無疑的，是使桂公在一生之中，有了如許的光輝之最大原動力。



## 軍神乃木將軍之母

### 乃木泣人

長洲毛利家的家臣之中，有一個名叫乃木十郎希次的武士。精通小笠原流的武家典故，至於騎射之藝能，在全藩之中，找不着一個可以與其比倫的人。更加爲人清廉至純，簡直成了藩士們所敬畏的目標了。可是他這剛直的性格，却惹起了家老（諸侯的大夫）們的反感，中了他們的讒言，有一次受了一百五十天謹慎的命令。便被充軍到外國了。歸國後，雖然閒散了一些時候，可是本來以忠誠著名的人，不用挨門拜求，便被拔選，當了藩侯世子宗五郎的太傅，從長府到約六里的勝山居館，每日上班服務了。這位清廉至純，而如金鐵一般剛直的十郎，便是被謳爲軍神，被稱爲大和魂的典型，在日本國的歷史上，增添了永劫不滅之光輝的乃木將軍的父親。

世子宗五郎，是一個任性而好勝的青年人，對於武術的學習，厭惡受能手們的狠打，而願意和比自己小的弱者交手了。有一天，乃木十郎來到演武場，要教世子的武術，可是世子却胡亂撒謊，說是自己手上發着腫，不肯學習。十郎就用種種方法的鼓勵他，好勝的世子便說：

「今天要和學生交一下手看看」。

十郎若在平日，決不能給與這種隨便的許可，可是今天却不知爲何緣故，問道：

「那麼要和那個學生交手呢？」

世子將排在當場的學生，挨個的遍視一周，看見了一個在角落裏縮成一堆的學生——這便是當時被藩中的人們，嘲笑爲「乃木泣人」的十郎兒子，乃木無人，大概是覺着必能勝過這個孩子的罷：

「和無人來一下罷」

說出這個希望來了。

## 食祿僅只八十石

乃木無人順從着父親的命令，靜々の進向演武場中央，對年青的世子，恭々敬々の行了一鞠躬之禮。若論武藝，無人那方面，是特別比世子高超的。如果是普通的學生，爲要逢迎世子以討其好，即使畧有些能力，也必故意裝出敗架之式的，可是在這時候，無人從父親得了力量。

「看劍，着，中」。

的一面用力呼喊，若是看見世子有隙可乘，一聽々着父親的指點，而窘迫着世子了。最後由於無人有力的謔着，簡直要逼到世子的咽喉去了。在這當兒，世子「啞呀」的叫了一聲，倒向後面去了。

「對不住，實在粗魯了」。

無人双手伏地的，認罪求恕了。可是世子却因爲一肚子不高興，便說道：

「今天再不習練了」。

「說着便到休憩室去了。無人的心中，總覺得做了對不起世子的事」。

「今天因爲有點要事，請求許可我早先歸家」

對監督學生的人，求得了允準，便悄悄的回了自己的家。他的家當時的食祿，僅有八石，生活可以說是落寞之極了。六鋪蓆，四鋪蓆，兩鋪蓆之窄狹的家，任其荒涼，蓆破戶破，連修繕的費用，都整不出來的貧窮了。我回來了。

說着拉開紙障子的屏門，已經十歲的弟々真人，和妹々稻子，留子們，在做着母所教會的內職之工，一心不亂的，往用米粉製成的麵片，裝上小豆餡，包着小豆餡糕了。

### 寧肯割腹引咎

「母親呢」？

因爲沒看見母親的影子，所以無人就用不放心的口吻尋問了。真人用小聲而說：

「母親嗎？母親……往街上的當舖去了」。

名義上雖是俸祿八十石，然而照着藩上的規定，只能領取本俸的十分之四，即三十二石。更加上每年獻納一十二石做爲給藩侯的進見之禮，所以實際的收入，不過僅有寥寥二十石。因此，其家計的窮乏景況，是有絕於言辭的地方，爲這緣故，母親不得不常跑當舖之路，或是做小豆餠糕的內職，辛々苦々，勉強支續一家人的性命了。

「媽々又到當舖去了」。

弟々這種沒有忌諱的言語，在無人的孩童心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悲痛。那種單薄的束裝，在這將要下雪的寒空之下，走很長的道路，往當舖去的母親的姿影，浮於腦海之中，不可抑制的悲酸之情，從心底湧上來，臉上不覺被熱淚占滿了。

想到母親的身上，決心就要遲鈍起來，可是回想今天演武的事情，自己毫不在乎的對付了世子，並且把他打倒地上，所以不定何時，必受其答問，那麼父親也要跟着受連累的，若有累及父親的事，爲兒子的決難忍受得了。不如潔正的剖腹自盡，以將全責負於自己的一身，

如此一味的盤算決心了。若是這樣，在母親尚未歸來之中早做爲妙，他如此的急欲尋死了。可是再看到弟妹等可愛的樣子，不由己意的喘起粗氣來了。

### 胸部要漲裂的樣子

想到母親以女紅支持一家的心情，對於手持竹板裝豆餡的弟妹們，簡直要去擁抱起他們來了。若是聽說了自己死去的事情，這些弟妹們：不知能怎樣的悲傷難過；哥哥，哥哥的，只掛慮着自己的妹々們，不知能怎樣的灰心喪膽。凝視着這些可愛的姿態，他們那些被寂寞籠罩着的臉，和不停工作着的手，都一樣的被眼淚所朦朧，覺着，一齊往自己的心底深處，曇沈去了。

「留子，你們從今以後，要和真人哥哥和氣的生活，對於父母，務要盡孝而行的呀，知道嗎？」

從今容々の說過以後，弟妹們的眼裏，立時放出驚異的光不轉眼的瞅着，被眼淚所濕的無

人的臉，奇怪的問道：

「哥々是怎麼啦？說出這樣的悲事……」

在天真爛漫的臉上，看出了詫異的表情，無人的胸口，如同裂開一般的難過了。

「不是，這沒有甚麼的呀，天很冷罷，所以要你們從今以後，留意自己的身體，好々保養不叫它生病才好，明白了嗎？」

「是，哥々，我們明白了」。

### 仔細的寫好遺書

不知是何事，傳達了悲傷的暗示，在弟妹們可愛的眼裏，這時和哥々一樣的浮起淚珠。不幸的弟兄姊妹四個人，只是默々無聲的，含着眼淚的，活動着自己的手指了。

「做出這種女兒之態，是不可的」。

無人轉換了心情，向弟妹們說：

「母親回來的特別晚，你們現在趕緊到街上去迎一迎罷。」

雖然打算要支開這些妨礙，可是不知他們已經覺出，每人都不愛出去了。所以無人，便用粗暴嚴厲的語氣，命令着他們說：

「不聽哥哥的吩咐嗎？快去！」

大聲斥呵了。對於長上的命令，從未違背過的弟妹們，覺得如同被抽住腦後的頭髮，一齊悄悄的從家走出來了。

無人同送着痛心的背影，趕到他們轉過牆角已經看不見的時候，便拭着如雨而下的淚水，坐在机前，開始仔細的書寫遺書了。寫完了以後，放在桌子上，自己把素日愛用的腰刀拿出來，就要刺進自己的左邊腰腹裏了。

## 母親的一言一句

「無人，要做甚麼？」



突然將紙屏拉開，就像要打上一般的，起了叱咤的聲音。

「這個不孝的東西！」

母親壽子，拿起了腰刀，用銳利的眼光，追視着愛子激昂與奮的臉龐。

「真是愚傻的孩子，沒有出息的孩子，你的父母，不是能老實看着你切腹自盡的人。如果有可使你切腹之事，父母必能許可你的。溺愛兒子，當使兒子切腹而不爲，再沒有比這不知好歹的父母。你的父母決不是這樣。真忠臣必須是真孝子。你身上所有的苦難，爲甚麼不願意告訴父母呢？這點事情，你也不曉得嗎？」

母親的一言一句，壓頂一般的落在頭上，無人不覺把頭低到席子上了。

無人的高超之人格，由於這一轉機，完全被畫成，而終於成了後年武勇赫赫的軍神乃木將軍了。

廣大無邊的母愛，那是死而猶如黃金之星，永遠投着清明的光輝。

## 即時定婚

當那旅順攻擊之際，勇烈的遂了名譽戰死之志，衆所爲之泣血的乃木勝典，保典弟兄的母親，爲乃木將軍之妻的靜子夫人，也是當代罕見的，以真正賢慧著名於世的賢妻良母。

夫人是鹿兒島藩士湯地定之的第四女兒，在二十歲的時候，嫁給乃木將軍了。夫人在婚嫁之後，和將軍的感化一同，越發往天資的美質上加添了光輝，充分的發揮出來她的婦德了。

關於將軍和夫人結婚的事情，有這麼一段趣味的逸事。與夫人結婚的時候，將軍官至中佐，是爲熊本鎮台的聯隊長時代的事情，有一天，將軍向副官的伊賴地男爵說：

「母親常對令我找個對象，可是我都用討厭山口的女子的話回答了。若是鹿兒島的女子，我以爲娶之也行，不知怎麼樣？」

突然搬出婚姻的話來了。男爵正好想到了靜子夫人的身上，所以就將夫人的家庭狀況，和本人的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

「那很好，那變現在就去說定罷。」

真是爽快萬分的事。男爵對於將軍這種過於單刀直入的要求，非常覺着爲難，就說：

「這不妥當。無論如何，也得自己過目一回，然後纔可定準不知意下怎樣？」

雖然這麼說着，可是將軍却毫不在乎的。

「這有甚麼關係。即是不見本人，一旦做了己妻而娶到家，以後斷然沒有給你們添心事的，事情，求你現在務必同我去一趟。」

這樣勸指着男爵，當下兩位就來到靜子夫人的家了。因爲靜子夫人正好到後邊的地裏去拔草了，將軍和她母親談過幾句之後。

「那麼好極了。」

特別快的成立了婚約。

## 烤地瓜的零食

將軍的眼光，一些兒也沒差錯，靜子夫人的確是一位賢慧的婦人，成了乃木家之人以後，也是極力的保守樸素，穿的衣服，除了在參內之儀式用的一件之外，決不製作高價的美服。衣服全是用棉布製就，只有禮服是綢子的。

對於吃食，也很朴素，便是大將在家，也只限於一菜，加上湯汁，也從來未曾超過三菜以上的。大將不在家的時候，更加簡單，只用鹹菜就付的時候，比較很多的。在間食的時候，無論何時，總是去買燒地瓜充飢了。好像看這是好東西，而無使其缺乏，買來之後，都是和使女們一同在飯桌食用了。

夫人熱情厚道之事，也是非常有名，對於來到乃木邸而哀懇求助的人們，夫人決不令其空手回去，或是五角，或是一圓，各々用紙包好，必定一々の惠施給他們了。

信仰心也很大的夫人，每當參謁神社佛廟的時候，必定捐獻五十圓，三十圓，或二十圓的。然而却是非常不喜歡露名，連被寫着「某夫人寄附」等字樣，也覺着不大高興了。

## 不朽的榮光

在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爭之際，有一位每日參拜芝，虎之門的琴平神社，忠心誠意的祈禱着皇軍之勝利的婦人。服裝雖是粗俗，然而在一舉一動的態度上，却具備着嚴肅不可侵犯的品格，祠堂心中大疑，有一天，命人隨着婦人之後，以探其詳，纔知道了是乃木將軍的婦人，便覺非常的恐懼畏縮了。

於旅順之戰爭，得了兩個孩子戰死的悲耗，石黑子爵的夫人，去勸慰的時候，夫人取了一種堅確的態度，連淚也不流的這樣說了。

「在世界之中，做着不良的爲，而給父母添煩惱的人，實在不少。可是好歹能够兄弟一同盡了軍人的本分，我很覺得放心了」。

對於這樣超人的言語，石黑子爵的夫人，不覺正襟而坐了。

在明治最後的頁上，放散了不朽的劇的榮光，實在是將軍夫妻的殉死。

億兆之民齊心敬慕的明治大帝歸天之後，在全國哀悼之中經過了四十餘日，而來到九月十三日了。這天是帝櫬出宮，是至尊遠赴神路之旅程的日子，雄壯的吊砲，震動天地，在午前一時，受着朝司百官的供奉，靈輿出御宮關之外了。

## 壯嚴的婦德

愁雲深罩着大內的山邊，在這天地吞聲飲泣的時候，於乃木邸的樓上八舖席之房間裏，將軍夫妻面向着宮城，供着先帝陛下的尊影，用鮮明的墨痕譜寫了辭世之歌，双双自盡，而去追先帝之後了。

惟其是夫人，這才能够理解將軍的非凡之人格。也能明白將軍殉死的不可思議的心情。理解了以後，才能和將軍以同樣的心情殉死的，如婦人、實在是有着筆所不及的，壯嚴之婦德能。

## 伊藤(博文)公爵之母

### 討飯的人

嘉永二年之深秋的十月末，在寂寞的周防之德山街道上，有一個陋姿的女人，一步一步的無力的行走着。

看到她那背上有着大物件，便可測知一定是一個婦人揹着孩子。在孩子的屁股下，垂着一個圓球似的包袱，大概是裝的衣件罷。她這種樣子，若從遠方看來，決能有人疑爲耍猴的。背上的孩子一點也不哭鬧，老實的看着前方，可是母却很像掛心的樣子，時々掉轉着消瘦的臉龐，用着撫慰的口吻說了。

「冷嗎？再住不大會兒，就能見着爸爸，還要抗一會兒的呀」。

背上的孩子，聽了媽媽溫柔的言語，伸長着脖頸說了。

「媽，村裏的孩子，那天說了一句，『這討飯的』是不是？」

好容易把這事遺忘了的母親，從這幾句話裏，好像是又想起了村人的侮辱，用杜寒着不大透氣的鼻音，對孩子說了：

「好罷，他們無論說甚麼，也沒辦法，因為我們本來是討飯的。可是這討飯的人，不定多嚼，必有比他們更好的時候來到罷。」

用自己的話來安慰自己的母親，以後就默々無聲的，一步一步往街道的東面走去了。在這不時有落葉飛舞的道上，下着寂寞的脚步，到底是從那裏往何方去的呢。疲乏而走着的母親，一聲不哭的背上的孩子，這母子二人，到底是何處，有着怎樣悲哀的故事，是個怎樣落魄的人呢。

### 十藏的倉庫是空倉

這背上的孩子便是，為明治維新的元勳，藏名一世的公爵伊藤博文，背負着他的婦人，便



是公之母親琴子，昔日的面目。

伊藤公母子二人，爲何做着那種不振作的姿態，而在街道上行走呢？在記這事以前，必須按着順序，先把公的生長大概的說一說罷。

從周防的柳井津到德山通着的縣道上的山間裏，有一處叫着東荷的寒村。

東荷三千石 村長白 孩子

藁草編頭髮 上山檢樹枝

這是別村的孩子，譏笑東荷村所作的歌，言連村長的孩子，都買不起編髮用的物件，用稻草編頭髮到山拾草去。是這麼樣的一個，荒廢的村落。

伊藤公就是在這貧寒之村裏，爲當時收租的頭目人十藏翁的孩子，呱呱的墮地了。雖說是收租的頭目，生活亦是非常的貧窮，當時十藏翁所有的地產，水田有五段，地有二段。山地有六段，位置是在村長之下，可是翁却自己使喚着牛馬從事耕作，或是有時租別人的地而耕種，幫助收入了。

公的慈母琴子，從東蘆村的秋山家裏嫁來，是一位很剛強的婦人，農事是不用說，少有餘暇，就去買些棉花來家紡線，援助一家的生計問題了。房屋僅有茅屋的正房一棟，堆房一棟，房身僅佔了三十坪的地面，可知他們的生活，是多麼的簡陋了。以外還有一棟有名無實的倉庫，裏頭差不多總是空々如也，嘴碎的村中孩子們。

山上的大田螺螺說

十藏的倉庫是空殼

這樣的唱着取笑了。以後位極人臣，爲國家的元勳，英名馳遍於天下的伊藤公爵，實際在幼少年的時代裏，就是在這樣貧寒的環境之中，受着父母的育養教導了。

### 囊中僅有一圓六十九錢

十藏翁雖是做着收租之長，可是對於金錢却毫不在意，因爲過於疏忽的緣故，便被他人所利用，結果在村中的會計上，生了相當的虧空。這種虧空當然得由十藏翁來擔負全責，然而

一無積蓄的十藏翁，那裏能負擔得起呢。狼狽得無法可施，就到當着村長的親戚惣左衛門家去求助了。因為受了冷酷的惣左衛門所拒絕，剛強好勝的翁，擔負着這種大責，奮然的離開鄉里東荷村而搬到萩村去了。那時，若是携着老婆孩子一同去，便無法可以生活下去，所以將琴子和利助（公的幼名），安置在東荷村的秋山丈家了。十藏翁當出走住慣了的鄉里之時，囊中所有的全部財產，僅令是一百三十匁。所謂一百三十匁，若合現在的錢，雖然只合一圓六十九錢，可是物價殊低的當時，大米一包（約二斗半），花十六匁便可買到，所以一百三十匁的價值，就與現在的四十圓左右的錢鈔，沒有多大的差異。

十藏翁到了萩村，在一家諸候的大夫家裏，當了奴僕住下，或是搗米，或做種令的零碎活兒，一點一點的積貯着錢，及至三年以後的嘉永二年，就要把老婆孩子一同叫來了。可是因為東荷村乃是自己失敗之地，所以如果自己去迎接她們，心裏非常的難為其情，便托一便人把信息傳到秋山之家，叫妻和子自己往萩村來了。措着年尚六歲很是天真的公爵，母親琴子從這生養自己的故鄉中出來，無力的走着德山街道，便是這時的事情。

## 無論那一樣都是非凡的孩子

酷似其父親，有着好勝之剛情的利助，搬到栽地以後，決不甘心卑下被人叫着奴僕之子了。素日從母親的口裏，知道了自己家的緒統乃是正當的武士家統的公爵，每與近隣的孩子在一起做戰爭的遊戲時，自己便以自己爲武士，應爲大將，腰插木片和竹片，指揮他們大家了。有下邊的實話，可以告訴我們公爵當時氣象。

村長的林莊左衛門，有一次去參謁族神的天滿宮，很多的孩子們，把放在神殿下邊的祭禮用的會車台拉出，瘋狂一般的亂吵亂嚷了。村長躲在背陰之處，睜着他們的時候，看見他們越鬧越雄，便突然的跳出來，「胡鬧！」一聲，如雷一般的叱呵了。孩子們爲他的巨雷之聲，都大吃一驚，如蜘蛛散子般一齊逃跑。可是惟有利助一人留在那裏。

「自己雖然覺得不好，但是因爲孩子太多，沒有辦法，不由本意的和他們一同胡做了。從此往後，再決不叫他們做這種玩皮的事情了。今天的事情，求村長饒恕我們罷！」

如此代表着一同向村長謝罪了。莊左衛門，大加賞識的說：

「這孩子將來了不得，或是成爲偉大的人物，或是做成下流的人，無論那一樣，都是非凡的孩子」。

說着不覺爲其出了一會兒神。

### 不禁令人正襟

十藏翁在萩地所居住着的家屋，好像比束荷村的家還要簡陋粗劣，僅有兩個房間和一所廚房而已。可是，居住任是如何的窄小，生活任是如何的窮困，只要在前途看出一線的光明之時，心裏就覺着快樂爽朗的。想甚麼法能使利助發展，父母爲這件事，日夜的苦慮着，就千方百計的省吃儉用，從艱窘的生活費裏，一點一點的貯蓄幾個錢，去買了一份伊藤彌右衛門的股票，以賴其資助了。

公在十二歲的時候，在一家武士的宅內當着一名小僮僕了。有一天，跟隨主人到別人家去

的時候，忽然天氣驟變下起大雪來了。主人便從那家借了一雙鞋，穿着回來，第二天公拿這鞋去還人家，在事畢回來的半道上，經過自己家的近傍了。那日仍是繼續的下着雪，寒風猶如刀子一般的割人肌膚，衣物單薄的公，凍得慄慄寒戰，臉色發青，嘴唇也失了平常的顏色，所以就打算回家少住一會兒，以暖自己的身體。及至來到家裏，母親看見急忙的。

「來家做甚麼？」

用尖厲的聲音追問了。

「主人吩咐我到別人家去辦事，在回來的道上，因為冷得厲害，想着溫暖一下身體，遂走到家來了。」

母親聽了這話，斂容向公說道：

「你不是將來若一旦有事要到戰線去奮鬥的人嗎？往戰場去的半道上，無論降着怎樣的大雪，這種來家取暖的事情，決不能被允許的罷。到戰場去和到別人家去，都是一樣是主人的命令。在奉命行事的半道上，隨便起意到家一趟，這種卑弱的思想，是立身出世的大敵。今後

，在被派使的半路等，若有私自逕意進家的事，是決定不行」。

這樣嚴格的叱責了一頓，連一杯熱水也不給他喝，就逐出去了。

世界上大多數的母親，都是爲愛孩子的緣故，昏眩了心眼，以致愛情倒變成了大敵，然而這從心底顧慮着孩子的立志，琴子態度的雄偉，很像中國大聖孟子的母親，爲勉勵愛子的志向，把將要製就的機布切斷了的事情，聞知此事的人，都不禁爲之正襟而示敬意。

## 佐久間象山之母

### 從小就是一位伶俐的神童

文化八年，於信濃國中松代的象山之麓，叫出呱呱之聲的嬰孩兒，後年憤起於攘夷的幕議（幕者幕府也，明治時代以前掌政之處），以誇々之論絕叫於天下，這是誰能想得到呢。因為生在象山之麓，便自名為象山，從小時就是伶俐聰明，被稱為神童了。趕到七歲的時候，他的一切舉動，完全够一個大人的樣子，父親名叫國善，對於文武兩道皆很優秀，尤其精通易學。所以象山自幼便隨着父親攻究學問，及至十五歲的時候，把全部的易經都暗記下來了。由這事視之，象山是怎樣的穎悟，便可得而曉得了。可是在這神童，在這天才的背後，使彼能自由的發揮了他的才能，有其賢母暗為之力的事，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其後世界的時勢，有不許日本長隱居在閉鎖之夢裏的情態，諸多的外國，交替着來逼迫日本開港了。因



國中頓呈不安之色，西洋各國的使節，東西奔走，刻々の強迫着開國了。遠居在信州的山中，傳聽得知道了這事的象山，以爲現在便是自己伸展鴻志的時候，心中暗暗的深固決意了。當時的藩主幸田幸價，對於象山的人格學問，很清楚的認識着，便想把象山做爲自己的心腹臣宰，可是被象山以：

「我的學問尚不足用」

的話語，堅決的拒絕了。這時藩主，因爲對於象山，過於愛惜的緣故。

「那麼，我要爲你拿出學費來，你只管放心的好々用功罷」。

這樣來鼓勵象山了。

### 爲母親的訓言而感泣

便在天保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象山離開了故鄉，到江戶（現在的東京）遊學去了。在他從家出走的時候，母親把象山一氣送到村子邊界，簡直要離別的時候，母親諄々而諭之曰：

你現到江戶去，如果要想勉勵求學，必須篤實而就正道，不顧一切的努力用功纔是。而且於自己的身體，使能具備着美德的勉勵罷。你若能好好遵守你這母親的教訓，縱然你在千里遠的他鄉，也是如同在你這母親的膝下一般。然而，如果你倒反過來，不守母親的教誨，心志行爲都和普通之人，毫無差別，你這母親，一點兒也不覺得歡喜。所以你若違背你這母親的言語，你就不用以我爲母親罷，我也不以你爲我的孩子。

象山聽了這話，流淚而喜，且立誓不違背母親的善言出發了。雖然後邊也有難捨之情感，可是望着洋々的前途，如同火燒一般的功名之念，在胸廓之中好像小鹿似的跳躍着了。

一到江戶，立刻進了當時有名的學者，林述齋和佐藤一齋的二家之門，一心研鑽學問，與梁川辰巖和渡邊葉山等相交結，樂期着成功之日的來臨了。而且在這期間，常將刺刻在胸中的母親的訓言在心頭，更加立志的就近篤實之道了。

## 強病迎子

象山洞察了時勢，知道今後的學者，只埋首苦用漢學之功是不行的。現在當這外國頻來要求通商之際，如不將眼界放大，廣讀世界的書籍，採取其精英，以樹發揮國光的大策是不行的，便孜孜矻矻的開始研究西洋的書本了。而且以往那種以刀劍爲主的兵制，必須改爲槍砲的兵制，使用力的倡導這事，自己來製造槍砲了。

天保十二年，藩主幸田幸貫氏，被舉爲閣老，兼理海防之事而做了總督，所以立時把象山任爲海防之顧問了。於翌十三年冬，象山便傾其蘊蓄，上陳了有名的海防八策了。這雖然到底未蒙採納，可是看着這個，象山確是樹立了國家百年的長計，對於國防問題是如何的熱心，並且造詣是如何的深，這些事情都可一目瞭然的。

以後藩主因病辭掉閣老之職，象山亦同時辭退下來，急急忙忙的奔回信州了。和好久未見的慈母重聚，真是唯一的樂事了。母親聽說象山歸來，心中大喜，雖然正在患病臥於床上，可

是強動着自己的病體，從床起來出去，迎接自己的愛子了。象山看見母親這般情形，歡喜之淚，不覺奪眶而出，攙扶着母親，請其臥於床上了。

## 年十五名聞全國

象山侍於母親病床的旁邊，盡心竭力的看護奉養了。這種純孝之心未被空費，母親的病症，在不久之間便告痊癒，這次象山便伴着母親，一同再度的來到了江戶，在木挽町租賃了一處房屋，母子相樂的度着光陰了。其間聞知象山的名聲，而來求教的人，日漸增多，象山就以經書教授給他們了。母親看見，象山能遵守自己的訓言，就近正道，而成了一介體面的學者，使人能懷慕其德而來受教，並且逐日加增人數，心裏大々的引以爲喜樂。

象山究竟是怎樣偉大的事情，從下邊所記的小話裏便可以窺其一斑的罷。當時負着一世之氣概而馳名於天下的高杉晉作，在年青的時節，由於吉田松蔭的勸勉，便不遠千里的來到信州拜訪象山，以師事之願望求請象山了，初次互相見面之時，象山的第一句話，便是問道：

「你多大年紀？」

「今年二十一歲。」

晋作回答了以後，象山再一言不發的，喘着嘆息的粗氣。

晋作很覺得意。以為如象山這樣的偉大，居然引見了我這晋作，大約是夙已聞過我的名聲，不料纔只有二十一歲，而大大的驚訝了罷。晋作是這般尋思了。可是因為象山只管嘆息，連一句話也不說出來。

「先生爲甚麼聽了我的歲數，而儘只是嘆息着呢？」

內心裏含着不少得意的成分，晋作向着象山，發出這樣的言語。

「我在十歲的時候，名聲便被傳遍於信州一國之中，十五歲而馳名於日本全國，及至二十歲，聲譽直達於環球全地了，可是你雖然說是二十一歲，你的名字從未曾入我耳中的。」

象山說過以後，使相當有名的晋作，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來了。

## 從母親的訓言出發

其後象山悉察了時勢越法的不容日本鎖國，刻刻漸向着開港通商的氣運進行的事情，因而深切的痛感了西洋學問的必要，便克苦勤勉的著作了一本叫着「荷蘭語彙」的書籍，而去請求幕府，將此書印出刊行於全國，然而終被拒絕了。

從那以後，趕到元治元年春三月，帶着侃々諤々二十年所信不曲的持論，赴往京都去，七月十一日，聽得海口藩士來到京都，奏請攘夷的勅詔，便把親戚朋友的諫止置諸腦後，懷着陳情利害的疏文，往山階親王的官宅去的半途，到底被刺客所殺斃了。

詳察其一生之中，關於國防，開港通商之事，東奔西走，真是身爲國士，着眼於百年大局，做成維新鴻業之基礎。這種五十四年之間，始終一貫的志念，確實乃是從少時母親所授與的訓言而出發的啊。

## 吉田松陰之母

### 慘得令人酸鼻

定政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幕府時代末葉的偉人吉田松陰。當着受刑被斬之際所詠的訣別之歌，不能不在爲人子之人的胸中，永遠激動着悲痛的響應。如果能够以死報國，對於這無常的人世，還有甚麼流連不捨呢。寧肯從容不迫的快樂而死，乃是志士真正面目罷。然而當這時際，必有衝心不已的情緒，那便是對於父母的遺懷。視死如歸的松陰，及至想到雙親，也是慘然不得不下淚了。

使着偉人如此難捨的，松陰之母瀧子，是一位勝強男子的典型婦人了。瀧子從兒玉氏之娘家，于歸於松陰之父杉百合之助之家的時候，杉家是極其的貧窮，甚至於連燒火的柴薪都買不起，所以瀧子時常背着脊板（背柴用），到近處的山裏，去拾枯樹枝了。

瀧子對於翁姑非常孝順，婆母的妹家岸田氏很窮，妹々有一次帶病來到她家求其幫助的時候，瀧子一面整理着三個孩子，儼若自己的事一般盡力的看護，照顧種々的一切了。所以後母親爲這事，流着眼淚感謝瀧子的恩誼了。

## 像片達於天覽

松陰開着松下村塾，努力誘導後進子弟的時節，瀧子善意的優待衆學子，在同志來訪的時候，擺設酒饌歡樂的款待。所以當時的志士中間，對於瀧子的厚誼，無不萬分的感激着。

松陰被處死罪，禍患延及其父百合之助的時候，先已料到這事的瀧子，毫不慌張的處理了家事。再是當着前原一誠的亂時，孫子小太郎君，和弟々玉本文之進君等，雖然戰死，瀧子也毅然的未誤措置，因而其爲賢婦人之名聲，越發現於世中，朝野諸人的慰問，絡繹不絕於道了。

於明治十五年，三條太政大臣，聞知瀧子的婦德，將婦人的像片供奉於乙夜之覽（皇帝御



目觀覽），昭憲皇太后亦曾御覽過了。於明治十六年八月，特賜紡綢一疋，於二十二年十一月，爲慰問病體，又蒙御賜點心等物了。

其後，瀧子病篤之事，上達聖耳，於二十二年的十二月，經過御料局長品川彌二郎氏，又賜與了湖縐一疋。尤其是昭憲皇太后，對於瀧子的身上，大掛尊慮，時常向宮中之人，提說瀧子的事情，並常惠賜各樣的物品了。

在瀧子歸陰約十日之前，松下村塾的再興修築，略已完成，舉行上樑之式典了。可是正當那時，因爲瀧子以病臥於床上，所以便強着病體，乘輿來參列式典了。又在當晚的宴會，也扶病去列席，追想往事，直觀現狀，聽說瀧子是非常的心滿意足了。

可是約經十天之後，病勢驟變，遂一瞑不視，加入死人之數了。昭憲皇太后陛下，聽知了瀧子已經故世，特別恩賜了黃金百兩，令人拿到瀧子的靈前，以憑弔死人之靈了。這很足以彰現瀧子的聲價而有餘的罷。

## 賴山陽之母

### 從他那對於天體感覺奇異的眼裏

是在一個非常晴朗之日的時候。將够六歲正是玩皮旺盛的孩子，在院子裏遊耍着。在這邊的房裏，正在做着針線活計的母親，時不時的停止工作，向院中遊玩着的孩子，投一瞥視之眼光了。——像這般的情景，是在現代到處的家庭裏，很容易見得到的圖畫，在古時也能找得着的，可是這孩子和母親往下一問一答，却是和世上普通的母親，大不相同，是滿有驚異，興趣和偉大的成質。

媽媽，天到底是甚麼東西？

這一些時候，在院中一心玩耍的孩子，仰臉望着天空，忽然發出這樣的疑問了。而且立時跑到家裏，求問他的母親了。

母親被孩子的意外突兀的質問，弄得一時瞠目結舌，可是住了一會兒，便說：

「天，就是那麼個樣兒，無論白天黑夜，老是滴溜滴溜的轉動着的東西」。

孩子聽說，立時再回到院子站住，仰着頭不轉眼的看了半小時之久。

「真奇怪呀！」

說着好像是發出一絲嘆聲，可是從他那對於天體感覺奇異的眼裏，放出淚光來了。

這便是賴山陽和他母親，是在他僅々六歲的時候，所發生出來的事情。

### 七歲便能作詩

那是在初夏的一個傍晚。今天因為父親要從江戶回來，母親便扯着七歲孩子的手，和使女三人一同，到村邊迎接去了。可是等了好久，終未見着父親的影子了。在這時間，太陽已經落於地平線下，心想大概是父須變更了歸期而不能來家，三個人就掃興的悄悄向着家路回來了。可是大家還掛心着不能晚回來嗎，頻々的掉頭向後望了。

到家之後，孩子向母親說：

「媽媽，我作出一首詩了」

母親很覺驚訝的問道：

「作詩？是嗎？甚麼詩？給媽媽看看罷！」

孩子伏在桌子上，展開紙拿起筆，很順暢的寫起來了。寫完以後。

「今天不是去迎父親了嗎。可是父親到底沒有回來，農夫們割了麥子，措着回家的事情，我們看見了罷，把這件事作成詩了」

說着把他寫好的紙張拿過來，母親拿在手中一看，寫的是：

「家君不返唯麥歸」

筆跡也很清楚可以辨認出來。母親不住的在口中，讀着孩子作的這首天真可愛的詩，不覺媽然的微笑了。這不但是因為孩子作的詩是天真可笑，對於自己的孩子的文才，自然泛出了一層開心的莞爾微笑，對其將來希望的光輝，也現於臉頰上了。

這也是賴山陽和他母親，是山陽僅七歲時的事情。即是做着江戶藩侯家之總管的山陽之父春水，報告了從江戶要歸故鄉廣島的信息之時的事情。

### 爲母在世悲痛的日子

賴山陽的母親名叫靜子，是大阪立賣堀南裏町住着的，名叫飯岡義齊之儒者的次子，安永八年十一月，她在二十歲的時候，嫁到山陽之父親春水的家來了。那時新郎的春水，年已三十四歲，媒妁人便是當時有名的儒者中井竹山先生。而且過了一年，在翌年安永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便得了一個如玉一般寶貝的男孩子了。這即是以後的賴山陽，幼名叫着久太郎，從此便在靜子的身上，展開了爲母親在世的悲痛的日子了。

賴山陽在生下來的當時，全家是住在大阪的江戶堀。而父親春水在家辦着私塾，教着儒教了。生了山陽的翌年，春水被安藝的藩侯淺野重晟招聘而去，爲藩中的儒員，回到故鄉的安藝了。這時藩中纔開始建立學校，所以春水便製定了學制，爲藩中的教育，大盡其心力了。

。在這職位上度了約有一年的光陰，是後被命爲藩侯世子的師傅，兼爲藩侯家的總管，就又得到江戶去了。

父親春水，如斯爲奉公就職的緣故，一年之中，老是東奔西走着，所以爲母親的靜子，抱着年尚幼弱的山陽，不得不治理着家長不在的家庭了。更加上山陽自從生下來以後，身體是非常的懦弱多病，母親的勞心瘁力，真不是尋常可比的。

「肝強而脾弱，實在令人爲難」

這是靜子常發泄出來的嘆聲。爾來，在山陽一生之中，始是母親靜子所勞苦的。便是山陽的病症。最初的大病，乃是在他九歲的時候，從他劇烈的患着疱疹的時候開始起來，靜子爲這疾病，幾乎是寢食皆廢的，盡力看護自己的孩子了。

## 習武不如讀書

在母親愛護之下，山陽這纔能够脫了這一大災厄了。可是繼又被吐瀉之病所苦惱着了。這

病痊愈以後，靜子爲使山陽，將來做成偉大的人物，覺着如此的病弱，是決不可以，第一必須得有一個健全的体格方行。既已着眼到這件事上，雖然山陽只有九歲，而且又是病弱之體，但也只是思而不慮的，決定使其開始學習武藝了。可是久太郎的山陽，愛好讀書勝過學習武藝，對於鍛鍊劍術之事毫不感覺興趣，而對於用功讀書，却是非常的努力精勉，所以身體，到底也未能夠強健起來了。因爲過耽於讀書，遂把眼睛弄壞，靜子吃驚而禁止其讀書的時候，眼病已經非常的厲害了。久太郎是一個最聽話的孩子，所以母親只要說一句禁止的話，必定順從母親的話而行，可是趕到眼已稍微見強的時候，又大發出了興趣，一心耽於讀書念卷之中了。

那是久太郎十歲之時的一天晚上，母親因爲纔生下來的久太郎的妹々小十子，夜中索奶的哭聲而驚醒，就把奶子送進嬰孩兒的嘴裏，這時向外一看，從久太郎的房間裏，露出一線的燈光，母親大驚爬起，來到久太郎的房間一看，久太郎爲不使燈光泄於外面，把自己的衣襟掛在燈上，端坐於机前，一心不亂的讀着書了。母親爲之大驚的吃了一驚。

「若是這樣，好容易治好了的眼病，又要壞下去，以後能到失明的地步，也不敢定。」  
誠懇的曉諭了久太郎，並且引用了：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句子，戒斥了一頓，這才把久太郎的請書  
懸，禁止抑制住了。

## 母親送別的一首詩

山陽到江戶去遊學，乃是寬政九年三月，在他十八歲的時候。這是因為叔父杏坪，代替着  
父親春水，爲藩主齊賢侍讀，要往江戶去，所以山陽便與之一同去了。

關於這次的江戶遊學，母親靜子，想到遠離膝下而他去的愛子身上，從那一年的正月，繼  
續的把久太郎，送到藩中的學問所的宿舍裏寄宿了。這是爲到江戶後，入學於昌平齋而做共  
同生活的準備了。不但止此，母親更一面乳養着山陽的小妹々十子，往々徹夜達旦的爲山陽  
，做成了十幾件的衣裳了，簡直要從家出發的時候，父親春水，拿出家藏的「方正學集」，和



扎槍一枝，給他做餞別的記念，母親又詠：

富士之高山 近江之深海

君父恩過之 吾兒可忘哉

詠了這樣的一首詩，做成了山陽的出門，並且鼓勵山陽了。

山陽到了江戶以後，從當時有名之儒者尾藤二洲的家裏，通學到昌平覺去讀書了。所謂昌平覺，即如現在的帝國大學一般，是當時日本國中的最高學府了。母親靜子，每在山陽有信寄來的時候，欣然的展開，做爲唯一的快樂了。可是，這種樂事，不能繼續下去了，乃是因爲山陽在江戶住了約一年間，宿病的肝火，又盛旺起來，病氣漸重，不得不歸到故鄉的廣島，以將息靜養了，

回到家裏的當時，病勢雖然稍見減退，可是又漸々的重起來，無言的進到書房裏來，時々發洩着嘆息之聲了。在這期間，母親的辛勞，真是非同小可了。一旦看見孩子的精神略現爽快，或是領他到每年開催的巖島神祇的管絃祭去逛玩，或是晚間乘船納涼了。然而無論如何

，總是不見快愈，所以母親便和山陽的父親春水，商量妥當，要給山陽娶個新媳婦兒了，爲新婦而被選中的，乃是藩中學問所的教官御園道英的女兒淳子。擇好吉日良辰，在寬政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花燭的結婚式了。

## 血氣的山陽和母親的難過

然而山陽，不但不爲新婚之喜氣，致病向善，自從結婚以後，倒去外邊步遊，獨養其浩然之氣了，在這裏，也有母親靜子的，人所不知的勞苦。可是山陽在期間裏，未有一天怠忽用功，所以惟有這事，是母親的唯一之依靠了。這樣母親靜子的辛勞，日日繼續，而及寬政十二年九月，母親又爲一件大心事，震漲着胸中了。那便是山陽從家出走的事件。

血氣的山陽，在二十一歲之年的九月，決然脫出了家庭，而跑到京都，使母親非常的悲傷，而又非常的受驚了。山陽知道母親必然悲嘆，而却下了這種決意的原因，不過只是要到被稱爲儒人學者之淵叢的京都，始終勉勵求學的一件簡單理由罷了，恰巧在那時候，父親

春水是在江戶勤務着，所以只有母親一人，心中難過了。由於這件事情，從新媳婦的娘家，藉着家中有事的名目，來叫淳子，母親便令其回去，在這一無人手的家中，惟獨靜子一個人，不得不爲各樣的事情，東西奔波了。

其後經過了一個來月，山陽在京都的事情，家裏纔知道了。所以叔父春風便立時跑到京都，將山陽領回來，可是還有脫藩之罪，沒有完結，山陽回來即時，便被捉到監牢之中，成了罪囚之身了。但是他的罪過，不是只這樣就可了事的。終究是違反了藩法的山陽，這樣是不能繼承賴家之後的。所以就要廢除這嫡子的山陽，而從別處迎一養子來家了。同時新婚不久的淳子，也和御園家商量成功，遂與其離婚了。可是在這時候，淳子的腹中，已經有了山陽的胎兒。終於在翌年的享和元年三月，生出了一個可愛的男孩子。這個孩子，是被送到靜子的手裏而育養了。從離婚而走的媳婦之腹中，生出來的孩子，做爲自己的孩子抱在懷中的時候，靜子到底能有怎樣的感懷呢。

## 塗筆於「日本外史」的稿原

可是在另一方面，山陽在這年裏，被許可了使用墨筆，所以終日執着一枝筆，耽溺於著作之事上了。

有一天，在簾子上做着縫紉之事的靜子之前，來了一個僕役人手裏拿着不知寫着甚麼東西，向靜子說道：

「久太郎先生：吩咐我把這個送給母親看看」。

當時山陽和家中之人當面談話的事，還未被準許。靜子把那張紙單拿到手中一看，在山陽少年的時候，自己買給他的畫本的故事，和自己曾經說給他聽過的，古年英雄豪傑的故事，一些不差的用漢文寫出來了。靜子一面歡喜快樂的跳動着心悸，一氣將其讀完了。山陽在這時，已經起着他那有名的著作「日本外史」的草稿了。母親靜子所念的，乃是日本外史初稿的一部，所以他那巨篇大作「日本外史」的稿子，實際乃是這幽室之中，用筆染成的。

母親爲伸展山陽的文才，費盡了所有的心力。再是父亦爲父，既已知道了山陽的大志，使其於幽居中所得的著作之習慣，不要捨棄的，或是娛慰，或是鼓勵，時或出一題目，以令其勿捨棄的教導了。幽居二年。於享和三年十二月，山陽在二十二歲的時候，方被允許其檻居了。

### 山陽開始孝養母親

山陽再度的來到京都，是在他三十二歲文化八年之時的事情。這在他的心目中，是有着很深的謀慮。就是他來到京都，將文名揚於天下，以欲遂其多年的宿望了。

所以他來到京都以後，立刻開辦一處私塾了。漸々弟子增多，雖然不算充裕，可是對於生活問題，總算是不能困難着，他便想到了多年給雙親所添的苦勞煩惱，於文化十二年的年末，便歸回故鄉的廣島，以省寧其雙親了。看々山陽在那時所作的詩，便可知他是怎樣的被懷鄉之念所驅着了。

爲客京城五饑年

雪聲燈影兩依然

爺娘白髮應添白

說着吾儂共不眠

母親靜子過了五年之後，方看見了自己孩子的臉龐。而且山陽今已成了堂々の儒者，榮歸故鄉，所以她的喜樂，是非常的大了。母子見面以後，一宿不睡的真說到天亮。

如此一直住了三十餘年，佳麗的春光，纔顧臨到賴家來了。在山陽三十七歲之時，父親永以七十一歲之壽齡故去了。那時山陽正在京都，給門人子弟們講解着「莊子」，而得了父親危篤的急報，便急忙整裝跑回廣島，可是終於未來得及了。山陽的悲心疾首，沒有法子可以比擬，此後他在一生之中，決不再取「莊子」一書於手了。從這一件事情推察，他是如何痛惜父親死別，可得而知之了。如此山陽，對於母親，敬愛慰樂的孝養之日，自此開始了。

### 奉伴母親到吉野觀花

文政二年春，居父之喪三年已滿的山陽，陪伴着母親，往京都去了。母親這次方看見了愛

子在京都的住家，因為比她所想像的勝強百倍，就非常覺着安心和快樂了。況且家臨着鴨川的碧水，仰可見着著名的東山，在空中清楚的畫着秀麗之姿，從河裏能聽見群鳥的叫囀歌聲，所以越法的使靜子，適心快意了。

山陽把母親恭迎到京都來，心裏也覺非常的高興，便作出如左的詩了。

移寓就爽壇 將欲迎阿孃

窓櫺糊新紙 枕衾檢舊筐

十歲甘桂玉 不敢累故鄉

新歸多欠闕 百需大蒼黃

戒婦具酒食 勿問有興亡

母曰嗟吾子 差使人意強

不但如此，山陽又伴領着母親，或是到祇園觀櫻，或是去看鳥原的年中一種行事的妓女的街舞，凡是京都的勝地名物，沒有一處不請母親去看的。更到嵐山，吉野去觀花，泰伴着

母親，在漂香春間，盡情的尋訪花霞之中了。而且或是賞花玩月的，竭盡了孝心之後，山陽又把母親送回故鄉的廣島去了，母親的心中，見到兒子的成功，不知是怎樣的充滿快樂了。

其後山陽，每年必定歸家一次，安慰他的老母之晚年了。在京都住着的時候，心上時常掛着故鄉中的母親，把至情寄託在得意的詩上了。

鴨水潺湲月在林

病來節候忽侵尋

虫聲繞屋如秋及

樹影代階覺夜深

著作無人堪託意

家鄉有母每關心

茫茫身世憑誰計

悄倚殘燈伴獨吟

如在詩中所述，山陽是被病煩惱着的了。而且爲這症疾之故，比母親先去世了。那是天保三年八月，在他五十三歲的時候。思母情深的山陽，把母親一個人，拋於世上而死去，他的心中，到底能怎樣的悲苦。再者被愛子尊先而逝去的母親胸中如何。吾人是不難於想像的。

母親在山陽的死後，名號曰梅饜，一面育養着山陽前妻所生的一子餘一，一面與詩文共樂



餘生了。於天保十四年十二月，如安眠似的逝去，時年八十四歲。

## 中江藤樹之母

### 昏倒的少年

冬日日短的太陽，很快的沒落於西山之下，交雜着雪花的由比叡山颳下來的烈風，不住的旋捲着街道。即使不如此，尙且是寂寥的冬季江州街道，及至進入了風雪之傍晚，連一個人影也找不到，只有隱約可聞的山寺漂來的鐘聲，被風所阻，震戰得好相一塊一塊的，被切成了好幾千塊似的。

在這蕭條漂雪的街道上，忽然現出了一個人影，在緩慢無力的運着不整齊的步伐。雖然在這種凍空積雪之中，却是只赤跣着腳穿着草鞋，拄着細竹竿，一步一步的向前挪動着。從他的擋雪草笠之下窺視其面，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僅有十一二歲的可愛的男孩子。大約是從很遠之地走來的罷，顏色蒼白，面頰瘦削，拿着竹杖的手，也將要凍裂，脚步也放不穩，一不留

神就會倒在路上的樣子，趕到經過一處高坡，來到一家無名的路旁寺堂之前，到底耗盡之步行之力，頹然的躺倒在路旁上了。因為疲勞和腹空的緣故，現在已經再不能起來，只得身臥地上，被不斷下着的飛雪，漸漸的埋進去了。

### 從遙遠的伊豫拿來母親的藥

正在那時候，從路傍的小屋裏，現出了一隻黑狗，看見了這個可憐的倒地之人，在他周圍打了一忽轉，便用高聲吠叫起來了。覺着犬吠之聲有些奇的守廟者出來一看，竟是這種光景。

「這是甚麼事情，怪可憐的，哎呀，還是一個小孩子啊！」

急忙抱起來，跑進廟中，溫其身體，或揉或搓的當兒，少年這纔甦醒過來，睜開眼了。廟僧用熱湯等物，與其食用，就打聽少年的根由了，少年對於這廟僧的厚意，浮出了感激之色，可是還要急往前奔的樣子，用着急的口吻說道：

「我是往這岡子那邊兒的小河村去的。要見我暫別的母親，從伊豫的大洲，特意的回來了。」

「從伊豫的大洲？這又是甚麼緣故呢」

廟僧用驚怪的眼神看着少年了。

「想要給母親送凍瘡藥凍瘡藥？爲送凍瘡藥，特意從伊豫來到江州的嗎？」

少年心裏燥急的說了。

「我要快點兒送給母親。在還不很黑的時候走罷。詳細等我以後再來奉告，所以求你今天不要打聽了罷」。

「今晚在這裏住一宿，明天早上再走怎麼樣？雪下的很厲害啊」

「不，這沒有甚麼。實在叫你費事了。我因爲要早些看見母親……」

「那麼，我就不能留你了。祝你好好的走到家裏。天已黑了，借給你一個燈籠罷」

少年對於廟僧的熱情，感激得要流淚了。深冬的道過謝以後，靠着燈籠的光亮，在風雪交

加之中，奮力的走去了。

### 中途回來母親不與其見面

從伊豫到江洲，不下六百餘里的路程，而只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人，爲要送凍瘡藥給母親……無論是任何人，聽到這事，不能不鼻酸眼濕的罷。這個少年人，便是以後被稱爲近江聖人，而爲萬人敬仰的中江藤樹的藤太郎。

於慶長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於江州高島郡小河村的藤太郎，自從七、八歲失去了父親以後，便專在祖父古長的手下，受着扶育教養了。元和三年，藤太郎十歲的時候，隨着祖父，搬到祖父的藩主加藤泰興的領域之中，伊豫的大洲，受祖父的撫育了。所以藤太郎，從小就遠離慈母的膝下了。藤太郎離開了母親隨着祖父，要從江州出來的時候，母親曾深儆戒藤太郎了。

「在學未成功之間，決不可回到故鄉裏來。倘若有中途回來的事情，母親決不與你相見」。

如此反復的叮嚀了。辭別了母親的藤太郎，來到伊豫之後，一心不亂的努力於讀書和習字，在祖父誠懇熱篤的教育之下，銳意的用功了。可是遠在故鄉之母親的事，沒有一時忘記不想的。或在雨日，或在風天，總有母親的事情浮於念頭而不消。在母親有甚麼信件的時候，藤太郎便急速的跑到祖父的跟前，請祖父讀給他聽，他覺得這是無上的快樂了。

## 訪求凍瘡的良藥

有一天，仍然照常請祖父讀給他聽了。

「學如不成而藤太郎半途歸來，母親是決不肯與其相見的」。

「若有不從教訓不聽拘管的事情，望請嚴加懲治」。

「母親的言語，宛如由天降下，一一很有力的打在藤太郎的胸坎上了」。

「你母親已經說過，你要努力求學，心存要成個大人物的志望纔好」。

祖父如此說着，想把還沒念完的信捲起來了。可是對於母親的信，一句一字也不想遺漏的

藤太郎，覺着大不以爲然。

「爺爺，還有沒念的話句，也請念給我聽了罷？」

因爲不住的懇切請求，祖父不得已，又把剩下的字句讀給他聽了。

在那裏有這麼一段事情。

「爲做未經鍛練的水工作，從早便被稱爲凍瘡的東西，生於手脚之上，很是痛苦。

聽了這話的藤太郎，不覺從眼裏，滴達滴達的掉下淚了。在寒冷的天氣裏，做着掘水工作之母親的姿態，浮上他的腦海裏，他簡直是不能够使自己寧靜下來了。

「爺爺，讓我到母親的身旁幫忙去罷！」

他仰起淚臉，熱心的說了。

「你已經把母親的話忘掉了嗎？不是寫着，中途回家母親不與相見嗎？你若像這樣意志薄弱，決不能有大成功的」。

祖父很誠懇透澈的勸諭他了。無論怎樣的勸說，終究還是孩子。心裏切慮着母親手脚之凍

瘡的藤太郎，總想我得有效的良藥，各方法打聽之間，聽說在離大洲六里（合滿洲約有二十四里）名叫新谷的地方，有家傳着凍瘡妙藥，叫着中田長閑齋的一位老人，藤太郎便急速的往新谷求藥去了，得着了妙藥之後，趕緊的整備了一身束裝，出了祖父之家，從城下乘船出了攝津的兵庫，又從兵庫往江州，繼續着艱辛的獨人旅行，好容易來到比叡近處之時，盤費已化盡，身體疲乏得與棉相似，到底在一處往上走的坡道上，臥倒在雪中了。

### 不爲恩愛之情亂食前言

被親切的廟僧救助了的藤太郎，想到焦盼急望的母親，在幾個鐘頭之後，便可以看見，腳也漂輕起來；踐踏着積雪，來到可愛的自家近處了。手探着黑暗的枯樹，心中跳躍着來到家旁一看，聽見在後門的地方，有汲水的聲音。

「敢情這就是母親在汲水罷。」

心裏如此揣測，便從垣墀伸頭一看，一心懷念着的母親，在那裏搖轉着轆轤汲水了，藤太



卻瘋狂了一般的跑到母親的身旁。

「媽々，讓我汲罷」。

他立起了跪着的身体，想要替母親汲水了。吃了一驚的母親，手把着轆々，如夢似癡的注視着孩子的臉面，好久沒有動一下身体。

「爲甚麼回到母親這兒來了呢」？

「媽々，我把凍瘡藥拿來了」。

他毫不在乎的走近母親的身前，從懷裏把凍瘡藥拿出來給他母親了，在母親的双眼裏，眼瞅着要流淚來，可是她却好像抑制着這如决堤的眼淚，用嚴然屹立的態度說了。

「在求學的中途回來，母親決不肯與你相見的話，你忘了嗎」？

爲這一句話，藤太郎受了身体要縮成一團的衝動。他便在雪中兩手在前的跪伏下去，一言不發的低垂着頭了。走破六百餘里的路程，死命的要來見母的愛子，現在雖已平伏於自己的目前，然而終於末以母親恩愛之情亂食前言了。

「既然獨自走來，也得獨自回去，母親再不與你相會，你就用這腳歸回伊豫去罷。給母親的藥，我很感謝的收下。好了罷，這是你回去的路費，現在就急速的走罷」。

把充滿着愛情的一個紙包，要手交給他，可是藤太郎說道：

「請母親用這錢，雇一個做水工的女子罷」。

母親流着眼淚，對他講了很多的緣故，便叫他拿着錢，再走回伊豫之路了。

### 子欲養而親不待

以上的逸話，還可以從二、三的書裏看到。宅的真偽姑且不論，藤樹在伊豫住着的時節，是如何的思慕其故鄉之母，從下邊的逸話裏，也可以明白。

寬政十年正月，藤樹繙讀皐魚傳，讀到：

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

之句的時候，思母之情，特別深切，便即時的詠了一首如左的詩了。

羈旅逢春遠耐哀 綿蠻黃鳥止斯梅

樹欲靜兮風不止 來者可追歸去來

懷念母親的心情，如此日夜不息，神思常飛到故鄉的空中，申述着遊學中不隨心的事了。

藤樹雖是這樣的切念着母親，但在那事以後，仍是孜孜的向學，學力和德行，都很優秀，將葵士的敬慕集於自己的一身上了。城主加藤泰興，知道了藤樹的才學，贈以百石之祿，聘請他進講經書了。藤樹要把母親請來，以盡其孝敬奉養之心，可是奉函請求了好幾次，母親總是願守舊廬不喜歡離開故土，所以只得<sub>以</sub>貧綠的一半奉養，盡養間接的孝養了。

以後因為祖父古長故去，所以思母之念益切，遂決定了心意，於寬永十一年十一月，回到故鄉的江州來了，不忘加藤家之恩誼的藤樹，這時心中已經決誓終身不事二君的志向，一生之中，以一處士之身，無論受何人之聘請，也不出去，專以孝養老母，爲其無上之樂事了。

中江藤樹這次的歸回小河村，是在他二十七歲的時候。

## 當代的奇才蕃山先生的懇請

那時，在禁軍少將池田光政的臣僕中，有一個名叫熊澤蕃的年青學者，名聲夙高，被時人敬爲當代之奇才了。蕃山是一位謙讓之士，自己的名聲雖然很高，決不因此而使態度變成傲慢，反而憂慮自己的不足，獲得了少將的允許，要到各處旅行，尋訪良師去了。及至聽說了江州的小河村裏有一位中江藤樹，便於實永二十年之夏天，到小河村拜訪藤樹，欲以師事之，請求其允準了。藤樹早已知道了蕃山的名聲。聞及其爲俊才，所以對於他的懇切請求，再三的固辭了。

我不過是僻鄉的一農夫，只能教授隣兒的句讀，所以要我去爲人師，這太是笑話了。反過來我去求你指教，纔算適當的。

因爲這樣的謙遜，蕃山越法的敬慕其高德，更加哀懇的求藤樹準其爲弟子了。可是藤樹，無論怎樣，總是不肯答應。蕃山知道用話是不行的，便到門外，舖上簾子，在那上面端坐着

，一步也不動了。不久太陽被兩山吞進，時已入了夜中，因為是夏天，蚊子成群的襲來，在端坐着的蕃山之臉上手上，胡亂的螫了，然而蕃山仍是分寸不動，縱使蚊群來螫，即此餓倒，在不被許可師事之間，決定不離此地。他是如此的決志了。而且在那天晚間，到底未打盹的端坐於蓆上，度了一宿的工夫。

### 以母之片言結了師弟之約

趕翌日早期，農夫們見了這般景象，覺着很驚訝，便去告訴了藤樹，可是藤樹仍然說是自己應當去求教於他，對於農夫們的勸請，一些也不肯容納。在那一天的傍晚，從地裏歸來的農夫又打那裏經過的時候，蕃山還是不改其姿態，端坐在蓆子上面。且於那天晚上受着蚊隊的襲擊，又坐了一個整夜，一直到天亮了。在第二天的早晨傍晚，亦看見了仍在蓆上正坐，村人們便從心裏求請藤樹許其為弟子，但是藤樹還是不肯，所以已經看得怪心焦的藤樹之母，就誠懇的對藤樹說了。

「有人自遠方來懇請，這是世上很難得的事情罷。只要把自己學過的教出來，與之一同研究道理，不必把師弟之限區別得太嚴重。如果遂於門前倒斃，則爲了你的卑下，竟殺死了一位有爲的人物，所以你無論如何總要和他一同研究學問罷」。

母親的熱誠，到底感動了藤樹之心，覺出爲這事若給母親添了煩惱是不行的，藤樹終於應諾，向喜滿心懷的蕃山說：

「要成爲師弟的事情，終究是不可能的，今後我們要做同研道學的朋友罷」。

便鄭重的招請到家裏了。

斯後，蕃山從藤樹學了陽明的學說，克苦精勵的，在這裏築好了後日成爲大學者的根柢了。

藤樹在慶安元年八月二十五日，享年四十一歲，故於小河村。他曾爲近江聖人名高一世，留下不朽之芳名於未來，這在半面之中，是有着這樣的賢母，我們不可忽忘的。

## 北條時賴之母

### 補貼紙窓

松下禪尼是秋田城之將士安藤景勝的女兒，是北條時氏的妻室，是有名的鎌倉幕府第五代執權將軍時賴的母親，北條時氏早逝，教養五代將軍的，只有禪尼了。所以他那庭訓是如何裨益於時賴，便可推察出來的。比勤儉，質樸等任何的訓話都重要的，便是禪尼糊紙窓的逸話。從種々書本上考證，可以知道禪尼的人格是多麼偉大高尚的。

鎌倉幕府時代的習氣，一般是有着剛毅和朴素的特色。大凡物事，都是至極必反，及至其繁盛的絕頂，必容易惹起破綻的事情，禪尼對於這事是不住的懸念着。一天時賴，要去拜訪母親禪尼之館舍，在那以前，和哥哥義景來到禪尼的屋裏一看，禪尼在親手補貼着紙窓的破處。

義景看見這事說道：

「用貴重的玉体，親自來補窓，我們看着也覺得怪不好的。如果要補貼，不如全盤重新月糊一番爲好的罷」。

禪尼聽了此言，斂容向義景說：

「凡是一件東西，若在微破之中補繕，是可以不至使其大破的，我爲是要把這個道理告訴給你們年青之人，所以纔親自動手補繕的」。

聽了這番寶貴之教訓的義景，心裏覺着母親的話，果然是不錯了。

### 執權政治的真髓

以後，北條時賴進入到這個房間來，面對着母親々手補好的紙窓之時，到底能湧出如何的感想來。又於他日，只靠一頂草笠，一根手杖，立在白皚皚的風雪之中，撫慰着百姓的疾苦，不會不想到往時母親禪尼，補貼着紙窓的事情罷。



這禪尼的行爲，其實便是北條上下七代執權政治的真髓。狎於奢侈，貪於安逸的當時之上等人們，只專心於詩歌管絃之中，至於補貼紙窰的事情，簡直是他們看爲最下賤的事，那裏還有一個人去做呢？

習於安樂之治世，骨皮都軟得如海參的長袖者流，趕到他們從長夜之夢中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有霸者的幕府出現了。剛健，朴實的空氣，忽然湧起來。望着天下之風，民衆都一致的最服了鎌倉幕府，謳歌着武斷政治了。鎌倉幕府得以鞏固其基礎，實在因爲有這樣心的大轉換。

### 若在未破之中修繕

然而武斷，不過只是一場救荒的治療。以後的處理和補養，如不完全，不但得不着好效果，倒能滋生出來意外的災害。

「凡是一件東西，若在微破之中修繕，可以不使其延至大破的。」

禪尼的這一句話，不但暗示了時賴將軍，於今後執掌政台的要諦，司時更將，不流於奢侈，而要直向樸實的人生行路，告示了愛子的時賴了。

世界著名的華盛頓，被舉為美國的大總統，於衣錦歸鄉的時候，他的母親，正用着圍巾，揩着被水弄濕的手，望着兒子說：

「啊，喬治，健康的回來了嗎，家中為你積蓄着够用麥子和奶油，請你安心休養罷。」

這件小話和禪尼的補窓之事，恰成了很好的一對教訓，視名利於度外，暗示着實踐躬行的地方，實有勝於千萬卷之訓言的深意。

受着母親禪尼的感化，時賴於一生之中，總是以樸實質素自守，雖然身居執權之高位，可是在素日的食桌上，決未上這兩種以上的菜，有一天夜晚，偶有族中的北條宣時來訪，時賴大喜，親自為其斟酒，竭力的款待了。而且說道：

「一個人獨飲，遠不如對手喝的有滋味。可是因為在深夜之中，所以下酒的東西，我們是甚麼也不存的」。

素無隔核的宣時，聽了這話之後，便點着了蠟燭起來，隨便的進到廚房裏，找出了一些吃剩的菜底，兩個人通夜的暢飲歡談了。

## 楠正行之母

### 父親的紀念品菊水之短刀

建武的中興，如同曇花一現，由於新田足利兩家的爭戰，世上又化成了騷擾之巷，足利尊氏舉起了反旗建立北朝，帝都的空中，被一面荒涼的戰塵殺氣，所包覆住。

而且智將楠正成之謀，不得見用，楠公只得與手下之兵來到港川口，要阻止從九州北上的尊氏大兵了。已經知道了自己命數的正成，在櫻井的站上，流着眼淚，將後事托了其愛子的正行，將後醍醐天皇賜的菊水之短刀給他做紀念，以暗示其再舉之意。令其歸到故鄉河內之後，奮戰於港川，遂與同族十六人，子弟兵五十餘人，一同共枕的終結了一生。

敵人尊氏於此戰之後，把楠公的首級，送到河內正行之家了。看見了這全已改變的父顏，只有十一歲的正行，悲痛得心如刀割。爲這過悲的緣故，眼中連淚都不能浮出來。茫然凝視

着父顏的正行，不知想起了甚麼，忽然立起，跑進佛堂而去。看着這事有些奇怪的母親滋子，暗忖的跟在背後，往裏一看，正行把衣裳脫下，面向父親的靈前，拔出父親的菊水之短刀來，就要往腹中突入了。

### 於史上放出赫々的光彩

滋子大驚，急忙跑到，把刀奪下，用嚴肅的表情，對孩子說了。

「正行你瘋了嗎？這是多麼淺短卑鄙的思想。父親叫你歸回河內，決不是只要你這樣徒然無益的自殺。也不是叫你徒然久存於世以弔父後。在你父親死後，敵人必定跋扈於朝，以脅挈君，天下皆趨其勢媚其權，能爲君上捨命的人，能有幾個？在那時，纔曉當據於金剛山之城，高舉美旗，集聚一族，竭盡所有的能力，以奉慰聖上之龍懷。這不是我告訴過你的父親之遺言嗎？你把這個忘了嗎？你這是要做甚麼？以這種沒有出息的心，決不會做出對君有用的事情來。你怎麼竟這樣的尋起短見來着。韓氏把你父親的首級，特意的送來，似情而不是

情的。不過是要挫我們的銳氣之奸計，難道你不明白嗎？

且泣且勵的說了一番，正行被當然之理所責，恍然大悟，双膝跪於母親，承認自己的罪了。

「母親，我錯了。我必聽話做去」。

### 降雨便漏於床上

後悔了自己之短見的正行，從那以後，一心不亂的學練武藝，每與近處的孩子一同遊戲的時候，也研究着追討朝敵之事，以慰其母親了。無論怎樣，守護着僅有十一歲的正行，以維持孤城，養活着殘餘的子弟兵，這母親的辛苦，實在沒有可以比得上的。一天到晚，留意着孩子的進退坐作一切的細點，一夕使之都適於武士道，而進行教育的滋子，的確是一立邑倫的烈婦了。

當時南朝皇室的衰弱，很能令人痛首，用粗木暫造的吉野別宮等，降雨便漏於床上，颯風

則要吹滅燈火一般的景狀。

以萬乘之尊，而幽居於深山之中。小梅公的母親，常勉勵着正行，一心的盼期，報恩的日子快來了。

## 且泣且勵

正行也不違悖其母的期待，成了雄糾糾的武士，支持着後南朝，屢次威脅足利兵勢，以寡破衆了。尊氏大懼，命高師直與其弟師泰爲大將，率領了六萬大兵殺來了。

正行以爲此乃用命之秋，便與弟弟正時，拜謁了後醍醐天皇，來到四條畷的陣上，勇猛的奮戰了。可是究竟寡不敵衆，和弟弟正時同死於戰場上。是年正行纔只二十三歲。

有一次，高師直聽說宮女弁內侍，是傾國的美女，便命部下用車搶來，可是在半道上，被正行遇見，把他們全都殺掉，而將內侍救回來了。常心大悅，下詔要把內侍賜給正行爲妻。可是正行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所以就謝退了。

楠公父子，相繼爲朝廷盡忠，殺身成義的至誠，在史上放了赫赫的光彩，永遠受人的敬仰崇拜了。同時，爲忠臣之妻，爲孝子之母的滋子，亦是稀世的烈婦。永重於青史之上了。

關於滋子的家系，雖有種種之說，是萬里小路官房鄉的女兒，成了上田兵庫的養女，而嫁與楠正成之說，好像是正確的。



## 野口英世博士之母

### 看這母親罷

從一百姓家之貧境出身，做成了全人類的恩人，壓倒世界的故野口英世博士，雖婦人孺子，沒有不知曉其偉高之名聲的罷。

明治三十三年，僅以三百圓之旅費單身渡美之後，一途的爲研究下着苦功，大爲日本祖國仰吐萬丈之氣燄了。可是在赫々名聲之中，母親芝佳子刀自的力量，是決不能被泯滅的。

「想起母親，我就不能安閑了」

博士常々如此的述說。不錯，母親那偉大的力量，使往時的少年清作，不知振發奮了。清作便是博士的幼名。

在明治九年，生於福島縣耶麻郡翁島村宇三城瀉。這三城瀉，乃是一個，年中大半埋於雪

中，僅有三十幾家的小部落。

博士生下來的當時，母親芝佳子是二十四歲，父親佐代助是三十六歲。在二年以前，生了他的姐々稻子，外有一位祖母；這五個人一同，度着貧苦艱的生活了。

父親佐代助，雖然知道家無隔宿之糧，仍是沉醉於酒中，對於妻子的勞苦，和艱苦的家計，一些也不關心。而且爲飲酒所用的化費，把自己所賺的錢都填上也不够用。時常來家把妻做傭人所得的幾個錢哄去，毫不愛惜的變換了酒，不知天下有憂事的在杯中尋樂，芝佳子真是哭不得也笑不得的，每日重復的度送着這種辛酸光陰。

而且這種辛酸的光陰，從她的幼年時代便從未斷絕的苦待着她的身體了。

芝佳子是一個孤獨的姑娘，對於父親的愛和母親的愛，都是很生疏的。母親在她四歲的時候，就棄家捨子而遠去了。

在芝佳子生於世上的時候，她家正是在殘得無以復加的窮況之中，然而她父親善之助，也不顧了一家的慘狀，拋棄了可憐的孩子從家出走了。她只在祖母的手受育養棄家出走的雙親

，不但不寄一個錢，連信息都得不着了。

祖母或是如牛馬的雇給人家，或是到豬苗代湖裏捕蝦，以將就的支持她們二人的生活了。每在祖母出去工作的時候，年幼的她，總是很聽話的，獨自看守着寂寞的家門。

在這祖母和孫女的寂寥生活中，得到了一大光明，在她七歲的春天，父親善之助一別三年終於回來了。日夜縈繞在心上的父親，她抱住了父親的身體，老是不願意放鬆。可是這種喜樂，也只是轉瞬之間，祖母患了劇烈癱瘓病，而同時父親又從家裏走出去了。

當時，她雖然只有八歲，可是在其幼小的心中，下了要救祖母的決意，自動的雇給別人看孩子了。稍有閑暇，或在夜中，必定回到家裏，盡心看護奉她的祖母了。

她的主人家，二瓶家的主婦，是村中有名的嚴厲婦人，她那甚至於不能使人繼續做三天工的苛酷待遇，也毫不留情施於這八歲孩子的身上了。

「筭筭倒了，怎麼不扶起來」。

「走道的時候留意脚下，把東西收拾得整齊不好嗎？」

「你看，鍋開得這麼樣，難道你沒長耳朵嗎？」

「抹布要用力的絞好」。

她無論是怎樣用心勤勉，沒有一次受過誇獎，總是那樣的被呵斥着。任是如何能忍善耐，也時時不免要偷跑到房後的地裏痛哭一場了。雖然這樣，可是從來沒有要逃回家去的事情。想到手足不自由的祖母，即使是天大的勞苦，她也得忍受下去。

從看孩子以至給主人家跑腿或幫助廚房的忙，甚而做着不適年齡的莊稼活計，她也從未對人發過悲泣的事情。

而且別人可憐她給她的點心等物，總是拿回家中，奉給祖母吃，並且活動着疲倦的身體，洗濯家裏各物，把祖母明日的食物也都整理停當，爲那手足不自由的祖母，盡瘁的工作了。

祖母見了這樣的健姿，不知能怎樣的恨她的雙親了。可是她却說：

「我是很想念他們的，爹爹和媽媽若是回來，我要好好的孝敬」。

這確是她衷心的願望。無論是怎樣的不好，仍然是她的父親母親，而是終日懷念着的父

母。

她那母親，到底是在何處怎樣，依舊是沒有一紙的信息，如此又過了幾個年間，來到芝佳子十一歲的冬天了。

經過長時間如洗的貧窮，牆壁潰，在寒風吹進的家裏，祖母到底陷於危頓之境了。

在那時，父親善之助，雖已又回了家，但是在這赤貧的家裏，是無法可想的。延醫診治是決定辦不到，只有芝佳子一人，從主人家裏，或十文或二十文的，借來買藥，給她祖母服用，並且跪在祖母所信奉的觀音之前，一心不亂的祈禱。可是終究挽回不了天命，她那唯一無二之依靠的祖母，帶着芝佳子的心事，不久便逝去了。

抱住祖母的尸体，她那種悲痛哭的樣子，成年的男人見了，也會傷心落淚的。

芝佳子的這番至誠，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長而成爲生出世界的大科學者，野口英世博士的基礎了。

## 母親的受難

明治元年，芝佳子十二歲之時，她那走出九年的母親回來了。父親也回來了。她的心中，如花一般的努放了。她不久便從二瓶家請了假，來和父母一同度日，可是這也繼續不長，家庭是不斷的起着風波，她那刻苦精勵的作着工，雖然父母清楚的看見，却是一些也不受感動。

結局父親又棄家出走，和若松家中的橋瓜岩三郎一同往京都去了。

母親雖是贅壻之女，從小就煩惡百姓，又經多年的流浪，所以不耐於莊稼活計，作一天歇兩天的不正心幹，成爲一家之中心的人，這樣只是這個年尚幼小的芝佳子了。

她生於這般悲慘的境遇之中，做着男人也趕不上的重活，於她二十歲的時候，便迎贊佐代助爲丈夫了。那時她是能怎樣的歡喜，現在已有了可以依賴的人了。她必得和這丈夫合力同心的，來謀慮其一家之復興，而相信必能興旺起來，心裏是燃燒極大的希望了。然而這種喜

樂也是不可延長，她的丈夫，絲毫沒有幫助她了。

從早到晚，就是迷在酒杯裏，時或工作，也只是爲了自己的嗜好——酗酒。因而，丈夫的收入，是連一個小錢，也看不見的。

明治七年，生下了稻子，繼而又生了清作，現在雖已做了兩個孩子的父親，可是對於他的行爲，依然如故一點也不肯改的。

一家復興的夢想，非但成了泡影，連她所住的家屋，也荒破得不可再荒，床上只用薄令席子或稻草鋪着，以挨着嚴寒，趕到下雨的時節，簡直如同外邊，在這漏雨的家裏，只張開一把傘，家族全聚其中，以防雨濕。家裏變成了這般慘狀，生活倒反更加艱苦起來了。

若是一般的人們，遇到這種處境，必要怨天恨夫罷。可是這位母親，却是對誰也不怨恨，只是默默的繼續工作了。早晨天還不亮，就到田裏耕地，拔草，成了泥人兒似的工作了。在工作之暇，便挑着青菜，到猪苗代的街上，或是遠離十數里的若松去賣，秋天則捕蝗虫而賣，從初夏到秋天，每夜等清作和稻子睡着之後，便到河口和湖邊淺水之處，到夜深的捕着

小蝦和雜魚，一覺不睡的，洗淨其中的泥土，天一亮，就向着街上，走那很長的路程了。

母親這樣的努力，毫不屈撓的繼續着。在清作三歲之晚春一天，因為那時正是農忙期，疲乏得十分的芝佳子，回到家裏以後，照常一樣的豫備晚飯了。一面安慰着大女兒稻子的饑餓，急急的往爐子裏加柴添鍋，就到房後去拿青菜了。

那時，忽然聽見了清作的如狂之哭聲，急快跑回一看，哎呀凄殘，清作轉落在火燄之中，將要斷絕了氣息。柔嫩的左手，已經燒得焦爛了。

「清作！」

芝佳子如在夢中的抱起了孩子，覺得自己這是多麼的疏忽大意。無論怎樣的睡熟，只將其放在龕床之中，而置於爐旁出去，這件不可挽回的大錯，母親簡直是要瘋了，能跑得到的村子裏，連一個醫生也沒有。縱然有，母親也沒有一錢的積蓄，連所住的裏家，都是這樣的破爛不堪，那裏還有請醫治療的錢。僅僅從隣家求得了一點膏藥塗上，母親碎心斷腸的，接連二十一日之間，不眠不休的繼續看護了。因為這個，兩眼腫起，連東西也看不見，用小樹枝



撐着眼睛看護了。

這種母親的熱心，決不能不感動神明的。清作到底得救了。可是他的左手，從手腕到指梢爛成了赤黑色，大拇指和手腕，其他四根指頭和手掌，貼於一處一隻手完全成了一根棒了。

「我錯了。只要我在旁邊……」

看着變成特別畸形的孩子之手，芝佳子的母親，向女兒這樣認錯了。那時耳聾的母親，雖然在裏間聽見了清作的哭聲，可是以為那是一般訴飢的哭泣，所以就未出來看了。

「不，這是我的罪，使清作成了殘廢者，這完全是我一個人的罪過」。

女兒底袒着母親，抑制着胸中如裂的悲痛，勉強對母親做出一幅笑容了。

雖然想要竭盡天下所有的方法，以使孩子的手復元，可是必須受都市裏優秀醫師的手術。

連僅隔八九里路的猪苗代的醫師，都窮得請不起，一家豈能再做如此的奢望？

這樣母親又背負一件痛苦。

## 手棒的清作

因爲是殘廢的孩子，所以母親越法痛愛他，可是卻不陷於溺愛，自己若是嬌弱的，孩子就要如己同的成了嬌弱。母親就用慈愛嚴格並用的，去對待自己的孩子了。

清作常受別家孩子侮辱，回來以後，一面哭着……這時母親雖然很想和他同哭一場，然而却用力的抑制這傷感，柔情的安慰他了。

「清作，你不是男子嗎？你既然覺着欲泣般的難過怎麼不想做成偉大的人物？清作！媽媽是要盡力的援助你啊！」

清作進入小學校了。

「手棒的清作！」

同學們常常這樣的嚷着，欺侮他了。從理解事情的時候起，孩子爲了他那不成形的手，不知能生出多麼悲觀的思想罷。

「我這手爲甚麼伸不開？」

在人看不見的地方，清作也會有過憤叫的時候。可是在那時，總能浮於他心裏的，便是慈的勉勵。

「清作！媽媽是你的伴侶」。

這樣，孩子就比得了百萬的盟友還喜樂了。只有母親是我的伴侶。母親爲使自己求學，每日輾在泥裏工作着，若是沒有了這母親，我是不能到學校這樣的地方來的。在孩子的胸中，對於母親感謝之念，不知在何時，已經滿滿的湧漲着了。

在那時代，是不像現在日本有着徹底的義務教育。所以處在家無隔宿之糧的野口家裏，清作的進入學校，當然是很被懷疑之事。然而芝佳子，却知道欲要安慰這手棒的悲哀，除了使其以學問立身，別無善策，便繼續着甚於以前的勞苦，決斷的使清作進入學校了。

「哎呀？野口家的芝佳子，莫非是瘋了嗎？」

村人這樣的暗地譏笑，孩子（清作）也會聽入耳中了。

「將來看，等將來看着罷」。

只要記念着母親，記念着母親的慈愛，清作無論在何時，總是如此的要強了。

他猛烈的開始了用功。而且想要多少幫助母親的勞苦，便到河中捕捉泥鱮魚拿往街裏去賣，將所賺的錢，用來買筆買紙了。

對於這般可愛的孩子心，母親感動得流上淚來，有一天母親如此說了。

「清作，你的心雖是很可感激，然而你不是必得用學問立身嗎？因為這個，母親纔努力工作着。你爲甚麼不在捉魚的時間裏加力用功呢？」

對於母親的慈愛，清作沒有可以回答的話了。此後，他的發奮之程度，日見增強，從隣家好友代吉的父親手裏，借來深厚的三体千字文，開始學習天地玄黃的楷，行，草書，晚間跟着母親所求託的駐在所之巡警，修學國語和漢文，又和代吉一同到長照寺，求和尚教英語，比在學校所受的課業等，往前進了好幾步，於明治二十年，在初級四年的時候，不但做了自級的級長，並當了全校學生的生長，代理着其時易缺的教員，教授學生，於其畢業之際，以

拔羣的成績，榮獲了福島縣廳的特別獎賞，接續又進入了同校的溫習科了。

當時的小學校，和現在的不同，尋常科是分爲初等科，中等科，溫習科的三部。若想打尋常小學校畢業，普通總得七個年間。

## 手 術

清作以超象的成績，從尋常小學校畢業了。母親能是怎樣的喜樂呢。

「謝天謝地」

母親一面叨念着，依然如舊的繼續工作了。爲要獲得清作的學費，在尚未通火車的戶之口和若松之間的三十里的道上，負運貨物的工作，她也甘願領受擔負了。

雪深的會津之山道上，尤其是有名的瀧澤嶺道上，若是積雪深起來，便是年富力強的大漢子，也是非常難行。急喘着呼吸，幾番倒在雪裏，成了重貨的墊子，恐怕就要凍死在那裏，然而想着孩子的母親這一只方寸，無論是怎樣的辛行苦業，是決不肯有絲豪退縮之意了。

做這種工作，一天可以得五十四五錢的報酬。在農事的閑暇的冬季裏，母親若不爲此，就不能把孩子送到學校的。

這種血要迸出來一般的母之勞苦，怎能不使清作萬分的發奮呢，又怎能不感動一切呢。清作昇進豬苗代高等小學校的時候，人們的同情和讚嘆之聲，翕然的集於這母子的身上，首席訓導的小林氏，說要補助清作的學費，又爲小林氏的提議，十錢二十錢的募集了義捐金，要給清作，施行手術了。

手術！這是多年待望的手術。畢竟是因爲經過年月太久，結果是不能算是最上。可是，一變如棒的手，到底成了五根手指頭了。多年的悲哀，被一掃了去，母子只是相抱而感泣着。而且以這次的手術爲界在他的胸中，展開了對偉大之醫術的憧憬，火一般的熊熊燃燒起來。

「我蒙受大家的救恩了。我得爲大家盡力。對了，我去做個醫生罷」。

便於明治二十六年，順從了恩師小林氏的勸勉，做了爲當時新近歸國者而出名的若松之胃腸醫院，行過其左手的手術者渡邊獨克特爾的書生，踏上爲全人類之恩人的出發線了。

從十八歲到二十一歲，在這會陽醫院裏的清作之努力，是非常的驚人，在辦理雜務的一傍，愛惜着寸暇的繙閱醫學書籍在另一方面，努力於普通學的素養，英語，德語是不消說，又將近處的天主教會裏，跟着牧師學習法語他那精進和銳敏的頭腦，把渡邊院長的信望，收於自己一身上。

當那日清戰爭之際，渡邊院長，爲三等軍醫正而出征的時候，選擇了新來的清作，將自己不在院中之時的醫院一切事務，連他一的家會計，都一併的委任了清作，由於這件事情，便可以知道，清作是如何的得着渡邊院長之信望了罷。

如此四年間，在會陽醫院已經滿徒的他，爲要受醫術開業的前期考試要往東京去了。渡邊氏爲祝這英才的前途，給了他十圓的旅費，和與其友人——爲東京高山齒科醫學院之幹事的血脇氏的信函。再有其恩師小林氏，當時正當着千里小學校的校長，也從他十二圓的月俸裏，取出了十圓給他。清作就穿上了滿有母愛的新衣，難捨難離的出鄉以後，一年就得了醫師資格，由於他那無厭的研究心，便當了順天堂病院的助手，月俸僅是三圓連理髮都不能，褂子

是接連的從朋友借來，僅僅只能保持了醫師的體面。繼續着厲害的苦學，經過北里研究所，到明治三十三年，得了血脇氏的好意，被給與了旅費，要以二十五歲的年齡，渡美留洋了。

## 遠 渡 大 洋

當渡美之際，攪亂着博士之心的，只有年老的母親芝佳子一個人。

長久的勞苦，早已使髮如霜白，在她的額上，已刻着很深的皺紋。這都能清楚的告訴出來，母親是怎樣從苦難中轉過來的。

並且母親的身體，簡直是沒有休息的日子。

姐姐稻子，雖然已經迎了一個入贅的丈夫，這亦是不亞於父親的飲酒大家，即使工作，所得的酬金，幾乎完全都成酒錢，和父親是如出一轍。只能積債，對於家計等事，一些也不放任心上。更加弟弟清三，和外甥稻子的孩子，家族增到七口，母親的操心勞力，不知到那一年，纔能消止。



「拋下這可憐的母親，自己可以不費事的遠渡海外嗎？這就爲兒子的本分嗎？」  
博士的心，如麻一般的亂了。可是，母親却斷然的說：

「決不用掛念，我還這樣結實的活着……工作那是必須的。你勿分心的繼續用功罷。母親不能敗給你。母親也是一心的用功。爲你的母親沒有慚愧那樣的去用功。」

母親的這激勵！這鞭撻！

煎熬了自己的身體二十幾年，連一線的歇當兒都沒有，現在又要把孩子送到外洋，連一句傷感話也不露。這偉大的母愛，在博士多難的研究上，不知給與了多大的力量和光明。

只爲要報答這母親，爲非拉堆爾非亞的片西維尼亞大學，弗列基諾教授的助手，博士的研究，是自疆不息的。當他發了蛇毒研究之一的時候，使着爲世界之一大權威者而著名的娃亞，米切爾博士，絕聲讚道：

「我的三十年來的研究，依於這青年學者的手，現已獲得最後解決了。」  
這時博士纔只二十六歲，渡美以後，僅僅度過了十一個月的時光。

博士這廢寢忘食的研究，雖然漸漸要報答了他母親的勞苦，可是母親在故鄉裏的努力，也不次於他，毫無意忽的工作着。

母親還要使孩子能無憂的埋首研究，又想多少寄些費去，便去應產婆（收生婆）的考試了。幼時，求和尚抄寫了一張日本字母，用僅識這幾個字的學力，受了生理學和解剖學的講習，然而却順利的及格於產婆檢定考試了。

那時，博士接見了一封從故國寄來的信，啓封視之，信上的字和信封上的字，是大不相同，一看便知道是初學之人的筆跡，可是却寫着「母字」。

「母親是不會寫字的呀……？」

從一面覺着奇怪而讀下去的博士之眼裏，如雨一般的眼淚流下來了。

「母親能寫漢字了，你必爲我快樂罷。」

確實是母親的字。雖然寫得不算好，可是能到這步的苦心，却是值得驚訝的。爲這老母的努力，博士不能不更加一層的奮勉了。

而於明治三十六年，他那傾過全神的蛇毒研究，完全成功，從卡乃基研究所裏，支給了那論文的出版費，又被任爲片西維尼亞大學裏的病理學助手，兼卡乃基研究所的研究助手。留學費被支給，在丹麥留學一年，翌年被任爲紐約新設的勒克非拉的一等助手，四十年，又從片西維尼亞大學授與了科學士的名譽學位，四十二年成了勒克非拉的「聯合會員」，要達於最高級，只利有一階級之差了。

而且到那時博士的論文已有九十三篇，取其中的四篇做爲主論文提出於京都帝大醫學部，於明治四十四年，由祖國授與醫學博士的學位了。

博士在這時，爲做着產科的母親，寄送了最新式的產科器具等物，他是沒有一天忘記故鄉的母親，這請求祖國的學位，也完全是由於對母親的孝心而出的。

「我只以爲母親必然喜親的，得了日本的學位以後……」  
會聽過博士這樣的說過了。

當時博士是三十七歲，於此年，便與美國小姐美麗女士結婚了。

## 榮冠今已成

結婚之後，博士的研究熱，不但毫未衰退，甚至連新家庭的飯廳和廚房，都成了實驗室，博士在這裏看顯微鏡，寫原稿，在房間裏，放置着繁殖細菌的培養器，利其材料，並製作的器具，玻璃器具等類的物件，塞了個滿屋，博士夫妻，簡直如同和細菌之類同住的了。

如此不停的精進，博士遂發見了多年難爲着世界學者的微毒病原體的純粹培養，小兒麻痺病的原因，以及瘋犬病的原因等，僅於四年間的工作，接連着把這些難能可貴的發現發表出來，大大的震動了全世界的學者，德國的自然科學以及醫學會，虛心低辭的懇請博士赴歐講演。

於大正二年九月二日，博士從紐約上船，先於法國登陸，到處沐浴着熱烈的歡迎，直向目的地的維納進行了。

關於達次的訪問巴黎，當時日本的駐法大使，曾如此的說過了。

「我有一天早晨，在報紙上忽然看到在『有名的日本大學者，野口博士訪問巴黎』的大標題之下，登着像片，戴着博士之業績的新聞。而各新聞都一致的用大字題載，可見法國的民衆，對於博士的學歷業績，是怎樣的表示敬意了。自己也覺着被偉大之感情充盈，忽然的挺起了腰板。可是博士是不輕易到大使館來的。便急忙出去探尋博士，巴黎的旅館，雖然無遺的找了一通，然而却是正與我們行徑相反，在我們尋訪的當兒，早已往『柏林』等地走去，到底無緣相逢了」。

在維納的德國自然科學，和醫科大會，是於九月二十二，三的兩日間舉行，所出席的世界科學者，約達四千餘名。

博士被以貴賓之禮相待，在他講演之際，還未登臺之前，怒濤一般的歡迎鼓掌聲轟動全場，未得進入場內（人數過多之故）的人，也要一瞻博士的半彩，場外亦濟滿了如山的人羣。

博士在這絕大歡迎的熱狂裏，不但受了內務，文部兩大臣的招待，更齋蒙了法蘭西，約瑟皇帝陛下的賜餐。在丹麥又蒙克理斯十世陛下，賜以從男爵和但乃布魯勳章。到諾維出席

了當地的歡迎會，入了瑞典國中，得謁見了印包爾哥內親王，又做了英國的皇立醫學會之賓客。昔日手捧的清作，於是便成爲全球野口的，而受家人的敬仰了。

大正三年，被舉爲維納內科及小兒科學會的會員，昇進爲勒克非拉研究所的正會員，又有瑞典的加尼他布陛下，賜與了北極星的三等勳章，從祖國的日本，賜與了理學博士的學位，帝國學士院的恩賜賞，以及一千圓的賞金了。沐浴着如上的光榮，大功已告成的這世界科學者，只爲「欲見母」的一念，便踏上了榮耀歸國的途上。

## 歸 國

自明治三十三年，把孩子送往海外以後的十六年間，母親的長期的勞苦，終於結出了美好的果子。

在日本國裏的時候，是更不用說的，即是遠渡了重洋，也一樣的母恩子，子念母，爲這子又爲這母，二人始終是身離心不離的打成一片，渡過了十六個年間。現在負攬着全界的名譽

而歸國的博士心中，和母親的心中，到底能有怎樣的感覺呢。

大正四年九月五日

受着恩師小林氏，血脇氏，以及其他朝野名士的歡迎，踏上了故國第一步的博士，在東京逗留了三天，趕到九月八日，趕急的往母親住在的三城瀨，奪着路程了。

這天母親，抑壓着願早逢一刻的熱望，以爲不當自己出頭張弄，便獨自一人合掌於神之前，安靜的端坐着。

不久，爲歡迎自己的孩子，所放的花炮，冲上秋空的高處了。

歡呼的聲音，也能聽見——。

被四百餘人迎接着的博士，先到八幡神社參拜，以謝眷其平安歸國的神恩。再出來向來迎的衆人，致過鄭重的謝辭，趕到舉過祝杯之後，博士去說了一番珍貴的言語。

而且照着逗留東京時母親信中的吩咐，把三城瀨的三十幾家，挨門的訪問，深謝其幫助他不在時的一家之厚誼了。

這世界的科學者，忠實的奉行母親的命令，而一家一家的訪着粗陋的農家，向他們低頭致謝，這種謙虛的精神。

再有這母親偉大的虛化，使村民們，只有感激的泣下了。

以後博士，又去祭拜長照寺中的祖先之墳墓，這纔懷着萬般的情感，往自己的久別之家歸回了。

「一切的巡禮都已完畢了罷。現在就要相逢了。」

在古傳的自家門口，伸背腰而等待自己之子的老母之姿態。

「啊，我回來了，媽。你老還是很結實的呀」

「啊，好了，好了……你很好的回來了！」

母子二人，激動得再說不出別的話來。在緊緊握着的手和手上，滴達滴達的落着淚水。現在已燦然生光的這母與子，看着的人們，沒有不肅然的起敬了。



## 關西旅行

朋友知己的歡迎會，在母校猪苗代小學校的講演，若松市的官民合同歡迎宴，福島縣醫學會臨時大會講演。

爲這接連不斷令人目眩的程序表，在故鄉裏不覺過去了十天，連和母親靜談的時間都沒有，而東京又來了招待宴，講演等緊擠着的程序表了。

約有一個月之間，做完了匆忙的東京程序表，欲在這個機會中，盡情的安慰老母之心懷，博士便奉陪着母親，和恩師小林氏夫妻，血脇氏一同，到關西旅行去了。

於車中，博士總是偎靠在母親的身旁，把車窗外的風景，一夕懇情的講給她聽，專要竭盡安慰老母之心懷。

途中，在名古屋有講演和歡迎會。

在宇治山田市，參加五二館旅館之歡迎會時，接讀賞勳的電報。

聖上嘉許博士的功績，賜下勳四等的旭日小綬章了。

不久又來到大阪，得高等醫學校長佐多博士爲嚮導，遊逛了大阪市內，又被箕面的料亭琴之家邀請去了。

在這琴之家裏，博士對於這住在東北之僻鄉，弊衣粗食，嘗盡了世上一切的辛酸之老母，特別的竭力加以奉迎，以使其母得着極大的快樂。在座的人們，見了博士這般篤厚的孝心，不禁流出感動之淚了。

當時在大阪每日的新聞上，載着這樣的記事。

「和慈善的老母，母校先生的夫妻，曾從七圓的月俸裏每月貢與兩圓的，恩人血脇氏等，一同來阪的，溫情的野口博士，受着佐多博士和福原博士的招待，出了大阪旅館，從秋天的野道上，一直線的跑到箕面公園的琴之家去了。在這家的別墅裏，立時開了簡談的午餐會，博士便從桌子上拿起一塊生魚片，「母親，這是生魚片，好吃嗎？哈々，小林師娘，你不是很愛吃燒魚嗎？哈々！」扯着身旁的母親和小林老夫人的手，極力的迎趣，自己也如狂的樂

了。「生在山家，還不知道生魚片的時候，就跑到外國，直到這十來天以前，纔能吃了。可是母親吃這生魚片，簡直如同不顧了一切，哈々！」

介紹母親給我們記者，不久有被招來的當地名妓舞蹈，這時母親和小林老先生們，筷子都要掉落一般的注視，博士看着母親的旁臉，「怎麼樣？有趣罷，呀，請吃罷，這是麩菇湯，那個蓋聽說好當碗呢。哈々。」說着，她自動手張羅，看着這般光景的血腸氏，含着眼淚，「諸君，野口君這種誠懇之心情的一部分，若在其他當世的紳士中間尋得，社會的風俗習氣，不就成爲淳厚了嗎？現在才說這話，雖然有點兒可笑，對於僅施薄惠的自己，十五年間寄來了二百多封的長信，我對這野口君的厚誼，總想流出感激的眼淚來。這次我對於野口君，領着鄉間的老太婆，堂々の行於衆前，盡情的發揮其孝心的事實，眼淚是忍無可忍的流出來了」。如此說着之際，佐多博士和福原博士的眼裏，也都含着一包的淚水。午餐是二時前後完的，於是遊觀了箕面的瀑布，便和母親等，到奈良遊逛去了。

是日從午後六時，博士臨於同校的公式招宴，於翌十一日正午，於大阪旅館，被邀於市長

的午餐會上，自午後二時，於大阪高等醫學校，做了二小時半的講演。翌日也同樣的置身於講演，歡迎宴會上，稍得餘暇，便忘了疲倦伴着母親到各處，母親生後第六十三年，這纔過了一無掛慮的幸福之十幾天光陰了。

## 母親永久不死

這是多麼幸榮的十幾天。

可是，在這喜樂尚未終盡之間，母親又得嘗那別離之苦味了。

博士的歸美，已經迫近，只差十幾天。

不願離開，也不願使之離開，——可是，自己的孩子，已不是自己一人的了。從天子陛下已經賜典了榮耀的勳章——，對這聖恩，也不可擺出女弱的清感——母親勇然而隱着淚的說了。

「——要更加勉勵，天子的鴻恩，是決不可忘……這次回來的時候，把媳婦也領來罷，媽

々等着呢」。

然而，何時再能相逢？。或者這就是今生的訣別，也不敢定，——而且這便是母親給博士的最後之言語，這次的離別，真的成了不能再相逢的永遠的離別了。

在那三年以後。

大正七年，母親以六十六歲的壽命，遙念着自己的孩子，終結其一生了。

臨終的時候，母親向那些要想法救助自己，不分晝夜的集來的近隣之人們，並淺見醫師和六角醫師，還有家族們，沈靜的這樣說了。

「這是觀音的來接。去年英世患病的時候，我的命已獻於神了」

大正六年，博士患了劇重的瘋病，一時非常危險的時候，母親便向神許願，要以自己的命，挽得博士痊愈的祈願了。

「請救了那孩子的性命罷，爲那代換，請將我這生而無用的壽命縮短罷。」

用孩子所拜受的恩賜賞金，買得了一家的田地，已經不用掛慮家計——爲光榮之博士的母

親，忍苦多年，將要得着報効的當兒，母親以自己的身體爲無用，而那樣的獻上了。

這母親的一生，其實是毫不希求私利於身的，犧牲之一生了。

母親在處女時代，有這麼一件事實。

明治元年，於上野攻破了彰義隊的官軍，以破竹之勢，攻入會津來。

正當官軍之衝的翁島，戶之口，豬苗代的住民，戰々競々の，拋了祖傳的家屋田地，爭先恐後的逃得無影無踪。

那時她正是十六歲，雖然和母親一同藏在燒炭的小屋裏，可是看見全村已經被火所覆，祖傳的各家屋，燒得淒慘可憐的樣子，非常難過，便爲一村挺身而出，跑到官軍的營裏，流淚哀懇的求隊長消火了。

她們那種難得的好心，終於感動了隊長，使全村只燒毀了七家，村民一同，都非常的感謝這母子二人了。

大正七年十一月三日，這滿有光輝的母親芝佳子，被好多的痛惜她死的人擁護着，抬到長

照寺中祖先之墓旁，便永眠於這裏了。

這時，博士是在耶克瓦德，發見了黃熱病原體，越法轟動其名聲。可是歸美得了悲訊，一言不發的低下頭去。住了一會兒。

「不，母親不死，永久不死，母親永遠在我的身傍……」

這樣悲痛的自語了。

# 廣田弘毅氏之母

## 賣松葉菜

是明治二十年頃的事。

在福岡市的中心街道上，有一個腳穿破草鞋身著帶紋的衣服，肩上架着扁擔，每天出來走着叫喊賣松葉菜的少年。

大概還沒有十一歲罷。

「松葉菜！松葉菜！」

高聲喊叫的嗓音裏，帶着傷痛的氣分，很容易刺戟有情之人，爲這壯氣的孩子下淚。

「我不要松葉菜，可是這個你拿去罷。」

時令有同情他的人們，一錢二錢的惠施給這少年。可是這個少年，總是現不出甚麼格外歡



喜的顏色來，却。

「不要松葉菜嗎？恩？」

「啊，我是不要的呀，那麼……」

「不，既然這樣，我就不能要你的錢了。」

斷然的拒絕了。

「若是那樣，我不是就成了乞兒了嗎？乾受人家的錢，不是和乞兒一樣嗎？所以我決不做這下賤的事。」

蹴絕了人家的好意，雖然顯着無禮些，可是施惠的人，都覺着受了孩子的指教，沒有甚麼適當的話，可以回答他了。

年雖少而有這般氣概！

有着這種氣概的少年，便是後日在外交界被人尊敬的外交大臣，依其數多的功正，現在還受着前官禮遇的廣田弘毅氏，當時叫曾丈太郎的少年。

## 母親的愛

廣田氏的幼年時代，是處在一個不得不買松葉菜補助家計的貧境之中的。

在福岡市鍛冶町現在尚存的，叫着「石德」的石頭舖。

這家石舖，便是氏的生身之家，然而在氏生於世上的當時，這家確實是一貧如洗，生活在一種極艱苦的狀況中了。

氏的嚴父名叫德平，勤職於長年石舖之家，是一位非常忠實於工作，而很被主人廣田氏信用着的人。當時在同處的鍛冶町裏，有一家叫着高野的小素麵屋（掛麵舖），其家經理的女兒竹子，是很出名的孝行者，死別了丈夫之後，繼續的幫助母親做着各般的工作。從早就要給德平物色一個賢良妻子的廣田氏，以為這才是理想的姻緣，便為他們撮合成功，不久二人於舟町，組織了一個小家庭。

把一個能幹的妻子，配給能幹的德平。

然而廣公對於這一對忠實善幹的夫婦，却些微也不肯光顧笑容，以容許這新夫婦有遊愉的快樂，他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艱起來了。家業亦毫不振興。

女人給近隣的人們上緊的做着裁縫等的工作，勉強送着一天一天的光陰了。

那時，沒有兒子的廣田氏，把這夫婦近爲養子，以使其接續家嗣了。可是廣田家，只是一個負債多的破落石舖。家族增多，生活決不會充裕的，在丈太郎之下，初子，弘道，孩子是接連的出生，活計也不很多，畢竟是難於支持這一家的。

夫婦忍飢耐餓的繼續努力。雖然在嚴寒的冬天，在工作場裏，連火都沒有，父親在寒冷的工場裏默々的鑿着石頭。

母親一面撫慰着背上嬰兒，用被凍傷占滿的手，或是磋磨着石頭，或是灌墨於碑字，一心幫助着丈夫的工作。她不時的要感殺腦昏目眩了。她從早晨就沒吃過東西。怎麼能够吃得呢。發育正盛之孩子的食慾，是很厲害的。隣家的孩子，雖然糖塊，饅頭的，無缺的吃着，可是這母親，却連一角糖塊，都不買給孩子吃。

「就付着罷，只把飯吃飽就得了罷。」

母親因爲慈愛，無論何時，總是假裝吃過的樣子，而其實只是忍耐的餓着肚皮。受着母親這樣的慈愛，雖在貧苦相續的環境裏，孩子亦是很快的伸長着了。

丈太郎已經成了小學生。每月的學費，很容易滯澁納期，甚而連教科書都不能買。可是這孩子，很能體恤母親的心情，決不現出不平不滿的容顏，從朋友那裏把教科書借來，把它抄寫在一紙上，以當教科書念了。爲要儉省紙張，表裏都用小字滿々の寫着，可是他那抄寫用的鉛筆，有時母親也不能買給他。這樣貧困的家庭，使孩子繼續上學，終究是不可能的事。

「雖然很是可憐的事，不可把丈太郎送出去學徒嗎？」

父親每逢說這話的時候，母親總是抱反對之意見的如此說。

「不，往後的人們，教育是絕對的必要。我不吃也行，只要叫孩子繼續求學。」

如果沒有這母親的忍耐和慈愛，氏之今日的榮冠，也許是永久不能有盼望。母親的力量，確是偉大的。這樣挨着幾日的餓，只爲可愛之子的母親一念，成了火燃燒起來了。

當時，這母親有了一個「六十日」的綽號。這是說普通人每月只做三十天的工，而母親却做着六十日之工作。年尚幼稚的丈太郎，對於母親的努力苦闢，也很在意了，有一天，他向母親說：「我從明天，去賣松葉菜好嗎？自己的事總得自己做才是」

「……………」

從母親的眼裏，淚如雨下了。「自己的事自己做罷。這是母親平日所給他的訓言。

素日所給與丈太郎的教訓，和自己以身示則的感化使這獨立自主的精神，不知何時，已嵌入孩子的胸中了。

於是，他就開始賣起松葉菜來。不，非止於此。從四月到五月，亦曾走賣過縛粽子用的蘭草。再於人家出殯的時候，拖着破草鞋，給人拿燈籠在棺前行走，這穿着污舊的家號衣，拖着破草鞋，拿着燈籠的丈太郎，於昭和十一年，二，二六時件之際，居然做了一國的宰相，這是誰能想到的事呢。

氏用由於這種工作所得來的報酬，買了鉛筆和帳，每日上學去了。

這一家人的一致奮鬥努力，怎能得不着報酬呢。在氏進中學的時候，家業逐漸發展起來。

## 浩々居的青鬼

明治三十一年，氏以優等的成績，從修猷館中學畢業了，那時，氏把丈太郎的名字改爲弘毅，「秀才廣田弘毅」的名聲很高，接續往第一高等學校，用第一的成績考入了。

母親能怎樣的喜樂，多年的勞苦已結了果，在孩子的前面，已展開了洋々的前途。然而那樣，還有時使其憂悶的，便是次男弘道的事，他在三歲的時候眼就失了明，在那貧困時代，也曾這裏那裏請醫診治，可是一點也沒有效果，他遂成爲盲目之人了。在那繼續貧苦的時候，母親又背負了這樣的大不幸。弘道是一個像他哥々很聰敏的孩子，在旁邊聽着他的哥々言，只用兩遍，便能完全不錯的背誦出來。

家道微裕了以後，進入橘知定翁之門，學習筑前琵琶，可是這孩子，是不喜遊藝，只愛求學的。

「對了，把他送進盲啞學校裏罷。」

母親的慈愛，無論對那個孩子，都是一樣的均施着了。

「謝々母親，謝々……」

掙動着看不見的眼，滿心感謝的往東京去了。

那時，氏做了一年的共同生活之後，打算要減輕家裏的經濟負擔，便集聚同鄉出身的學生，開始簡單的自炊生活了。

雖說是，貧困時代已經過去，然而仍是一介的石鋪。使兩個孩子遊學東京，這是很大的負擔罷，而且想到父母「家裏的事決不用掛心啊」的聲音，對這深切的慈愛，氏是很覺不安了。

把弟々弘道迎來之後。

「我要替代父母，以使弟々有大成」

氏便每日到宿舍去訪弟々，或鼓勵或安慰，弟々覺得哥々就是良師，就是慈母。在旁看着他們這兄弟相愛之情，大家非常的受感動了。

氏亦被其與同鄉出身的學生所開創的寄宿舍「浩浩居」的同人們，如兄一般的親近，如父一般的尊敬了。

無論如何，在一個家裏，有血氣方剛的青年十二三人。那種騷曠其是非常的罷。可是氏却能善導之，統制之，以使保持舍內的秩序和安寧，而大家亦都從心中信賴氏的人格而絕對的服從他了。

其時，氏有個「青鬼」的綽號，因為他在平日，雖是嘻嘻哈哈的，可是一旦發怒，却令人寒戰懼怕，所以才被起了這個外號：

在浩浩居裏，每週一次「猪肉日」，這是衆所盼望的美食日子。

猪肉便是那時代之青年們的佳餚美饌。

「又能吃猪肉了！」

「猪肉！猪肉！」衆口亂嚷。

「浩浩居的書生們起鬨了。」



附近的人們，都甚而爲他們吃了一驚。趕到大家要圍豬肉鍋的當兒。

「來！動手！」

筷子不住的交戰着，轉眼之間，連葱都吃得一乾二淨，手頭慢的學生，一口也得不着吃。這樣太有失掉風雅，大家就這樣的決議了。

「今後豬肉鍋的總權，完全拜託我們的弘毅氏，肉煮好了，求氏分配大家食用。」

因爲這個決議，氏便得繼續的看守豬肉，而大家覺得只要是弘毅氏看守，就都放心的靜等豬肉分配下來了。

從這時起，人都知曉了「在一高有廣田弘義」，氏又受了外務省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氏的薰陶，山座氏對這頭腦明敏，性格溫順，而藏着無敵之精魂的青年弘毅，大加愛惜，對於他的前途，抱着非常的期望了。

氏在這樣衆人期待之中，畢業了一高，而昇入帝國大學，從在學中，就已經被任爲外務省的囑託了。

## 到松山去

氏在大學三年，正際日俄開戰，有一天被山座氏叫去，命其即時往四國的松山出發了。

當時在四國的松山，有俄國俘擄的收容所，在被送來的幾百俄人俘虜中，有很多被俄國壓制而滅亡的波蘭青年，混在其中。

這些波蘭的青年們，對於滅掉祖國的蘇聯，當然是不能不切齒怨恨。從他們這些羣衆中間，要詳細訪出俄國方針的實情來。外務當局，便以這事，委命於氏了。

氏便急往松山進發，每天每日的訪問俘擄收容所，經過很大的苦心，集聚了很好的情報。那情報從山座局長，報告了當時的情報部長副島少將，成了日軍大勝之非常有力的參考資料了。

以後，於明治三十六年，利用伏假從朝鮮來到滿洲，視察了俄國侵滿的實際蹤跡，把情形報告給山座氏。這樣，氏從學生時代，便爲國家，盡力於種々の事工。

明治三十八年，氏於二十七歲之時，畢業大學，翌年投考外交官考試和外交官補的考試，都經及格，便於外務省勤務了。

氏的令弟弘道氏，以後以盲目之身習學法律，在法學院考試的卷子上，寫得非常正確，使當時的試驗官，大爲之驚嘆了。可是二十三歲之時，不幸因病而早逝了。

## 煙管的外交官

母親每日到亡子的墓前，加花添香以慰其靈，且更朝夕祈禱長男弘毅的息災安泰了。其子弘毅現在已是外交官補。已經到母親手伸不到的遠處去了。可是每當休暇之期，總是回來慰寧他的母親，毫無高慢的，無論何事總把他母親放在前頭。

今天也從中華民國寄來一封信，並捎來一些那地特產的珍奇禮物。

「母親：還很好嗎？望你絕對不要勉強作各樣的工，要永遠長生的活着罷。」

「我仍是如常，可是只那用煙管吸煙草的事，已被我禁止了。因爲怕母親笑話啊。」

讀着的時候，母親不覺笑出聲了。想起身爲外交官補，而時時從衣兜裏拿出刀豆形的煙管吸煙草的愛子模樣，母親是禁不住自己的笑聲。

氏在那時，確是一位不同衆的外交官，而與一般的外交官，也有相懸的格別樣兒。

若說是外交官，必定想像是一位擅長社交的洒脫的紳士罷。可是這位年青的外交官補，既不會跳舞，亦不諳切斯（西洋將棋）。時時用柔道幾段的粗腕，一面拿着煙管吸煙，一面搬出論語之句，難倒對方，真是一位純粹豪傑的人物。

## 慢步的走着

大正十四年，氏進居歐美局長的要職，博得軍部和外務省兩方面的讚賞，他所想到的，便是故鄉的老母。因爲事務煩忙，已經好久未得見面。嚴父雖常來京，母親因爲暈車的緣故，一次還沒來過。

「雖然想着去，可是終究是不行的」

母親常這樣說着不應氏之請求。

「然而我總想請母親到東京一次，以使我能在母旁慢事奉」

這便是氏的不離懷的心願。

一天偶然得着一點閑暇歸寧，向母親說道過了這件心願，正際母親要去，氏心大喜，便和母親一同，往東京去了。

可是稍走了一程，母親就覺得心裏不好起來。乃至走到折戶火車站，完全成了半病之人。不得已，便在那地下車，到客棧裏靜息三四天，這次以爲東洋車是不要緊的罷，便叫了兩部東洋車，一同出發了。

「不要緊嗎？」氏一路不放心的問着。

「不要緊的！」是細微的聲音。

一看母親的臉色，非常不好，然而却死命的忍着，到底苦得不能再忍。

「真正的不能去了。」

遂發出悲鳴來了。

在那裏又休養了三四天，這次要往回走了，可是氏非常的關心母體，雖在這有汽車火車之文明開化的世上，却慢步的走着，經過了好幾天，到底走着送回鍛冶町的己家了。

「是外交官又是歐美局長的人，竟能……」

近隣的人們，爲這樣大孝心，不覺感動欲泣了。

氏是這樣的敬愛着母親，而成爲其源的母親之感化偉大，也是不能否認的。

母親在其一生之中，雖然終未到京，可是氏在日本之時，却是有暇必歸故鄉，拜瞻母親的喜顏，以爲極大之樂事了。

## 忍 耐 到 底

母親無論處在如何困苦の時境中，決未使其毅然的精神有曲折。

雖然在一錢不存的貧苦之中。

「給人家受麻煩，倒不如死了好。」

這樣說着，始終表示着健強的性質，那種不絕的忍耐力，常使氏發奮勉勵了。

氏從母親所受的這忍耐力和那剛強的性質，在昭和五年，爲駐俄大使之時，極度的發揮出來了。

## 沒有現在

在氏這樣活躍的時候，母親已經永眠於地下了。

到次男的墓場去回來，誤觸了電車，肩骨受了重傷，便一病深重下去。

那時氏爲荷蘭公使在外，爲這重大的公務，不能以私事請假，含着滿腔的痛淚，報告其不能回家的意旨了。

母親臨死之時，就想再見愛子一面，心焦的等待着回報，支持其將終的生命，可是聽見了這個報告。

「——對了，我有些過於無理了。……我是沒有遺憾的」  
現出一副寂寞的微笑，安靜的閉了她的双眼。

○ 後年，歸國聽見這事的氏，跪在母親的墓前，大哭了一場，以深謝其為公務未能回家的罪



## 永井柳太郎之母

### 深夜立於庭院

現在的遞信大臣永井氏，是一位世所罕見的孝心篤厚的人。

氏常如此說：

「只有母親纔是我可誇口的。」

氏對於他的母親，非常的盡心，在他多忙的素日裏總是想法安慰母親，專一的行着孝養，無論做何事，都掛念着母親，對母親是滿有敬愛的。

最近有這麼一件美談。

是在一個欲雪的冷夜裏，母親平日所珍惜的小狗兒，不知爲何，在那一夜裏，特別頻函的吠鳴了。

母親要睡的時候，小狗兒的吠聲，仍是不住。

氏覺得不可爲此而妨害母親的睡眠，親自出來，和夫人一同在院中撫摸着小狗，以等母親睡熟了。

普通人這樣事情，都是委之與侍僮和使女的罷。可是氏之孝敬母親的心，却使這一國的大臣，在深夜忘我的立於院中了。

氏的孝是這樣，同時這如此受子敬愛的母親鶴子夫人，她那出家的人格和感化，由於這事，也彷彿完全被描寫出來了。

## 善盡其本分

文久二年二月，鶴子夫人以加賀藩的藩士永井柳兵衛爲父，以曾爲大聖寺藩候之宮女的婦人爲母，生於世界之上。

父親是一位清正廉潔的武士，當時以護衛之意，侍於藩候駕側，用寥寥的俸祿，一家却極

其和睦快樂的過着生活。

夫人的母親，總是因爲會當過宮女，精於寫字之道，裁縫手藝更是不消說的，又是薙刀（與偃月刀相似）的能手，是一位毅然之中，仍蘊藏着女子之柔情的日本典型的婦人。夫人從記事兒的時候，就從這母親受着教育，裁縫手藝等，在她十四五歲的時候，就能做得特別工整美觀。

那時有黑船襲來和櫻田門外之變等，時發着內憂和外患，接續着這血腥爭亂，也傳到金澤城下，世人大爲驚慌，甚而不願生存在世了。可是夫人和他她母親，在這騷擾的世中，連眉頭也不動一下，守着父親不在的家，母親教給孩子習字，算術，裁縫等，還有以備萬一有用的薙刀，孩子也專心的奮勉，以善盡其本分了。

### 以縫紉之技做資本

不久黎明現世，來到明治的時代了。永井家奉還了家祿，從上方賜下公債以爲代償，可是

不久存貯公債的銀行倒閉，一家忽然陷入無財產無收入的悲運之中了。

漸漸的，父親爲勞苦而憔悴下去。父親雖然每天奔走着覓尋職業，可是他那剛直的武士氣質，倒成了處世的障害，到底未能找到職業。夫人見了灰心歸來默然無語的父親，爲他所受的侮辱和苦痛，自己不知怎樣是好了。這時她便毅然的用她那縫衣的技巧爲資本，開辦裁縫塾，與母親一同工作，這樣便以僅有十五六歲的幼年之身，擔負了一家的經濟。

來學習的姑娘們，都是和自己歲數相仿，她是每日不搽胭脂不施粉的爲她一家，教授這些與己相仿的姑娘們了。

母親覺着女兒一定是辛苦萬分，常爲她流過可憐之淚，可是姑娘始終是做著明朗的顏色，決沒有甚麼不平不滿之心，這樣倒叫母親，覺着自己是過慮了。

## 成宿不睡的

在十九歲的時候，夫人迎贅了丈夫。

名叫做登，不消說，這便是現在遞信相的嚴父。

嚴父在結婚以前，有着種種對於政治的熱望，一時曾被疑爲行刺大久保利通的島田一朗之同黨，而逃到飛驒的山中，可見他在這一方面上，是很活躍的。然而及至結婚以後，拋棄了對政治的熱心，以教育爲自己的使命，就職於縣裏的各小學校，後來在丹波的山中，做了二十餘年間的小學校長。那時一家離開了金澤，來到丹波和嚴父同居了。可是在這以前，夫人是一手經理着孩子的教育和家計了。

結婚當時，丈夫的月薪僅僅十圓，這便是一家的生活總費。

明治十四年，現遞相永太郎氏生下，及至次男和長女也生下了以後，母親的辛苦，可就非同尋常了。那時丈夫的薪水雖然次第增多，可是那時小學教員的待遇，真是不足道的。

嚴父雖然極度的節儉自己的生活費，從薄薪之中取出餘金捐給故鄉的母親，可是那不如如同雀淚，連餬一個人的口尚且不足的。

在那期間，夫人的父親已故，家中老母和刀自加孩子共有六口，這生活完全得由夫人支持

，所以母親是成宿不睡的克苦努力了。

白天當做裁縫先生，晚間做着刺繡的女紅，再一針一針的，不覺天已放亮。

「哎呀？怎麼這樣快呀！」

自己這樣暗暗吃驚的時候，是有了好幾次。

她那女紅的刺繡，十幾張纔能賺得幾分錢，雖說是在物價低賤的當時，也決能以此詳察母親的苦哀罷。可是母親總以為這是爲一家主婦之自己應盡的本分，對於從事教育的丈夫，決不露出她那苦哀的一點兒。如此雖繼續了很久的困苦時間，可是對於愛子柳太郎，或使其到廣武館學習擊劍，或是請求先生教水泳，一天也未輕忽其教育了。

晚上，母親運動着針線，孩子來到自己的腳前，排成一列。

「好，一同用功罷。」

孩子在母親的左右，溫習起他們的功課。母親一面不停的動着針，一面豎着銳敏的耳朵，指摘矯正孩子們的錯處了。

母親的這種真誠，那能不沁透於孩子的胸中。尤其是其中的柳太那，巴不得立時成個有能的人，以救母親的非凡之苦勞了。

### 無言的叱責

柳太郎是一個好打架的少年。彭子也聰敏，孝心也篤厚。可是這孩子，也是這街裏的頭等禍害星。無論是在學校或在街上，總是不住的和人打架，雖然這也是從他助弱挫強的俠義心所起，可是世間的母親，却不問這些，打人就算不好。所以被打的孩子的父母，差不多每天都有到永井家來的。

「——他爹不是教育家嗎？教育家的孩子，總得像個孩子樣，請你們當心一點罷。」

母親對於這樣的冷笑，簡直是聽得腦子發痛。在教育家的体面上，母親是很難過的，可是母親雖然受過這般的屈辱，可是決不因此毆打孩子。

看見縮身待罰的孩子，只是

「柳太郎！」

的招呼一句，母親未能說出以後的話了。

孩子是十分意識着自己的罪。知道了自己的錯，而等待着母親斥責打罰。見了這種無邪的態度，母親又怎能爲自己所受的屈辱而發洩於孩子的身上呢。母親只是招呼了一聲「柳太郎」，便用滿含着淚水的慈眼，直視着孩子了。

這種無言的斥責，這種母親的大愛，都大大的感動了孩子的心。

「母親竟沒打我……這太對不起母親了。以後，我要決心不打架。」

母親的如此大愛，在無意之中，使孩子生出感謝和反省之念了。

母親無論在自己怎樣要發怒的時候，總是極力的抑制住了。

理解着孩子的心情，決不思強壓他們，而始終是要給孩子以反省的機會。這聰明的母性愛，這聰明之母的累苦，便是使氏成爲今日之榮達的最大原動力。



## 開菊而忘積勞

母親自從大正七年丈夫死後，完全是自己一手的努力，而終獲了今日的榮冠。

「菊開而忘積勞」

昭和七年，現遞相就任拓務大臣之時，母親詠了這樣之句以表示她的喜樂了。可是母親現在，還常對人說這樣的話。

「柳太郎那樣的忙，我自己一個閑遊着，是很不合情理的」

便和氏的夫人一同，縫製家族的衣服等物。這樣，母親在現在，也是決不使一天一天的光陰，浪費的過去。

# 海軍大將山本英輔氏之母

## 一件破罈子

昭和六年十四日。

在海軍大將山本英輔氏的官宅裏，從早晨就被賀客們擠得滿屋。

這蒙聖賜勳一等和瑞寶章的喜氣，充盈了全宅的內外，初夏的陽光，也像是祝賀一般燦爛的照着。晚上。

如潮退去了似的，宅內又恢復了平日的安靜。

在裏間的一室裏，正以母親信子刀自爲中心，全家家族們美滿的團圍着。

「英輔，你已是勳一等的大將了啊」。

一面感激着鴻大的聖恩，一面慰勞着愛子的母親信子，滿面笑容的說了。

「母親，這都是託你老的福」。

穿着軍服跪着，兩手伏地的大將，起來以後，到別室拿出一個大盒子來了。

嚴密封着的大盒，到底是裝的甚麼？

大將默默的揭門了。

母親和夫人以及孩子們視線，都一致的釘在大將的手上。

拿出一個古舊的紙包來。在那上邊，還有字寫着是：

「大將之寶，明治二十六年，全往江田島兵學校之二日前嚴封這」

是三十八年前之事，於慶應義塾畢業的大將，要到江田島兵學校入學之時所寫的。

在摒息而看着的家人之前，打開紙包，展開了一條破褲子，是破的七零八落的。

「……………」

在這一瞬之間，母親的眼光和大將的眼光，碰到一起，便相凝視着，一滴一滴的，母子二人的千念萬感，變成了熱淚掉下來了。

啊，這條褲子，這乃是在極貧苦的時候，母親整夜不眠給他織的尊貴的褲子。

在東京的中學時代，每逢穿這褲子和疊這褲子的時候，曾大大的勉勵過少年英輔，並給與了極大的力量。

這件東西，雖然已破得很甚，可是在這裏充滿着的母之深情，却是永遠不能消失。

對，把這褲子攔起，直到成爲大將報答母親辛苦的日子，是決不開開。少年英輔如此的固誓一番，便將這條褲子嚴封起來了。

念想起來，從那以後，住了三十八年之間，這日子終於到來了。

## 成了寡婦

母親在二十一歲之時，就成了年青的寡婦。

安政四年五月，爲鹿兒島藩士大内体左衛門的長女生於世，明治七年，十八歲時，嫁到山本家來，第三年就生了大將。

丈夫叫做吉藏，便是大勳位，海軍大將元帥，故山本權兵衛伯的令兄。

結婚之前，丈夫曾爲島津藩，於伏見鳥羽之戰，和會津白河口之戰，爲官軍樹立了武勳，被任爲大尉了。可是以後，辭退官職，於結婚後，跟隨黑田開拓使同到北海道，爲文官在那裏活動了。

在那期間，母親事奉着嚴峻的公公，爲賢媳婦，爲良母親，處理着丈夫出外的家庭了。

大將二歲之時，明治十年，突然發生了西南戰爭。

父親立時跑到官軍隊裏，爲高島旅團的參謀大尉而出征，轉戰於各地，可是六月二十四日，於鹿兒島市外炮台前之戰時他立於將敗的官軍前頭，獅子一般的奮戰於槍林彈雨之中，占領了三處炮台，遂做了壯烈無比的戰死了。

結婚以後，僅過了四個年頭，無論如何說是武人之妻，這年青而抱有嬰兒之母親的悲哀，確實不是容易忍受的罷。

並且家財品具，又爲遭了兵燹之災，全市無有，應當給遺族的扶助料，因爲母親年青而得

不着，一無地產二無貯蓄，這種貧窮的狀況，我們只要一想，便可以明白的罷。

想這個，想那個宛如被搖晃着的年青母親，決然的立定方向了。

「我不是武人之妻善？怎能不守住我的貞節，而把這孩子育養成人呢？」

一夜，不打盹的，申誓於亡夫的靈位之前的母親，把一切的思想秘藏於胸中，努力的起來開始她那冗多的工作了。

炊事，洗滌，裁縫等，那是不用說的，繅織布，搗米，耕地，劈材，都是她一人的事。

「山本太太，不知在甚麼時候打掃的」。

大家這樣的傳說，也不是沒來由的。母親是在天尚未明的時候，便打掃好家裏家外，到了晚上，給公公插簪，倒茶，放被等，極力要討公公的歡心。把孩子哄睡之後，又得就着小罩燈的微光，或在租賃的織機上，給人家織着布，或是做着針線活計，孜孜不倦的，在深夜裏繼續工做了。

然而嚴厲的公公，不但沒有一句褒獎，倒反常給媳婦不好的怒容看。若是普通的婦人，常

看着這種無理的怒容，不能不反駁的罷。

可是，母親總以為是自己的不周到。只性法要見公公的笑臉，更為這孩子，也得想法使這枯寂的家庭變為光明，自己始終是滿含笑容，決不將憂色現於臉上了。

沒有父親或是沒有母親的孩子，都是敏感的，動不動就會落在孤寂的暗影裏，消極起來。母親是最怕這事。

所以為這事，沒有一時不留意的，母親雖被壓貧苦生活之下，決不求人援助，不住的做，明朗的顏色，把全副的愛心，注向着愛子了。

是在大將十歲的時候，鹿兒島每年趕到九月十五日，為記念關原的合戰，年齡相仿的少年和青年們，穿着鎧甲、戰袍、裝扮武將的模樣，到妙圓寺夜拜去，大將是非常的羨慕這事了。

「我也願意有一領戰袍啊」。

那日漸漸靠近，孩子的心裏，也特別的焦急了。

「決心去向母親要罷」。

可是，再看母親那種勞苦的樣子，自己就不能去向母親提說，只隱秘於自己的小心裏，傷楚着自己的心靈了。

終於來到那日的前夜。

「啊沒有指望了。到底完了」。

難過，悲傷，孩子趟在床上，簡直是閉不上眼睛了。

「啊，若是爹爹活着就好了」。

沒有父親的悲哀，痛刺着孩子的心。

可是到當日的早晨。

「英輔，看哪，這是你的戰袍呀！」

母親愛的說着，把一領美麗的紅戰袍，展開給他看了。

孩子爲意外的喜事，好像在夢裏似的，貪愛的看這戰袍了。

孩子的心境，母親是完全的詳細。爲得這領戰袍，母親會幾宿的繼續徹夜的工作，這纔積



留了修用的錢，在那天早晨買得了戰袍給孩子，以使愛子不陷進消極的悲觀裏了。

「那時的喜樂和感激，絕對的不能忘記」。

大將常這樣的說了。

## 一天得十錢的工女

在母親這樣的愛裏，孩子不感着無父的悲寂，明朗的正直的健壯的成長起來了。

昭和十八年，公公故去，大將正在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裏讀書。

那時和現在不同，校裏的費用，這樣那樣的很是不少。只靠一個婦人，來育養孩子，真是困難苦澀的事，可是這母親的毅然的精神，決沒有被影響着。

勸她再嫁的人，不絕於門，內中甚至有不便拒絕的勸告，親戚知己們，好像是自己之事一般的，爲她盡力，然而母親却：

「扶育英輔乃是我的使命，對於諸位的深情，我只有謝謝……」

始終表示着強固的決心了。

「必要把英輔育成一個體面的軍人」

從申誓於丈夫靈位之前以後，母親的決心，比鐵石還堅固，爲獨一的孩子，忍受了一切的辛酸。

女紅的織布和縫衣，是有僅僅的收入。用這僅僅的收入，怎能使孩子繼續上學呢。

爲孩子的將來着想，母親覺着自己應當有個確固的技術纔行。正好當時的鹿兒島知縣渡邊千秋氏，設立蠶絲講習所，募集講習生了。母親決不能丟失這個好機會，立時應募，去就製絲，織布之職了。

名目雖是講習生，其實乃是女工。爲大財之未亡人的母親，甘心降身於下賤的女工之間。親友們都這樣的紛紛議論了。

「這成了甚麼體統，簡直是給吉藏君丟臉」。

「身爲大財的未亡人，能不知道這事有辱家聲嗎？」

世上雖說已經維新，可是封建意識，還遺留着強固的根基。不知母親的苦，而只知這樣非難嘲笑，確是極苦待了母親的身心。

在道上相遇，素為親友的人，也裝不看見的走過去。甚而竟有如見污物的皺着眉頭的。或用鼻子哼笑的人了。

那時，正是授與維新的功勞者以公侯伯子男的爵位設立貴族的制度，樹立了如丈夫所立的武勳，而尚存於世的人們，都已飛黃騰達了。

一丈夫只要仍活在世上，也能和他們同樣的出世，但是……

想到這裏，雖然一股難忍的悲傷，絞痛着心懷，然而再一想到孩子，無論是怎樣的冷笑和熱諷，母親都能默々的忍受了。

明治十九年十一月，製絲術全期的優等畢業證書，被母親獲得了。而且在翌年，便被任於製絲場中，成了一位一天得十錢的勞動婦人了。

## 結 成 一 團

陸軍大尉的未亡人，成了日薪十錢的勞働婦人。

「這次再不能被人以工女蔑視了」。

母親覺得用自己的双手來維持生活，這是無上的尊榮。悲傷和難過，都已消失無迹。以感謝送今日，以希望迎明天。這樣每天只是快樂的度着時日了。

早晨天還不亮，母親就起來，洗衣，掃除，還要爲比自己早回家的孩子，豫備零食和晚飯。和孩子一同在佛前合掌祈禱。以後才快樂的用朝飯。

孩子們比母親早出發到學校。

「好々的用功啊」

「是，母親也要自己保重……」

孩子留下這話就走了。

收拾停當，把孩子的零食放在桌子上，母親就急往工場奔走了。

「英輔：在母親尚未來家以前，你要老實的用功罷。趕到晚上，我講很多有趣兒的話給你聽」。

孩子從學校回來，在零食的傍邊，常有像這樣的信，放在旁邊。孩子非常的高興，不覺笑起來了。

「有媽々の信，我是一點兒也不悶的」。

孩子就用大聲，讀起書來。並且曾如此決誓道：

「我決定要做成一個大將。以孝敬母親，爲國盡忠」。

想着母親，孩子毫不厭倦的繼續着用功。

母子二人結爲一團似的生活，如此美滿的進行着。

孩子已打小學校畢業，進中學，而入了慶應義塾普通部，而這次要到東京去了。這是因爲，母親的妹々吉子的婆家大田盛實氏的家，是在東京的緣故。

從家出發的日子，母親叫他穿上她透夜所織就的褲子，這樣對他說了。

「我的事情，你決不可掛慮，無論何時，不可忘了自己是軍人的兒子，決不玷污你父親的名譽」。

孩子怎能把這話忘記呢。每逢想起，自己連一天也不能夠安閑的生活了。大將之有今日，完全是由於母親那種不可測計的大愛。

自從把孩子送往東京之後，母親的拚命工作，越發增加了度數，於明治二十四年三月，畢業了製絲成功的技術，二十七年八月，充當了鹿兒島製絲協同組合檢查所的檢查助手，領費四圓的月俸了。

母親把她收入的全部，充為大將的學費了。

### 我還要工作的

明治二十年，縫封了那條破褲，往江田島的兵學校去了。

二十九年，在母親不絕的勉勵之下，大將用超羣的頭等成績，在這裏畢業了。

官爲海軍少尉，而成了領薪水的人了。

大將心想，這次方能稍報母親長年的辛苦，便立時充滿着喜樂的心情，回家請母親和他同去：

「止息工作，和我一同去生活罷」。

這麼一說，只想母親能爽然的答應，可是不料母親的回答，竟是這樣的。

不，我還要工作的呀，我若是就這麼的止住工作，對於給我這工作的上司，是很說不過去的。既然你已能够獨立，我以後，就得用力的教女工，多做一些熟練的女工出來，不是爲國很有用的嗎。是罷，英輔！這乃是我的任務啊。

大將被母親這樣偉大的精神所感動，只是默然的垂下頭了。

母親繼續轉於製紙檢查所裏勤務，當着許多工女的母親，誠懇的指導她們，曾經好幾次的受過表彰，被敬仰爲鹿兒島縣中製絲界的活字典了。

氏當了大尉，在海軍大學畢業之時，這才允了孩子的求請，離開了二十三年間的職業生活。可是總覺無人看守丈夫和公女的墳墓，便打消了住東京的念頭，於城山之境，設立了一處樸素的隱居所，便住在那裏了。

在這裏也總不喜歡。終日無所事事的安逸遊閑，常把年青的士官，叫到家裏，猶如己子一般的慈愛，並盡力幫他們的忙。或是，教街中的姑娘們生植花卉。這些青年的人們，也都「奶々々々」的稱呼着，非常的敬慕母親了。

東京和鹿兒島，雖相離隔，可是在大將的心中，母親的影子，一天也未消失過。

母親對於自己的期待，乃是成爲大將之事。那和嚴封的褲子一同，無論何時，總是躍々如生的宿在大將的心中了。

昭和六年，母親的期待，終於實現了。



##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母親信子刀自，確實可說是一位典型的武人之妻，武人之母的體。

然而，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母親信子刀自的活榜樣，到底於我們有甚教訓，有何等指示呢。

抱着遺兒的年青的母親們！

請你們放大眼光，在大地之上立穩腳跟，抱着希望的活下去罷。

昭和三年十一月，由於她的德行，和製絲的功勞，蒙天皇陛下恩賜銀盃了。

現今仍受着多人的敬慕，健壯的存活在世上。

## 鳩山一郎氏、秀夫氏之母

鳩山春子夫人在最近已經去世了。

這位夫人，乃是日本女子教育界的恩人。同時更是故鳩山和夫氏的理想之妻，亦是使一郎氏，秀夫氏有今日的賢母。

夫人對於社會的功績，在這裏不去多提。只是對於使一郎氏和秀夫氏，得有今日的母親，那偉大的半面，來做一記述。

### 一身背負着雙親的期待

夫人是在文久元年三月，生於信州的松本了。

自幼便熱心勤勉，一旦着手於一件事上，就不顧一切的全神貫注其上。再是，她那伶俐勁兒，簡直把雙親的期待，背負於自己一身之上了。

夫人是一個好勝的活潑孩子。她那求知慾的旺盛，實在令人驚訝，在幼時，就讀完了四書五經，論語和孟子，簡直都能背誦起來。

夾雜在很多的男孩子中間，夫人只一個人去學習漢學了。早晨，人家還在夢中，她就起來，在朝飯之前，先到先生家等着門開了。這是因為能按着來到的順序求教的緣故。這樣夫人，在一年四季之中，從來沒有被人奪去第一。

這麼一說，夫人就好像是絲毫沒有溫柔的性質，只是一個極剛強的孩子，然而決不是如此的。夫人在她自傳中，追想其當時，寫了如左的一段，很可以表示出她的溫柔心情的。

「我在幼時，常放在腦子裏的事情，就是母親的關係。雖然是夫婦，却是有着君臣主從的關係，我爲這事，總覺奇怪的了不得。我因爲是個活潑的孩子，所以和姐的常在家裏正相反，總好跑到各處友伴的家去。因而別家的家風，常映在眼裏。覺得人家的雙親，很相親暱，宛如朋友同志一樣，在夫婦之間，是沒有甚麼客套的。因爲常見這樣的光景，所以趕回到家裏，就覺着異樣的很。在我雙親之間，始終是免不掉客套，母親看着父親儼若君主，所以是

專做着逢迎的事，父親也如支使比自己低數等的僕役般的揮使着，我的感覺希奇，決不是無理的。也許是因爲父親居於繁職，在家之日極日少數的緣故？總之，父母之間確實是過於嚴格的。父親因爲很忙，在家的時候很少，即使偶爾來家，做戲談現笑容的時候，一回也沒有過。可是母親却總是面帶笑容的迎接父親，而且謹慎的自己先開口說話。不管父親是連一句答話也沒有。

這位父親，對他的兩親，是非常的恭謹有禮，連說話用的字眼兒，也用那些帶敬意的。當然母親的對待翁姑，比他更加尊敬，所以我就覺得，當母親的真是一個沒有一點兒權勢的人，對誰都得順從的。祖父說是患着中風，始終有看護人服侍着，雖然這樣，他還是極其的擺大架，做威福。然而父親對於母親，從來未曾說一句溫柔的話了。軟弱的只有母親一個人，母親的頭，沒有抬起來的時候。然而如別家都有的爭吵打架，一次也沒有發生在我們家裏。差不多總是唯々諾々的如神一般的敬畏着父親，那能有打架呢。我因爲大覺希奇，就去問道

姐々：

「別家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像朋友一般的過着日子，怎麼我們的母親，却這樣的敬畏父親呢。而且母親無論對誰，都是「是，是」的跪伏着。父親是比別人的父親特別偉大嗎？若是那麼，有個偉大之丈夫的妻子，是很吃虧的呀」記得姐々這時，確是對我說，我們的父親是偉大的。

愛我而貴重我的母親，憂重而育養我的母親，我每看見父親如下人一樣的對待她，我這孩子心裏，便被同情之感塞滿。覺得她比別人的母親都下等，我簡直難受的要哭了。

## 進 京

十三歲的春天，夫人來到東京，進入了當時日本唯一的女學校，竹橋女學校了。

那時，嚴父住在東京，在靈岸島有着一棟家屋，所以使從嚴父那裏上學，每日專心的勉於學事了。

夫人在這女學校裏，特別的發揮了天才，很快的跳着學級，尤其擅長寫字，於昭憲皇太后

幸臨的時節，魯被選爲御前寫字的學生了。

這個女學校，趕到明治六年已被廢止，夫人又入了茶水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內新設的英學科，傍就當時住在駿河台的美國人密賽斯，外克普學習英語，又眼着漢學大家中村元起氏學習資治通鑑，猛續着勉學，於十一年七月，在英語科用首席之成績畢業，於式場上郎讀英語論文了。

明治十一年九月，被特許了越過初級而進入茶水女子師範學校師範本科，經過八個月，被命與其他兩個學生赴美留學，只等着出發的日子了。可是突然由於政府的情形，留學被中止，隨從了政府的切勸，特別越了一級而回到師範科本科。明治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從茶水東京師範學校畢業，同年八月，便執了母校的教鞭，至十一月十六日，與鳩山和夫氏結了婚，遂辭退教界了。

## 新生活

當時，法學博士鳩山和夫氏，從長年留學的美國回來，當着帝國大學的教授，可是於明治十四年，當着大學的畢業式，做了一篇過激的演說，而引起了當日臨滿的大藏卿的誤會，氏爲這個原故，遂從帝國大學辭職了。

說是辭職，不過只是退了教授之職，和夫人結婚的時候，做着講師，仍然照常的教學，更在此間，及格於律師的考試，又蒙了文部省方面的好意，把門因的古代法之翻譯的工作，委托了他，所以生活是比較很充裕的。

新夫婦起初在彌左衛門町的宅內，和公々一同居住了。從學校出來，立時當了家庭的主婦。裁縫和烹飪，真可以算是完全的外行，夫人那時的苦心。實在是非常的了。

氏非常的愛着夫人，夫人也很敬愛她的丈夫，家庭裏充滿着霏々的和樂氣分。

趕到明治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氏爲要以律師出世，便辭退了大學的職務，將住宅遷於

南紺屋町，把以前的住處做爲法律事務所了。

這處法律事務所的設立，在日本全國中，是最初創立的。

當時律師的地位是非常的低微，在一般人的眼裏，是看如高等幫閑者的無聊職業，求賴者們，決不肯降身自來，都是從律師這面去應酬他們，所以氏常爲這事憂慮，切感着如不革除這種現狀，真正的律師，終是沒有指望，所以這才在日本國裏，初創了這法律事務所的機關。

## 胎 教

氏一開辦了律師之職業，很快的被舉爲律師的組合長，事件也多起來，遂於明治十五年五月，把事務遷移於加賀町了。

是年秋天，夫人懷了一郎氏的胎孕，便於牛込的東邊五幹町，新築了家宅，在這裏爲要生出來的孩子，試行種種的胎教了。或是耕種田地，以運動身體，或閱讀英雄傳記，或將治國的美談譯成英文，或欲使胎兒有興趣而學習繪畫，又努力使自己的思想高尚純潔，留意於對



胎兒的一切準備了。

受着夫人這樣細密的關心，一郎氏呱呱一聲的生下來了。

## 做了母親

夫人已經做母親了。

這時鳩山氏，已當選爲府會議員，事務也是非常忙，因而回家的時間，無論何時，總是常常遲宴。

在父親歸來的時候，孩子已經睡着。常有孩子好幾天不見父面而過去的時候。於是，孩子自然不能和父親很親近的。

夫人爲這事，非常的掛心，費了種種的苦慮。爲使孩子親近父親，使父親對孩子發生興趣，夫人想出下邊的一策了。

即是，在孩子洗澡的時候，大抵都是請父親和他同洗。當然在那時孩子就能得着父親的擁

抱，而父親也因為看見了孩子的臉龐等，就可對孩子發出愛情，孩子也能認識了父親的容貌。夫人這樣使容易離開的父與子互相親近的努力着了。趕到能說話的時候，夫人便把早晚的請安以及其他謝禮的言辭，都教給孩子了。

又使孩子不要陷於過親及狎溺的弊病，而將尊敬感謝的心情，培植於孩子的身上了。母親這樣的感化，結了極大的果子，使得後年的一郎氏和秀夫氏。

「只要是爲父親，何時都能犧牲」。

說出這樣的話了。

## 教 育 孩 子

一郎氏是一個很活潑的孩子，而秀夫氏却與他相反是非常的纖弱。所以不好運動，常常成天的藏在屋子裏。若對這事置一放任的態度，孩子縱然很精於學，可是身體必定越發的衰弱下去。故此，每逢哥哥遊耍的時候，夫人如請求一般的獎勵他，和哥哥一同玩耍了。

求學之事，夫人一手負擔，可是夫人決不取那種注入式的教法的。規定着一定的用功時間，以後是運動，再有高尚的娛樂——檯球兒，鋼琴，風琴，圍棋，將棋等，都把着手的教給他們了。這是因爲，如果不會這些娛樂，以後在處世上，是有很不利的。完全是從夫人的有理解的愛心所發出來的。

夫人又爲使他們兄弟相和，無論何事，決不使其滋生連帶的責任。

把零用錢的會計整在一處，每當一個人的生日，總使其二人共賀，在生日上，除了以紅飯祝賀之外，又將錢平分的給他們而令之貯積，及至達到相當的數目之時，便使其二人協議，去購買適當的東西了。

一個人做了善事，必定同獎二人，一個人做了壞事，兩個一同得不着獎物。爲自己而連累了哥哥或弟，孩子不能不相互的感覺自己的責任。

夫人如此的，把一致協力的精神，和責任感，從幼時便植於一郎氏和秀夫氏的身上了。

現在一郎氏和秀夫氏，儼如一心同體的親密，這完全是夫人的教育結果。

秀夫氏在大學一年的時節，爲肺炎而被宣告危險之時。

「秀弟如果死去，我就不願意獨活在世上了」。

一郎氏曾爲他忘我的祈禱了，由這事便可詳識他們兄弟倆人是如何的親密罷。

夫人於明治十七年六月二日，生下秀夫氏以後約有四個月，就再去拿起了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的教鞭，於十九年三月，與宮田保全氏等，創辦了共立女子職業學校，而任爲此校的教授，雖然是這樣多忙的身子，然而對於孩子的教育，却未有一天疏忽過，連孩子的梢末的細故，都特別的與以關心，下着周到綿密的指導了。

一郎氏和秀夫氏，真可以說是從可生之處生出來的了。

夫人在她的自叙傳裏，

「不可錯誤了順序，須於適當的時期，施以適宜的教育」

「勿使其腦力的效能有浪費」。

「使其一天少練習，而要加以變化的教育着」。

把這教育孩子的三大要點，示給我們了。

### 與以感謝和滿足之妻

和夫人一同，做着好爸爸的鳩山氏，其後，或被任爲外務省的翻譯局長，或被任爲早稻田大學的校長，一面做着律師，一面又入於政友會，明治四十二年，當了豫算委員長，然而於明治四十四年，竟得了不活之病了。

這時最驚恐的夫人，繼續着無人可及的拚命的看護，而一郎氏和秀夫氏，也覺得父親所吃的東西，不當全任於廚師，便和母親一同，交替着調製珍味佳餚，用以安慰父親的心懷了。氏，時時發着廬熱，非常的痛苦着，可是那時，總有一郎氏緊抱父親的身體，一心的看護了。

氏感覺，再沒有比自己的家更好的地方。再沒有比被孩子抱住而看護更快樂的事，在非常的滿足和感謝之中，離了這個世界。

對於丈夫，能與以這樣滿足和感謝的賢妻，世上能有幾人？

從這件事上，就能很容易的看出夫人的，爲賢妻爲良母的半面罷。

爲母爲妻，都是極合理的夫人，更對於教育界，和各種的社會指導事業，也有着不朽的功績，所以於大正十三年，蒙受了勳六等，端寶章的賞賜，昭和三年，又得了勳五等，而在昭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逝世之際，沐浴了勳四等瑞寶章御贈賜的光榮了。

## 本間俊平先生之母

### 離別之日

那是明治十八年初春的一天早上。

在鄉間披雪所濕的道上，有慢步行走着的母子二人。

孩子是一個少年男子，好像要往遠地去的樣子，揣着一個很大的東西。看他的臉上，咬着下唇，如同努力忍着不使淚落下來的情形。

再看母親，時時用衣袖拭着眼睛，如不能忍的停住，又如覺着這樣是不行的再默默走去。

天晴朗得萬里無雲，大地一切的東西，都像是充滿了迎春的喜樂，可是這母子二人，到底能有甚麼樣的悲事呢。

不久他（她）們來到一處湖畔了。二人不約而同的站住了。

「那個……」

少年的嘴唇，爲要說甚麼而顫動了。正看着，他的身體，如同砲彈一樣的撲入母親的懷裡了。

「俊助！」

緊緊的相抱着，不可再耐的母子的號泣，繼續了一會兒。

不願離別，不願放走，都是一個思想。然而不走是不行的。爲家貧之故，少年是不能不走的。而且是往遠方的他鄉行旅。

「俊助啊，好好聽話罷，你既然是男子，爲一點小事悲傷哭泣，是不可以的，雖然明天就要和你離別，然而母親沒有一時不在你的身邊。你所去的地方，無論何時，都有母親跟隨着要拿出勇氣工作呀。這樣，必有神來幫助你，所以……」

昨夜雖然已經忍住眼淚，這樣懇情的說給他聽過，可是現在却又不自主的，任淚暢流了。只爲了貧窮，而不得不和愛子有如此的慘痛的別離，這是何等不幸的事呀。母親的眼淚，



沒有流盡的時候了。

這時，忽然有佩劍的叮噹聲音傳入了耳中，一看乃是一個罪犯被縛住了手，一個警察趕着他往前走。

母親目送了這垂頭悄悄而走的犯人，稍停，母親說了。

「俊助，你看了那人覺得怎樣？」

少年好像心被打了一下的回答了。

「我覺着怪可憐的」。

「對了。俊助，你不覺着我們是錯了嗎？」

母親仍繼續如祈禱一般的說了。

「在這世上，還有比我們更不幸的人們。可是我們却爲了這麼點兒的小事惹傷難過，實在是可恥的事啊。那個犯人，也許有年老的父親和孩子罷。那人比我們一定更覺悲苦的罷。」

俊助，不要忘了我平日的話，望你做個好人，爲那樣不幸的人們，去努力奮鬥罷」。

母親這帶着熱情的教訓，和剛才見着的犯人影子，一同深深的刻在少年的心板上了。

「啊，我明白了，媽媽」。

他像從夢中驚醒一般的喊叫了。悲傷和詛咒，已經被拭了一般的消去了。

他很勇敢的起行了。爲要去做木匠的徒弟。——。

### 我若再多有父母的心情

這是本間俊平（氏幼名俊助），十三歲時的事情。

氏這樣從少時，就爲家貧而不得不繼續工作了。

可是，無論在如何貧況之中，母親那平日的教言，和離別之日的教訓，沒有一時，離開氏之心中了。

雖然是大以後的事，氏有一回，對小菅刑務所的囚犯們，做過一次訓話了。

那時氏從臺子上，凝視着囚人們的臉，忽然從眼裏滴下淚來，

「諸位，我知罪了。我你送進這裏來，這是我的罪，我若是再多有父母的心情，你們就沒有到這裏來的必要了」。

如絞痛一般的說了。

這是多麼大的愛。而氏雖然僅講了四五分鐘，然而這時囚人們都被氏之誠心熱淚所感動，沒有一個人不流淚了。

並且，這些囚人們，立時舉了三個代表，來到氏前認罪，都決誓要悔改了。

這雖不過是一件小例，我們總能在氏的這種尊貴的舉動裏，看出當那離別之日的母親的教訓來罷。

生了被仰爲信仰界的偉人，被人如神一樣敬讚其德之氏的母親順女，也是一位不在氏下的有大愛心的人了。

## 在 間 瀨 村

母親順女，是生於新瀉縣三島郡興拔的街中。

她的父親，是一位精明強幹的襪糊匠，於明治維新以前，也曾做過藩主的使者。

順女是很聰明的孩子。稍長，就雇給同街上的三輪家做使女，因為是又伶俐又親切，所以總被主家另眼相待，同輩的友人們，也都非常的和她要好。

她雖然未曾受過書本上的教育，可是她的聰明，能使她在主家洗晒衣物之間，轉眼學會針線之道的。

這時她的父親，突然為急病而死了。悲哭的發送已完，現在為要專心安慰母親，她從主人家請了假，在眾人惋惜之中，搬到母親的故鄉瀨村來了。

這個瀨村。是一個，可以遠望佐渡島，聞聞松濤海鳴的活靜的漁村。

她在這裏幫助着心灰意弱的母親，努力的工作着。溫柔可愛的她，立時成了村中有名的姑娘了。

「真是一個好女孩子，若能把她撮合給孫子四郎才真是一對兒相配的夫婦罷。」

這時，在村中老太太中間，出來這種講論之聲了。

這個被稱孫子四郎的青年，是處在和順女相同的境遇之中，有一個中風之父的溫厚青年。他們父子雖然是福島縣梁川町的人，可是因為父親中了風，便搬進這間瀨村裏了。能比順女搬來的畧早一些。

他是算術的大家，起初之中，當着漁夫出過力。可是以後，就專做測量土地和衙門裏的活了。

順女在不久的以後，就和這個青年結了婚，雖然窮，可是一個和陸快樂的家庭。在他們中間，生了三個女孩子，而於明治六年八月，爲小兒子而生於世的，不用說，那就是本間俊平先生。

## 敬神之念

三個女兒之中，只有一個男孩子。那種喜樂，很能容易的想出來罷。

順女雖然沒有偏愛的事，可是當時，間瀨村的人們，却互相傳說，

「順女如果能拿出愛俊助的心一半來愛，連石頭也會變成人的」。

這時，本間家的貧窮，也够相當的程度，更加父親生來身體虛弱，所以順女的責任，越法的重大。然而，順女雖然處在這貧境之中，却總不使孩羞愧的，裝束着身體，自己寧肯不吃，也決定要叫孩子們吃得飽喝得足了。

無論是誰，從來未曾見過她的哭喪臉，她始終是喜氣滿面的。

身體雖然被置在貧苦之中，可是心裏却充滿了敬神之念。

## 被完成的愛芽

在母親的歌聲裏睡去，又在母親的歌聲裏醒來，俊助這樣的過五年，而來到六歲的春天了。

他已進入了小學校。成績總是拔羣出衆的。而且還是級中第一有情義的人。從他能記事

時候，就根深蒂固的把愛心和祈禱心植在他心上的母親的力量，使他成了級中第一有情義的好心者了。

轉眼他已十三歲了。這時，一家的經濟狀況，不能使他再往上求學了。因此他就如前述的緊抱了母親的教育，爲做木匠的徒弟，動身住福島縣北會津郡地方去了。

「媽媽在你所去的地方，也伴隨看你」。

離別的前夜，母親所說的這話，對於俊助，是多麼有強烈的力量？

「母親常看着你」。

用着這樣的意識，俊助努力的工作了。

而且在工作之暇，集些較寬的鈔屑當草紙，在那上面練習寫字了。

現在，氏的翰墨，被稱爲當代罕見妙筆，這全是從這時鈔屑上的練習生出來的。

像這樣連一張紙都買不起，以幼小的身體從事於苦重的勞動，可是母親所給栽培的愛的萌芽，決不會被別的一切摧殘掉的。

那是根深本根的愛芽。而且這芽，與時日之經過，一同很快的成長下去。

不久當了宮內府的技師，明治三十五年，奉命去經營山口縣的秋吉山的大理石採礦所，這時，也把這裏的職業，給了那些不幸的人們了。

氏於此山，被慕仰爲秋吉山之聖者，刑期已滿的囚人，和荒暴的人們，都被他那偉大的人類愛，所醇化了。

母親順女，在他二十二歲之時，不幸故去，氏每逢提起他的母親，總是說：

「一切都是母親的感化」。

現在仍是滿眼含淚的感談着。

## 日本偉人之母（終）



## 寫在卷末

啊！母親的愛，是何等的神聖！試看多少偉人傑士，都是幼年家貧，母親省吃減用，使他們讀書，培養他們成人。

由此看來，偉人決不是生來就是偉人的。不論今昔，凡是成爲偉人的，在其背後，必有其賢母在焉。

可以說母親的家庭教育，母親的感化，實在是造成偉人的出發點。

不過這種母親的教育和感化，決不是偶然而來的。許多人以爲：「母性愛乃是自然的，本能的，」那是大錯！

因爲若是那樣，天下的人，豈不都成了偉人了麼？

記得某故事說：

「一個人養了一隻猴子，這隻猴子很是聰明，順服主人。一個炎熱的夏天，主人在樹

睡着了。此時恰有一個蠅子飛來落在主人的臉上，猴子馬上用手驅逐，驅之復來，隨逐隨落。猴子便用手再三驅逐，誰料，蠅子仍是飛來，第四次又落在主人的臉上，此時猴子便忍不住了，於是，拾起一塊小的石子怒向蠅子擊去，蠅子果被擊死了，可是不料那主人的鼻部也被擊毀，一命嗚呼。」

這就是說只顧母性愛，而不講其他之修養，造就，茫然的母性愛是靠不住的。

唯一可靠母性愛，是必須經過：

不斷的修養

恒切的祈禱

不斷的用功夫，受造就

這樣培養出來的母性愛才行。簡言之，必須處心爲子女前途着想，不自私，不溺愛的母性愛才行。

我們都承認日本國家的強勝，但要知道其所以強勝的，乃是由於母性的優秀。而同時

其母性所以優秀的，乃多是由於這樣的修養，用功夫所造成的。

決不是空論，亦不是夢想，乃是體驗，乃是實例。

深信這樣的賢母，所取的實際家庭教育法，感化法，鼓勵法，引導法，都是我們實地造成偉人之路的。

本書處處採取實例實話，以通俗之筆法描寫日本偉人之母的真精神，實堪為活的家庭教育之讀本，賢妻良母唯一無二的教科書。無論作母親的，作父親的，作丈夫的，作妻子的，青年的姊妹們，青年的弟兄們，務要一讀！

康德十年一月

農業進步社編輯局

作賢妻良母者

不可不讀！

欲作家庭教育者

不可不讀！

本書乃是；

父親，母親，

青年，少女，

丈夫，妻子，

必讀之書！！



版通廣